秋之梦

约恩 · 福瑟戏剧选

[挪威] 约恩 · 福瑟 著　邹鲁路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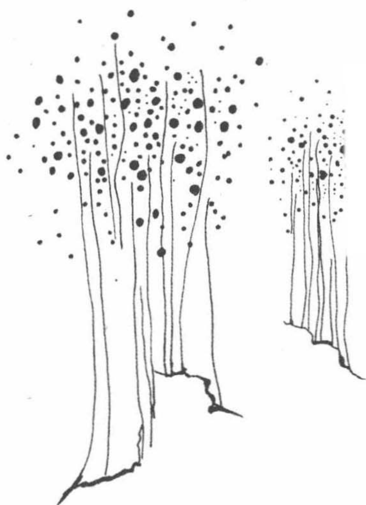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秋之梦

约恩·福瑟戏剧选

[挪威]约恩·福瑟 著　邹鲁路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秋之梦/(挪)福瑟(Fosse, J.)著;邹鲁路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4
(约恩·福瑟戏剧选)
ISBN 978-7-5327-7080-9

I.①秋… II.①福… ②邹… III.①剧本—作品集
—挪威—现代 IV.①I533.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4783 号

本书由易卜生基金会中国项目、挪威王国驻华大使馆、挪威王国驻上海/广州总领事馆联合资助

Author: Jon Fosse
Title: DRAUM OM HAUSTEN
Copyright © 1999 by Jon Fosse and Det Norske Samlaget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RowohltVerlag GmbH, Reinbekbei Hamburg, Germany

Author: Jon Fosse
Title: EG ER VINDEN
Copyright © 2008 by Jon Fosse and Det Norske Samlaget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RowohltVerlag GmbH, Reinbekbei Hamburg, Germany

Author: Jon Fosse
Title: SKUGGAR
Copyright © 2007 by Jon Fosse and Det Norske Samlaget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RowohltVerlag GmbH, Reinbekbei Hamburg, Germany

Author: Jon Fosse
Title: OG ALDRI SKAL VI SKILJAST
Copyright © 1994 by Jon Fosse and Det Norske Samlaget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RowohltVerlag GmbH, Reinbekbei Hamburg, German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6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publishing of this book is part of Ibsen International's program Ibsen in China, funded by the Royal Norwegian Embassy in Beijing and the Royal Norwegian Consulate Generals in Shanghai and Guangzhou.

图字:09-2015-1095 号

秋之梦:约恩·福瑟戏剧选
[挪]约恩·福瑟 著 邹鲁路 译
策划/黄昱宁 责任编辑/杨懿晶 装帧设计/胡 枫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5 字数 88,000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7080-9/I·4286
定价:53.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严重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64511411

序　言

在约恩·福瑟的一本早期著作中（时年27岁的作家于1986年所出版的一本诗集）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不断远去，消逝。渐行渐远/却不断靠近（*Stadig fjernare, bort. Fjernare/og stadig nærmare*）。

远—近。这两个字同样也可以用来描述文学翻译。将外国作家的文本翻译过来拉近了他们与我们之间的距离。译者和出版社使得外国作家们由远及近。

数年前曾有一部广为人知的美国电影《迷失东京》[①]，关于一个美国演员身处亚洲大都市中的迷惘与失落。我曾偶有所思，想到这话反过来说其实也是能成立的——"在翻译中找回"——那些我们可以在翻译中发现或是找到的东西。全世界的读者都能从翻译作品中找到些什么：一个主题，一缕思绪，或是一段记忆。而从约恩·福瑟的诸多作品中——戏剧，诗歌，小说和杂文——我们同样也能找到一些东西。他的作品早已无远弗届，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而此刻，这些作品也由远及近，来到我们身边。或是书籍，或是舞台作品，它们与我们近在咫尺。

远—近。在约恩·福瑟的戏剧作品中，还有着空间——人与人之

① 本片名的字面直译为"在翻译中迷失"。——译者注。

间的距离。他笔下的人物既彼此远离，又相互靠近。由此，他的笔下滋生出一种独特的情绪与氛围，一种独一无二的节奏。太多的话并未宣之于口。同样，也有太多的话不断往复迂回。对话中断继而接续，仿如一列缓缓逶迤而行的慢车。而令火车暂时终止行驶、停靠下来的车站，却总在你意料之外出现。剧中人物在时间的荒原上相遇，过往的吉光片羽闪烁。

自然，距离和人。远—近。约恩·福瑟在这个世界上创造出了一隅独有的空间，为他自己，为他的作品，也为了我们——读者。在他诸多有关戏剧与文学的杂文中，有一篇叫做《当天使穿越舞台》(*Når ein engel går gjennom scenen*)。那一刻，即是奇迹发生之时。那一刻，观众和演员，仿佛都藉着一束微光，看到了这个世界真正的模样。

约恩·福瑟戏剧作品系列被译介为中文并出版，是一个意义非凡的项目。在我心中，弥足珍贵。他是我国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经由邹鲁路女士精深的翻译技巧，不辍的理想主义，和她一直以来的坚持与努力，在迄今已近十二年的时光里持之以恒，这个项目终得以实现。此外，还有来自“易卜生国际”(Ibsen International) Inger Buresund 女士的支持，协助与鼓励。更有上海译文出版社对这一项目的慧眼独具与鼎力支持，我们又迎来了一本美丽的书。感谢你们。

Øyvind Stokke

“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①

——从小说家，诗人到戏剧家的福瑟

“约恩·福瑟？谁是约恩·福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审视，约恩·福瑟其人都是由三个方面组成的：他既是一个普通人，也是一个公众人物和写作者。作为普通人的他与芸芸众生一样，有着自己卑微的，或快乐或不快乐的人生；作为公众人物的他，为某些人所知，但也有人从未耳闻；而写作，则只属于写作本身——与其说这是一种身份，毋宁说是一种行为。这种行为既不与作为普通人的他，也不与作为公众人物的他相重叠。可是，那么，我到底是谁呢？约恩·福瑟，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这是约恩·福瑟曾写下的一段自述性文字，也是笔者第一篇有关福瑟戏剧的研究文章《“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约恩·福瑟戏剧作品中的关键意象》的结束语。在他漫长的创作生涯中，作为一个写作者的福瑟经历了由小说家、诗人而一跃成为当代欧美剧坛最伟大的在世剧作家的奇异旅程。在这条写作的道路上，他慢慢前行，一路逶迤，踏入了一个最黑暗、遥远与不可知的世界：人类的灵魂和内心。

虽然主要以戏剧家之名享誉当世，约恩·福瑟文学创作生涯的起始点却并不是戏剧。他在1983年以长篇小说《红与黑》（*Red, Black*）出道，但近十年之后才开始踏入戏剧创作（《有人将至》，

1992)。如果略过福瑟在其他文学领域的创作不谈，不可能真正理清福瑟文学创作旅程的整体脉络，并最终达到进入福瑟戏剧世界，以及透彻理解其戏剧作品奥妙的目的。因此，在本文中我们将对福瑟包括戏剧在内的整个文学历程进行梳理，并对其最有代表性的小说和诗歌作品进行简要分析，以揭示它们与福瑟戏剧作品之间在语言风格、主题和结构等方面密不可分的联系。此刻，让我们进入福瑟的文学创作世界，随同他一起开始这场“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

旅程的起点，是“普通人”福瑟人生的开端——挪威当代戏剧家、诗人和小说家约恩·福瑟，1959年9月29日出生于北欧国家挪威西海岸文化名城卑尔根（Bergen）以南的小镇豪格松德（Haugesund），双亲为克里斯托弗·福瑟（Kristoffer Fosse）与薇格蒂斯·福瑟（Wigdis Erland Fosse）。福瑟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在哈当厄尔峡湾（Hardanger）[2]边广袤荒凉、群山起伏的乡村斯兰德巴姆（Strandebarm）度过。他的家族有一个已传承数百年的小小农场，世代以种植果树为生。初初走笔至此，不禁回忆起2009年春天第一次访问福瑟先生的那个春寒依然料峭的濡湿五月。访问者与被访问者一同在卑尔根连绵的雨中缓缓漫步，遍访福瑟先生在城中时常驻足的古老饭店、酒吧与剧场，一路谈论戏剧，谈论人生。当时福瑟先生絮絮诉说着家族的农场如何在这一代已传至他手中，而他身为一个职业作家

---

① 本文标题典出尤金·奥尼尔经典剧作《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

② 哈当厄尔峡湾（Hardanger fjord）位于挪威西部中心地区的霍达兰（Hordaland）郡。全长179公里，是挪威国内第二长的峡湾，也是世界第三长峡湾，其最深处达800米。（以上信息主要来自http：//baike. baidu. com/view/1236207. htm，经作者编辑和整理）

却无法像先人那样专心务农，因此颇有些一筹莫展，不知该拿这块祖上传下来的田地怎么办……为贴补家用，福瑟的父亲同时还经营着一家小店，而他的母亲则充当家庭主妇。今日福瑟的双亲依然健在，父亲已逾中寿，母亲也已近八十岁高龄了。两位老人依旧居住在他们终生都未曾离开过的农场里。福瑟是家中的长子，下有两个妹妹，不约而同都从事教书生涯。当年在访问中我曾经问福瑟：如果不是当初踏上写作这条道路，在平行宇宙里另一场可能的人生中，他认为自己最可能从事的职业是什么？福瑟回答：教书。

作为“写作者”的福瑟诞生的时间早得惊人——在他年仅12岁的时候。那时的他甚至还未读过多少文学书籍。他曾经称自己写作生涯的开端“早得叫人害臊”。他笔下最初的文字主要是一些短诗和歌词，并很快开始尝试写一些小故事。福瑟曾表示自己少年时初涉写作的动机主要是源于在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戛然而止之后的迷茫和失措：他以一个少年写作者的稚嫩笔触摸索着，试图靠近，抑或是远离这个未知而难解的世界。鲜为人知的是，早在高中时期福瑟就已完成过一部短篇小说，不过除他自己之外，这部稚嫩的作品从未有过第二个读者。是否几乎所有进入写作，或是从事其他艺术创作活动的人，最初都有着藉此行为逃避现实人生的动机呢？在与笔者的访谈中，福瑟曾说道，当人生数十年的光阴过去，他已成为一个成熟的写作者时，回顾过去的时光，他意识到今时今日的他从事写作的动机与当日的少年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依然，或许也正如其他许多写作者一样，是在写作中寻求着日常生活之外的庇护所，寻求着人生在作为一个“普通人”之外的可能性……

进入迷茫和反叛的少年时期的福瑟，还曾一度尝试成为一个音乐

家（那时他最主要的爱好是弹吉他），并曾加入一个摇滚乐队。除了音乐和写作方面的尝试之外，他也曾拿起画笔，但浅尝辄止。多年以后将作为戏剧家而为人所知的少年福瑟，终日游荡在斯兰德巴姆乡村的海浪声、风声和雨声中，试图通过音乐、写作或是画笔寻找自己的人生方向。即使是在那样初涉尘世的年纪，他也已经意识到了自己注定将成为一个艺术家的命运。他没有意识到的是，虽然当时写作并非他初探艺术之路的主要活动，日后却会成为他人生最主要的基调。

随着福瑟的少年时期走到尽头，他也放弃了吉他和摇滚乐，放弃了成为一个音乐家的可能，更为专注地转向了写作。但音乐并没有消失在他的生活和艺术创作中。恰恰相反，早年的音乐经历为他日后的写作带来了独特的福瑟式色彩和风格——他笔下戏剧语言中强烈的节奏感和音乐性。这也是使得福瑟的剧作迥然不同于众人的鲜明特点之一。甚至他少年时的绘画经历，也对他成年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他的戏剧作品中，人与人之间过于疏离或是过于密集(但徒劳)的交流里，真正来自内心、迫切想要传达的信息并非在本就简约的台词里，而是在言外，在那充斥着舞台空间，仿佛“于无声处听惊雷”般的静场里。这就仿佛中国画中那意味深长的“留白”。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如果不是早年对绘画的涉猎，这一福瑟剧作语言上的迷人特点，不知是否还会诞生？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起，福瑟一直居住在挪威第二大城市，也是该国的文化之都卑尔根。可以说，福瑟迄今为止的大部分人生时光都是在挪威西海岸度过的，而这一意象也出现在他几乎所有重要文学作品中，包括戏剧、小说和诗歌。挪威西海岸，就是福瑟笔下逶迤展开的巨幅文学图景。

甫进入青年时期，刚满二十岁的福瑟就早早的成为了父亲：他的第一个儿子在1979年出生了。第二年，他与孩子的母亲，也是他的第一任妻子结婚。在成名后几乎所有的访谈中，福瑟都未曾承认过自己戏剧和小说作品中的情节和故事与他个人生活之间的联系。但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福瑟的生活轨迹无疑在作为一个“写作者”的福瑟的文学创作中留下了痕迹，或有意或无意。作为一个被深深打动的观众和阅读者，同时也是以戏剧研究者和译者的身份与“写作者”福瑟对话的笔者，绝对无意通过把作家的私人生活放在显微镜下研究来完成自己对他戏剧世界的探索。但是作为一个与“普通人”福瑟对视的灵魂，身为另一个“普通人”的笔者也深深明白：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经历，正是生命旅程在我们身上不断留下的烙印，才使得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得以确立，才使得“写作者”福瑟与“普通人”福瑟并存一体，更使得进入福瑟戏剧世界的我们被另一个灵魂笔下所流淌出的美好文字深深打动。

因此，让我们的旅程继续——放弃音乐与绘画而进入文学创作的福瑟在写作的道路上不断前行。1983年，时年福瑟二十四岁，他的第一部重要文学作品问世：长篇小说《红与黑》。这是他第一部正式出版的作品，虽然小说早在1980年福瑟二十一岁的时候已经写作完成。1987年，福瑟在卑尔根大学（University of Bergen）获得比较文学硕士学位。这一年他出版了第四部重要文学作品：中篇小说《血石》（*Blood, The Stone Is*）。获得学位后，他在霍达兰郡（Hordaland）的创意写作学院（Academy of Creative Writing）执教（1987—1991），直至九十年代初成为自由作家。

1989年，福瑟与第一任妻子分居，同年出版他的第五部重要作品：长篇小说《船屋》（*The Boathouse*）。这时，他已作为一个小说家

在北欧地区逐渐成名。1992年，福瑟写出了他的戏剧处女作《有人将至》(*Someone Is Going To Come*)，但该剧直到1996年才得以首演。在成为以著名剧作家而广为人知的“公众人物”前夕，“普通人”福瑟于1993年与第二任妻子完婚。这位有着印度血统的妻子在事业上对福瑟有所助益，他们曾共同完成了一些翻译作品。1994年，福瑟的第二个孩子出世。同年，他第一部与公众见面的剧作《而我们将永不分离》(*And We'll Never Be Parted*)首演并出版。此后自九十年代中期起，福瑟文学创作的重心开始转向戏剧。

涉足戏剧领域之后，“写作者”福瑟获得了惊人的成功——自此，他真正开始了自己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生涯。这成功来得迅速而出人意料。这出人意料，不仅是对外界而言，同时也包括对福瑟自己，因为在此之前他始终非常排斥甚至极端抵触戏剧这一艺术创作形式。可是一旦进入这个新的创作领域，他的力量却一发而不可收。灵感勃发的福瑟在戏剧上非常多产，并在其后数年接连以几个堪称杰作的剧本在挪威国内、北欧地区和国际上获得多项大奖。他的剧作在欧美各国不断上演。迄今为止，他已是当代欧美剧坛最负盛名，同时也是作品被搬演最多的在世剧作家，其戏剧作品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并在全世界各地广泛演出。与此同时，在过去几年中，福瑟也多次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

时光隧道中的下一段旅程是新世纪：2000年，福瑟迎来他生命中第三个孩子，同年出版其获奖作品长篇小说《晨与夜》(*Morning and Evening*)。2003年，福瑟的小儿子出生。同年，他的获奖作品诗集《风之眼》(*Eye of Wind*)和剧作《紫色》(*Lilac*，一译 *Purple*)出版。如今，已过知天命之年的福瑟依然在继续他的写作生涯。现在的

福瑟已与第二任妻子分开，至今独居在卑尔根的公寓和乡间峡湾边的小屋[1]。孩子是福瑟生命中的挚爱。他喜爱的事物还包括欣赏音乐和阅读诗歌。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写作。日常生活中大约一半的时间里，福瑟会与孩子们相处。另一半的时间，福瑟则用来写作。偶尔他会离开卑尔根，去往世界各地出席他剧作的首演、艺术节和作品朗读会。他不喜欢离家旅行，但作为“公众人物”的福瑟需要出现在世人眼前。

这就是作为“普通人”、“公众人物”和“写作者”的福瑟的基本人生轨迹。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专注地投向三个层面的福瑟中最为重要的那一个——作为“写作者”的福瑟。我们将一路探寻他自小说与诗歌创作而不断前行并最终踏上戏剧舞台的足迹。

一、启程：踏上文学生涯的“写作者”福瑟

自十二岁初探写作起，经过十余年的笔耕不辍，福瑟于 1983 年出版了他的文学处女作：长篇小说《红与黑》。故事的情节并不复杂：一个沮丧抑郁的十余岁少年的心路历程。最终主人公选择了自杀，但有关他的生死，小说的结尾并未给出明确的结局。福瑟这部作品的灵感源于挪威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挪威新诗的代表人物之一塔尔杰依·维萨斯(Tarjei Vesaas)[2]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在写作中所最关注的并非故事情节的铺

---

① 本文写作的主体部分完成于2010年，于2014年稍做删补。其间福瑟先生已开始其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第三次婚姻旅程——他于2011年10月再婚，并在2012年初迎来他生命中的又一个瑰宝：他的小女儿。

② 塔尔杰依·维萨斯(Tarjei Vesaas，1897—1970)，挪威小说家，诗人。其作品大多取材于故乡的山水和人物，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现实主义风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维萨斯发表了不少散文诗，是挪威战后现代新诗的代表人物之一。

陈和叙述，而是对主人公外在周边环境的渲染和描摹，对他内心世界和心理活动的展示和呈现，以及作者为实现这一创作目的而在文学语言上所做出的探索和实验。很明显，自他创作历程的最初开始，福瑟就踏上了一条与当时挪威文学界占主流地位的社会现实主义传统相背离的道路。此外，死亡（自杀）这个福瑟日后戏剧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亦在这部作品中初现端倪。

1985 年，福瑟出版第二部长篇小说《上锁的吉他》（*Locked Guitar*）。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在小说创作上受意识流叙述传统的影响更加彰显，故事仿如一部缩微版的女性《尤利西斯》：丽芙，一个年轻的未婚妈妈，不慎把自己锁在了家门外，而孩子还独自躺在家中的摇篮里，无人照管。她绝望而茫然失措地在城市的街道中穿行游荡着，杂乱交错的街道就仿佛她杂乱无绪的内心独白。故事的结局依然是开放而不确定的，我们不知道最终降临到她头上的命运会是什么。小说中，年轻的女主人公面对生活手足无措，自己的人生之路尚且模糊懵懂，新生命的骤然降临更使她无法逃离种种扑面而来的烦恼和挫折。关于刚出生的孩子给年轻主人公生活带来的巨变和困扰这一主题，在福瑟日后的戏剧创作中（如福瑟的首个获奖剧作《名字》）也将有所涉猎。

1986 年，福瑟的第一部诗集《含泪的天使》（*Angel with Water in Her Eyes*）问世。诗集带有强烈的表现主义色彩，意象丰盈，色彩纵横，其中依稀可见挪威当代最重要的诗人奥拉夫 · H · 豪格（Olav H. Hauge）[1]的影子。

---

[1] 奥拉夫 · H · 豪格（Olav H. Hauge，1908—1994），挪威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终其一生居住在挪威西部的乡村田园，以种植果树为生。他的创作深受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同时，他也是福瑟的几位文学偶像之一。

在迄今已三十年的职业写作历程中（本文写作时间2010），福瑟始终自认为他最重要的“写作者”身份是诗人，虽然他的戏剧和小说作品的数量远远超过诗歌。但的确，即便是在他的戏剧作品中，盎然的诗意也无处不在，以致于甚至有评论家将其风格独特的戏剧定义为“诗体剧”。以下是选自令福瑟声誉鹊起的诗集《含泪的天使》中几首较有代表性的诗作，从中或可一瞥自认为首先是一个诗人的“写作者”福瑟在其包括戏剧在内的文学作品中都有迹可循的蓬勃诗意之端倪。所有诗歌均为中文首译本。

第一节　第一首

马，夜未央。汗水的味道
和红色的雪在妈妈的大衣上。她坐着　我含着葡萄
在嘴里，是个大男人了。高高的
雪在岸上堆积着。葡萄们在黑色的袋子里。压歪了

音乐，和黑色的风。马。吉他
是一扇绿色的窗。颜色们自她的眼中滑落　妈妈问
我去了哪里。早就应该
回家了
她站起身
穿过起居室走来
你只有十二岁，她说

第一节　第二首

她肩上有黄色的草。我们走进
蓝色的山脉，葡萄们

她牵着我的手
妈妈的头发沾惹了青苔
远远地
她叫着我的名字

第十四节　第一首

穿越心中的列车
漫长
就像风，漫长
就像黑色的树。妈妈
橙色的塑料桶里有风。她
洗地板的动作很

利落。爸爸
手臂举过了头　吹着口哨
呼唤星星
用他的眼睛。我想要回家　那里

恐惧不过是脚上踩到了青苔，那里
每个星期天早上
收音机好脾气地散发炖肉汁的味道
和管风琴的音乐，那里
峡湾的气息透过成熟的梨子传来

第十四节　第二首

不断远去，消逝。渐行渐远

却不断靠近

第二十六节　第一首

雪

好像就在路灯下

后面是满布秘密的层云

双手的后面是深不见底的日子，还有

她笑着躲开灯泡亮光的样子

秋天的时候，冬天的时候。感觉

舌尖在嘴里。那样的年轻，紫色

还有路灯，和雪

第二十六节　第二首

灰烬穿过雪地

在雪和雨之间

穿过燃烧的纸

还有熔化的塑料桶的残骸

她瞥到天使亲吻

她的指尖

雪中熊熊的篝火

在雪和雨之间

大片大片的灰烬。黑色的

雪。白色

1987年，福瑟出版中篇小说《血石》。死亡的主题再次纠缠：主人公面对妻子的尸体悲痛欲绝，却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来是否是自己杀死了妻子。小说的主体部分依然支离破碎、杂乱无章，还有几近癫狂的内心独白。关于到底是否主人公杀死了自己的妻子，最终读者也找不到明确的结局。在与本文作者的访谈中，福瑟曾表示：这一作品在他早期的小说创作中属于有着较强实验性的作品。除了语言上的特点和叙述方式之外，甚至小说的标题也是一个小小的文字实验——血(blood)与心脏紧密相连，而冰冷无情的石头(stone)则是乍看与情感充沛的内心截然相反的意象。但是，在生命中的某些时刻，尤其是在面对身边最亲密的人的时候，或许没有什么比人们的铁石心肠更接近冷酷石头的东西。

自第五部重要作品长篇小说《船屋》开始，福瑟踏入了他文学探索之路的新领域：小说结构上的实验。这本小说有着一个类似戏剧上“戏中戏”的结构——在一个故事的叙述中还包含着另外的故事。第一人称的叙述者讲述着因为少年时代的朋友科纳特的归来而给他的生活带来的种种冲击。他反复地纠缠在现在时态的内心独白与过去时态的往昔追忆之间——当下因为科纳特的突然归来而令主人公遭受的内心嫉妒之火的煎熬，年少时他们曾一起卷入的一场三角恋情，以及其间穿插叙述的他们年少时其他共同的经历和记忆。叙述不断在过去

的岁月与当下的现实之间往复。与此同时，作者也以第一人称的角度叙述着当下这一写作过程的经历。令小说结构更为错综复杂的，是叙述还会不时地跳换到科纳特的视角来进行。从这部作品过去与现在交织、当下与往昔并置的结构中，可以清晰地看出福瑟日后戏剧作品中时空并置类型的作品在其结构上的雏形。

《船屋》为作为小说家的福瑟带来了日隆的声誉。同年，福瑟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文学论文集《由叙述经展示到写作》（*From Telling via Showing to Writing*，1989）。在这部作品中，福瑟阐述了他作为一个写作者的经验，探讨了在小说创作中一个作者所面对的各种可能性：从传统的全能视角式的叙述，到从个别人物的视角来做的经历展示，再到福瑟试图在写作中所探索的全新视角——写作这一视角本身。

1990年，福瑟出版诗集《狗的行动》（*Movements of A Dog*）。1991年，福瑟的第六部重要作品长篇小说《拾瓶子的人》（*The Bottle Collector*）问世。这次，主人公的内心独白，甚至包括与他人的交流都以更为无章和迹近疯狂的形式出现：主人公一个接一个自相矛盾的叙述，混乱的身份和自我认知……甚至连他的名字到底叫什么读者都找不到确定的线索。小说的主题鲜明，并带有呼之欲出的荒诞派色彩：在现代社会中个人孤独的存在，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隔绝和丧失，日常生活的荒谬感与自我的迷失。至此，福瑟式的小说主人公典型已完全确立：饱受挫折和困扰，在人生中感到彷徨和迷失的无助者。个人所要面对的孤独，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失败和无效——这样的主题在福瑟文学生涯前期的小说创作中不断发展，达到极致，并悄然为他数年后开始绵延蓬勃的戏剧创作之路做好了铺垫和预热。此刻的福瑟自己也一定未意识到：此时他几乎所有的文学创作经验都是在为他日后将倾心以之、而此刻还极度排斥着的戏剧创作做准备。富有

强烈情感张力的内心独白，死亡和孤独等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主题，甚至他在诗歌上的创作——所有这一切，都将在他日后的戏剧舞台世界中延续。

福瑟式小说主人公形象的塑造在他1992年的作品：长篇小说《铅与水》(*Lead and Water*)中得以发展到极致。这部作品为他赢得了当年的新挪威语文学大奖(*Nynorsk Literature Prize*)。这是福瑟文学生涯中第一个重要奖项。至此，福瑟作为一个职业文学创作者已不辍笔耕了近十年之久(1983—1992)。小说的基本情节如下：一个记者离家去往另外一个城市进行采访，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很可能是处于吸毒造成的兴奋迷乱状态中的女孩。在一个报摊前排队时她在他面前跌倒了，他把她扶了起来。旋即男子与女孩又在一条户外长凳前再次相遇，这次女孩遇到了麻烦——警察要把她带走。男子对警察谎称女孩是他的妹妹，解救了女孩，并把她带回了自己的旅馆。这一相遇令男人的生活发生了突如其来的逆转——他开始对自己的职业生涯，甚至此前的整个人生都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他错过了事先安排好的采访，也没有照约定好的那样给妻子打电话，有电话打进来或是有人来敲旅馆房间的门他都一概拒绝回应……之后，他漫无目的地在大街小巷中游走着——福瑟笔下又一场尤利西斯式的游荡和迷失。虽然最终他还是乘上了返家的车，但却深深意识到自己对这个邂逅女郎的爱远远超过了对妻子的感情。与此同时，突如其来的写作冲动也开始在他心中萌芽……

《铅与水》不但是福瑟小说创作成熟时期的代表作之一，也与他日后的一部重要戏剧作品《冬》(*Winter*，2000)在情节上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福瑟在小说创作中从最初开始就特点鲜明的意识流式内心独白的叙述，以及对重复这一手法的运用在这部作品中也更加突出。而重复和独白，正是福瑟日后在戏剧语言上的重要特征。

二、中途：向戏剧转身的福瑟

1992 年是福瑟文学创作生涯中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不但有《铅与水》的成功，也是福瑟首次涉足此前一直极力抗拒的戏剧创作的一年——这一年完成的剧本《有人将至》是他的戏剧处女作。1994 年，福瑟第一部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剧作《而我们将永不分离》被搬演及出版。自此，在福瑟的文学创作生涯中，戏剧开始与小说和诗歌并行。逐渐地，戏剧在他的文学生涯中占了上风和主导。甚或，由于福瑟在戏剧创作上的非凡成就，时至今日他事实上主要是以戏剧家的身份而为世人所知。在整个 1990 年代期间，福瑟还曾与当时的妻子格蕾丝(Grethe Fatima Syéd)合作完成了一些翻译作品。

在 1992 年至 1995 年期间，福瑟所创作出版的其他作品如下：诗集《天使与狗》(*Dog and Angel*, 1992)，诗集《诗歌新编：1986—1992》(*Poetry 1986—1992：Revised collected edition*, 1995)，中篇小说集《两个故事》(*Two Tales*, 1993)，短篇小说集《成长的故事》(*Prose from a Growing-up*, 1994)。

1996 年是福瑟文学旅程上最鲜明的转折点。1995 年，福瑟的剧作《名字》(*The Name*)出版并首演。该剧于次年获易卜生文学奖(*Ibsenprisen*)。这是福瑟第一部获奖的剧作。自此福瑟的戏剧创作之路一发不可收拾，并在其后数年中频频以戏剧作品获得各类国际大奖。也是在 1995 年，福瑟的长篇小说《忧郁症 I》(*Melancholy I*)出版。这部作品同样于 1996 年同时获得马尔瑟姆最佳新挪威语图书奖(*Melsomprisen*)和萨莫尔最佳新挪威语图书奖(*Sunnmorsprisen*)。

《忧郁症》的主人公拉斯·赫特维格(Lars Hertervig, 1830—1902)

是挪威艺术史上最杰出的画家之一。他是浪漫派风景画家，出身贵格教派[1]家庭，童年时为逃避迫害全家迁至挪威西海岸的斯塔万格（Stavanger）。赫特维格本人虽从未入教，但其一生在生活和艺术创作精神上都深受贵格教派教义的影响。贵格派教徒信仰生命的本质，相信个人有可能通过静默与上帝达到沟通和契合。1853 年，青年赫特维格在杜塞尔多夫学画期间罹患精神病。1856—1858 年，他一度住进精神病疗养院长达一年半之久。此后，赫特维格的画风发展出显著而独特的个人风格：注重光线，云彩，天空等的描摹，带有梦境色彩。赫特维格的风景画作品绝非写实派，他始终是在描画着自己内心深处想象中的，而非现实图景中的斯塔万格。他一生贫困，颠沛流离，却在艺术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赫特维格可以说是挪威第一位以带有魔幻主义气质的画作探索内心世界和幻觉的画家，也是公认除蒙克[2]以外最伟大的挪威画家。尽管就像另一位带有魔幻气质的艺术巨匠凡·高一样，他的惊才绝艳在他在生时从未充分被世人所理解和接受。

福瑟的小说巨作《忧郁症 I》以令人过目难忘的文学技巧描绘了作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拉斯·赫特维格带有强烈悲剧色彩的内心世界，描绘了个人在面对巨大人生困境时的脆弱与无助，以及个人与宏观外部世界对抗时的彷徨与挫败感，充分展现了“写作者”福瑟所创

---

① 贵格教派（Quaker），又称公谊会或者教友派（Religious Society of Friends），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该派成立于十七世纪的英国，因一名早期领袖曾告诫世人要“听到上帝的话而发抖”而得名“贵格”（Quaker），中文直译为“震颤者”，但也有说法称在初期宗教聚会中常有教徒全身颤抖，因而得名。贵格派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和暴力，不尊敬任何人，也不要求别人尊敬自己，不起誓，反对洗礼和圣餐。贵格教派主张人人生而平等，应当被平等对待。主张任何人之间要像兄弟一样，主张和平主义和宗教自由。（以上信息主要来自 http：//baike.baidu.cn/view/357556.htm，经作者编辑和整理）

② 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1863—1944），挪威画家，西方表现主义绘画的先驱。《呐喊》（1893）是其最著名的作品，表现了人类挣扎与苦闷的内心。

造出的那个独特的、并带有难以名状的美和光芒的文学世界的魅力。

小说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十九世纪挪威画家赫特维格的第一人称视角来叙述的，关于青年时代的主人公在杜塞尔多夫学画期间一天内肉身与精神上的创痛经历——福瑟笔下又一场尤利西斯式的漫游。

深受精神困扰、几近崩溃的赫特维格就快要被房东驱逐出住所。在幻想中，他与房东十五岁的女儿海伦娜有着美好的恋情。在现实中，赫特维格时而痛斥海伦娜的冷漠，时而又苦苦哀求她与他一同私奔。他不敢去工作室，因为怕听到老师批评他的画作，甚至可能断言他毫无绘画的天分，就此终结他的艺术生涯。他被海伦娜的叔叔赶出租屋，返回，又再次被赶走，如此往复。他无奈地去了平日鄙视的、在他心目中只有毫无天分的劣等画家才会涉足的酒吧。在那里，赫特维格与同学发生了争吵。接着，他拎着箱子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流浪，巧遇自己一直在躲避的老师。令他惊讶的是，老师盛赞了他的才能。可是此时已经陷入偏执狂状态的赫特维格无法理解和接受这种称赞。继而他回到酒吧，又再次受到了同僚画家的无情戏弄和嘲讽。在整个过程中，一个幻觉不时闪现在他的脑海中：黑白两色的衣服不断向他包围，仿佛要扼杀他直至窒息。

第二部分：时间是第一部分故事三年之后的一个圣诞前夜，赫特维格在精神病院中的一天，依然是第一人称叙述。在这里，他被禁止作画，因为治疗他的医生认为正是绘画、手淫和他对女性的极端鄙视造成了他精神上的疯狂。但赫特维格却慢慢意识到：疯狂与否，绘画始终是生命中他真正无法放弃的唯一。他反复幻想着逃跑。在这里，赫特维格依然受到周围人们的攻击和侵害：病友们在不断地向他投掷雪球。小说的前两个部分都延续了福瑟式的“尤利西斯”故

事。但与《尤利西斯》不同的是，福瑟关注的焦点只有一个：他笔下人物的内心世界。

笔锋一转，故事的第三部分变成了一个当代青年作家维德米(Vidme)在1991年的叙述：这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有着与当时正在创作这部作品的福瑟极其相似的背景——避世独居在挪威西海岸卑尔根郊外的阿桑(Åsane)。这个年轻作家正尝试写一部关于画家拉斯·赫特维格的小说，却在创作的过程中饱受困扰。他想去访问一个牧师，不但是为了探索他想要书写的赫特维格的人生，同时也多少是为了解开自己心中一直以来对宗教的困惑。最终，虽然无论在这两个方面中的哪一个，这次小小的旅程都并未如他所预期的那样具有启示性，但至少他明了了自己在写作的道路上继续前行的内心渴望。

无论身为世人眼中的疯子还是常人，真实存在的画家和虚构出来的青年作家在福瑟笔下都同样面临着人生和艺术创作道路上的双重困境与迷惑。最终，他们也都通过不同的经历和方式坚定了在自身的艺术之旅中继续前行的决心。而人生，则是一个更为复杂难解的谜题……

在写作风格上，意识流式的叙述和重复的语句依然是《忧郁症I》最显著的特点。并且，这一风格在小说的第二部——《忧郁症II》——中得以延续。1996年，《忧郁症II》(*Melancholy II*)新挪威语原版出版。这次，小说中的叙述者是赫特维格的姐姐欧兰(Oline)，一个虚构的人物。本书中故事的时间是1902年，其时赫特维格刚刚去世不久。小说的时间跨度依然只有一天。已近暮年并患有老年痴呆症的欧兰回忆着弟弟。整个叙述在欧兰对现实的混乱感知和她对弟弟的往昔记忆之间游走。我们还可以不时窥到她的内心渴望和梦想：从

执着地想要煎一条鱼，到试图寻求难以言喻的内心光芒……

从《忧郁症I》与《忧郁症II》这两部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出福瑟在几年后他戏剧创作成熟期的舞台作品中在时空结构上过去与现在，梦幻与现实交织的特点。

1996年，继《而我们将永不分离》和《名字》被搬上舞台之后，福瑟真正的戏剧处女作《有人将至》得以首演。从此，他文学创作的重心开始明显转向戏剧。在其后几年中，他的戏剧作品有：

（以首演年份为序）

- 《有人将至》（*Someone Is Going To Come*），1996
- 《孩子》（*The Child*），1996
- 《母与子》（*Mother and Child*），1997
- 《儿子》（*The Son*），1997
- 《夜晚在歌唱》（*Night Sings its Songs*），1997

这一阶段福瑟的其他文学作品还有：

- 诗集《新诗：1991—1994》（*New Poems：1991—1994*），1997
- 短篇小说集《短篇小说旧作与7张卡米莉亚·沃伦斯柯约德的插图》（*Older shorter prose with 7 pictures of Camilla Wærenskjold*），1998
- 论文集《知识文集》（*Gnostic Essay*），1999

三、踏入新世纪：福瑟戏剧及其他文学创作之旅的丰收期

在1999至2000年前后不到两年的短短时间里，福瑟有八部新的剧作问世，这是他戏剧创作的旺盛期和丰收期：

（以首演年份为序）

- 《吉他男》（*The Guitar Man*），1999
- 《一个夏日》（*A Summer's Day*），1999
- 《秋之梦》（*Dream of Autumn*），1999

《当灯光熄灭一片漆黑》（*While the Lights Go Down and Everything Becomes Black*），1999

- 《睡吧我的孩子睡吧》（*Sleep My Baby Sleep*），2000
- 《拜访》（*Visits*），2000
- 《冬》（*Winter*），2000
- 《午后》（*Afternoon*），2000

这八部剧作中，剧本《一个夏日》于2000年获北欧剧协最佳戏剧奖（*Nordisk Teaterunions Dramatiker-pris*）。剧本《秋之梦》于2002年获德国《今日戏剧》（欧洲最权威的戏剧艺术杂志之一）最佳外国戏剧奖（*Beste utenlandske forfatter*，*Theater heute*）。

2000年，福瑟获挪威政府颁发终身津贴，支持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同年，福瑟的长篇小说《晨与夜》出版。这部小说于2001年再次为他带来马尔瑟姆最佳新挪威语图书奖。小说的第一部分是一个父亲奥拉（Olai）在叙述着自己儿子约翰尼斯（Johannes）的出生。像奥拉一样，约翰尼斯也将终其一生成为挪威西海岸的一个平凡渔夫。小说的第二部分，也是主体部分，是以约翰尼斯的视角来叙述的。一天早晨，年迈的约翰尼斯醒来，准备开始另外一个如常平凡的日子。可是，他慢慢发现自己的身体起了奇妙的变化——肌肉和关节仿佛不像平日那么僵硬疼痛了，一直以来难以抑制的烟瘾也似乎开始变得容易克制了……当约翰尼斯与他死去的妻子和朋友彼特（Peter）相遇时，在阅读中随着“写作者”福瑟的笔触慢慢前行的我们终于意识到：

此时的约翰尼斯事实上也已经死去了……小说的结尾是约翰尼斯的葬礼：约翰尼斯和彼特并肩伫立，注视着自己的棺木缓缓下葬。而他们，将去往另一个世界。

《晨与夜》的主题无疑是生与死。面对任何人也无法逃脱的死亡终局，生命是那样的浩瀚而又渺小。死亡这一主题，也是福瑟戏剧作品中最举足轻重的主题之一，最典型的案例之一就是他在次年首演的杰出剧作《死亡变奏曲》。该剧于2002年获北欧国家戏剧奖(*Skandinavisk National Teaterpris*)。2001年3月，《忧郁症》德语版(I，II合集)由德国Kindler出版社出版。2006年11月，《忧郁症I》英文版由著名出版社Dalkey Archive Press出版。《忧郁症I》是福瑟的小说中第一部被译为英文的作品，也是其所有小说类作品中最重量级的代表作。这一作品的译介，意味着福瑟作为一个文学家的声誉已覆盖到除北欧地区以外更大的范围。他开始引起了整个欧洲文学界(当然也包括戏剧界)的瞩目。法国国宝级戏剧导演克劳德·瑞吉(Claude Regy)[1]在1999年就曾为福瑟作品的独有之美所打动，复出执导其代表作，也是福瑟在全世界被搬演最多的作品《有人将至》。2001年，根据小说《忧郁症》改编的舞台剧再次由瑞吉搬上舞台并获得了巨大成功，继续助推福瑟在整个欧洲文坛日隆的声誉。2003年，瑞吉又执导了福瑟的另一部代表剧作《死亡变奏曲》(*Deathvariations*)。瑞吉一生舞台杰作无数，但无论再杰出的剧作家，他的原则是最多只执导由同一位(剧)作家所撰写的三部作品。能被瑞吉青眼而获选三部的

---

① 克劳德·瑞吉(Claude Regy)，法国国宝级戏剧大师，欧美剧坛曾对福瑟作品进行艺术诠释的几位大师级导演之一。

作家寥寥无几。而来自仿若“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遥远北欧的福瑟，就在此之列。

2008年6月，根据《忧郁症》改编的三幕歌剧由巴黎国家歌剧院剧团首演：剧本和歌词作者约恩·福瑟，作曲乔治·弗里德里希·黑斯(Georg Friedrich Haas)，导演斯坦尼斯拉斯·诺蒂(Stanislas Nordey)。该剧荣获2008年劳伦斯·奥利弗奖(有着“英伦托尼奖”之称的英国戏剧及影视大奖)的最佳新歌剧桂冠(*Lawrence Olivier Award 2008 for best new opera*)。

除《死亡变奏曲》与《忧郁症》之外，福瑟在2001—2003年间所上演或出版的主要文学作品还有：

剧本(以首演年份为序)

- 《美丽》(*Beautiful*)，2001
- 《沙发上的女孩》(*The Girl on the Sofa*)，2002
- 《紫色》(*Lilac*，一译 *Purple*)，2003

诗集

- 《诗集：1986—2001》(*Dikt：1986—2001*)，2001
- 《风之眼》(*Eye of Wind*)，2003

诗集《风之眼》于出版同年获新挪威语文学大奖。在迄今为止(2010年)的近十年中，福瑟出版的主要文学作品还有：长篇小说《这是爱丽丝》(*This is Ales*，2004)，中篇小说《不眠》(*Sleepless*，2007)。在2009年5月至6月的卑尔根国际艺术节上，《不眠》曾被改编为舞台剧演出。福瑟的一篇短篇小说《石浪》(*Waves of Stone*)被收入《2010年欧洲最佳小说选》(*Best European Fiction 2010*)。2010年1月，约恩·福瑟赴伦敦出席了为《石浪》举行的朗读会。

2004年至今，福瑟另有八部重要原创剧作首演。它们是：

（以首演年份为序）

- 《苏珊娜》（*Suzannah*），2004
- 《死狗》（*The Dead Dogs*），2004
- 《Sa ka la》（*Sa ka la*），2004
- 《温暖》（*Warm*），2005
- 《入眠》（*Sleep*），2005
- 《Rambuku》（*Rambuku*），2006
- 《暗影》（*Shadows*），2006
- 《我是风》（*I am the Wind*），2007

近年来，除原创戏剧作品之外，他还开始尝试对西方经典小说和戏剧作品进行改编。其他福瑟已创作完成，但迄今为止（2010年）还未全部被出版或搬上舞台的剧本有：

（以创作年份为序）

《红蝴蝶的翅膀》（*A Red Butterfly's Wings*），2004

《隐密生活》（*Living Secretly*），2004

《忒勒玛科斯》（*Telemakos*），2005

《菲德拉》（*Fedra*），2005

《血婚》（*Blood Wedding*），2006

《他方》（*Over There*），2006

《自由》（*Freedom*），2006

《海》（*Sea*），2007

《恶童日记》（*The Diary of the Twins*），2007

《底比斯的葬礼》（*Death in Thebes*），2008

《那些眼睛》（*These Eyes*），2008

《伊拉雅丽》（*Ylajali*），2008

《穿黄色雨衣的女孩》(*Girl in a Yellow Raincoat*), 2009

《圣诞树之歌》(*Christmas Tree Song*), 2009

在上述戏剧作品中，属于福瑟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创作的剧本有：《伊拉雅丽》，改编自诺贝尔奖获得者挪威著名小说家克努特·汉姆生的成名作《饥饿》；《菲德拉》，改编自十七世纪法国剧作家拉辛的同名原作《菲德拉》；《血婚》，改编自西班牙剧作家洛卡的同名剧作；《恶童日记》，改编自匈牙利女作家雅歌塔·克里斯多夫(Agota Kristof)的同名小说；《底比斯的葬礼》，改编自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经典作品《俄狄浦斯王》三部曲。《底比斯的葬礼》德语版于2010年8月11日在奥地利萨尔茨堡艺术节首演。

2013年5月底（本段为2014年定稿时所做增补），笔者完成了对福瑟最新创作的文学作品：歌剧剧本《为时已晚》(*Too Late*, 2013)的翻译——一个"新易卜生"福瑟笔下有关易卜生经典剧作《玩偶之家》中的诺拉出走之后的故事。本剧将于2014年底在中国进行全球首演。而在笔者正奋笔疾书的此刻，福瑟正在酝酿的是一部根据北欧神话改编的诗剧，本剧在创作完成后将由欧洲剧坛巨擘路克·珀西瓦(Luk Perceval)执导。在未来几年中，我们还将在戏剧舞台上看到的福瑟作品有：他在2007年完成的重要原创作品《海》(*Sea*)——此剧已在2014年春天全球首演于卑尔根国际艺术节，执导者是挪威国内著名的舞台剧导演凯·杨森(Kai Johnsen)。杨森不但是福瑟第一部公演的戏剧作品《而我们将永不分离》(1994)，以及福瑟第一部获奖剧作《名字》在1995年全球首演版本的导演，而且也是全球范围内曾执导过最多福瑟剧作的导演——在其导演生涯中，杨森迄今为止共在舞台上演绎过十二部福瑟的重要剧作。2010年秋，杨森曾访问上海戏剧学院，并在当年的福瑟戏剧研讨会上做了以五个福

瑟经典剧作为蓝本进行的工作坊，引起巨大反响。继2014年春天的《海》之后，2015年，福瑟另一部刚刚根据埃斯库罗斯同名原作改编完成的改编作品《奥瑞斯忒亚》(*Oresteia*)也将献演。

此外，福瑟自己的小说和诗歌作品被改编成舞台剧而搬演的例子也屡见不鲜。其中影响较大的改编作品演出有：长篇小说《忧郁症》、《上锁的吉他》、《晨与夜》，中篇小说《不眠》和诗集《狗的行动》等。

在戏剧、小说与诗歌之外，福瑟在其多彩的创作旅程中还曾涉猎过儿童文学领域。他的儿童文学作品《姐妹》(*Sister*, 2000)于2007年获德国少年儿童文学奖(The *Federal Ministry of Family Affairs' Deutscher Jugendliteraturpreis*)。此外，福瑟甚至还从少年时起就不断进行着歌词创作。2009年，他曾出版过一部原创歌词集。2010年4月18日，35个男孩用优美的童声将福瑟创作的歌词献演于奥斯陆大教堂的重开盛典。2010年5月28日，"卑尔根国际艺术节" 举行了一场向福瑟致敬的音乐会，全部演出作品均以福瑟创作的歌词为蓝本进行。

迄今为止，福瑟所出版的全部作品(以新挪威语原著出版情况为准)包括：戏剧类22部(包括合集与单行本)，小说类14部，诗集9部，论文集2部，以及儿童文学作品9部。福瑟已全部创作完成的长剧有32部(均已译为英文)。此外，已被搬演的福瑟作品还包括8部短剧和7部改编作品。时至今日，在其整个文学生涯中，福瑟共获得各类挪威国内、北欧地区、以及世界级的文学艺术奖项四十余种(详见《"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约恩·福瑟戏剧作品中的关键意象》，发表于2010年《戏剧艺术》杂志外国戏剧专号)。在最近几年中，福瑟所获得的主要重大奖项包括：2010年5月18日的"易卜生国际艺术大奖"。这是一个非常重量级的国际艺术大奖，旨在奖励那

些为易卜生戏剧精神在艺术创作中的延续和传承而做出伟大贡献的杰出艺术家。这一奖项的评审团主席是电影大师伯格曼的缪斯丽芙·乌尔曼(Liv Ullmann)。在福瑟之前，获得过这一殊荣的艺术家只有两位世界顶级戏剧艺术巨匠：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 2008)与阿丽亚娜·姆努施金(Ariane Mnouchkine, 2009)。继“易卜生国际艺术大奖”之后，福瑟还曾获颁新挪威语语言贡献奖(Målprisen)等其他奖项。近年来，福瑟更不止一次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获奖人选。

走笔至此，约恩·福瑟整个戏剧及文学创作生涯的脉络已梳理清楚。我们顺着“写作者”福瑟留下的轨迹一路前行，他自小说家、诗人而进入戏剧创作的文学旅程已如在眼前。没有此前诗歌与小说的创作经历，福瑟戏剧作品中的主题、结构与鲜明的语言特征就不会自他戏剧创作的最初就水到渠成。而没有这场“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我们就不可能真正领略福瑟戏剧的独有之美。自从踏入戏剧世界的那一刻起，福瑟对人类内心黑夜的文学探索之旅已去往一个新的方向，并渐行渐深。而正如我们对他戏剧的探索一样，这场漫长的旅程虽已开启，却还远未结束。过去二十余年的戏剧创作旅程，对于“写作者”福瑟而言，也是一个不断回归自身整体文学创作风格的旅程。在一部又一部剧作中，他不断返回着自己从这场文学旅程里最初的小说及诗歌创作中就持续在探索的极简主义与诗意纵横的语言风格，反复沉吟着与人类内心的黑夜距离最近的主题：交流、挫败、爱与丧失……

是谁曾经说过的？——“所有的旅程，都是归程”。

邹鲁路

上海　2010 年

目录

Contents

1 / 序言

1 / “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

——从小说家，诗人到戏剧家的福瑟

1 / 而我们将永不分离

97 / 秋之梦

265 / 暗影

361 / 我是风

而我们将永不分离

And We'll Never be Parted

我未曾死去，但也并非活着。
请用心思索，假如你对我的感受
能有些微体会，彼时我曾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但丁

人物

她

他

女孩

I

暗场。一个女人笑了起来。笑声起先轻柔，继而渐响，然后又变得轻柔了。光渐起。**女人**，约四十许，坐在沙发上，斜倚着左边的扶手。她笑啊笑啊。突然笑声停止了。她游目四顾，仰头看看天花板，然后又垂头盯着地板。她就这么垂头坐在那儿。然后她又开始笑了起来，这次笑声很短促。然后她又继续垂头盯着地板。

她

下定决心站起身来。

不

她走到房间左边的窗前，站在那儿注视着窗外。静场。

不　不能再这样了

她转身注视着房间。她就这么站着，游目四顾。然后她又开始笑了起来。她边笑边摇着头，开始在房间里游走。

不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不能再这样了

我没有理由再继续这样下去了

有点儿气恼地说。

没有理由再这样了

没有理由

这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她停下脚步，垂头盯着地板。她就这么垂头站了一会儿，然后抬头看着天花板。她的目光顺着天花板的沿线游走着。然后她闭上眼睛，垂下了头。她的身体略微前倾，依然紧闭着双眼。她就这么站了一会儿，然后自顾自微笑起来，仿佛在为自己打气。她重重地呼出一口气。

没有理由

乐观地。

这真是太傻了

有点儿气恼地。

可为什么

沮丧地。

不能这样呢

我不能这样

没有人能这样

气恼地，一字一句地说。

没有人能这样

静场。若有所思地。

我也不能这样

更有节奏感地。

因为没有人能够这样

非常大声地。

没有人

而我

又一次突然停下来不说了。她走过去在沙发正中坐下，双腿分开。长长的静场。然后，她轻柔地说。

一切都如此宁静

轻佻地。

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问题

没有别人我什么也不是

她又短促地笑了一声。

听上去好像我在用心思考似的

有点儿气恼地。

我没有在思考

更为气恼地。

我他妈的没有在思考

那些在思考的人

其实什么也没想清楚

哦　我可真聪明啊

她两手扯着自己的头发。

我可真聪明啊

自我嘲讽地。

而且我又这么坚强

也不是孤单一人

我真是坚强伟大又聪明啊

她再次站起身来，开始在房间里游走。

而且我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

但我不是孤单一人

我从来就没有孤单一人过

我一直都只有孤单一人

我从来就没有不孤单一人过

绝望地。

可我必须做点儿什么

我不能就这么走来走去

我必须做点儿什么

她走到房间右边的橱柜前，橱柜就在前门右侧。她取出一瓶白兰地和一个酒杯，站在那儿盯着酒瓶看了一会儿，然后又把酒瓶和酒杯放回到了橱柜里。静场。她关上橱柜的门，又开始在房间里游走。再次静场。然后，她带着点儿嘲讽的语气说。

我一直聪明又坚强

她把目光转向前门，停住脚步，就这么站在那儿注视着那扇门。她低低地说。

我一直聪明又坚强

而且现在他很快就会回来了

她举起左手看看表。

都这么晚了

她又开始在房间里游走。

他怎么还不回来

他从来没有这么晚过

而且如果他晚了的话

一般都会打电话来说一声的

他很快就会回来了

我不用再等待了

因为他很快就会回来了

他一定会回来的

他怎么会不回来呢

我必须做点儿什么

她走到窗前，站在那儿凝视着窗外。静场。她目光直视前方说。

我肯定他很快就会回来了

她转过身，注视着前门。

他怎么会不回来呢

她自我安慰地，有点儿沮丧地说。

他很可能只是

耽误了

他很快就会回来了

他当然可能是耽误了

这也难免

当然不会是什么危险的事

可他总是会回到我身边的

我肯定他很快就会回来了

她站在那儿侧耳倾听着。

有声音吗

静场。她短促地笑了一声。

也许他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他去了

他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他去了

就像是死了

她走到沙发旁，在左边的角落坐下，拿起一个靠垫放在腿上。

他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我知道

他来不了

他已经去了

她把靠垫拥在胸前，再一次注视着前门。

对我来说这没什么区别

她缓缓开始浅吟低唱。

他用不着回来

她依然浅吟低唱着，一边摇晃着胸前的靠垫。

他一定会回来

他一定会回来

现在他很快就会回来了

自我嘲讽地。

我真是坚强伟大又聪明啊

所以他一定会回来

因为我坚强伟大又聪明

他一定会回来

他一定要回来

他一定要回来

回到他的姑娘身边

来吧来吧来吧

回到他的姑娘身边

来吧来吧

来吧

回到他的姑娘身边

来吧

她突然停下来不唱了，仰头注视着天花板，倾听着，然后又垂下头，把目光转向沙发的另一头。她放下靠垫，脸上绽开一个大大的微笑。

原来你在这儿啊

刚才我没看见你

原来你在这儿啊

刚才我怎么会没看见你呢

因为你就在这儿啊

你还好吗

你

她拉长着声音说。

回答我啊

你还好吗

原来你在这儿啊

回答我啊

今天你过得好吗

她满怀柔情地注视着并不存在的男人。

回答我啊

你要是不回答我会不高兴的

请你回答我吧

你回家来不高兴吗

她真诚地说。

我一直在等待

她缓缓开始浅吟低唱。

如此

为你

她继续浅吟低唱着，自我嘲讽地。

尽管我坚强伟大又聪明

却依然如此为你而等待

带着点儿戏谑的语气，依然浅吟低唱着。

你看我这么

坚强伟大又聪明

你看得到的对吗

回答我啊

你过得好吗

她挺起胸膛，微笑着。

难道你看不到我是

她拉长着声音说。

多么的可爱

她把胸再往前挺了一点儿。

哦　这么这么可爱

她垂下头，有点儿害臊地说。

我真可爱　不是吗

她在沙发躺下来，仿佛自己就躺在他的腿上。她张开双腿，注视着想象中的他，有点儿嬉皮笑脸地说。

你过得很好

戏谑地。

你一定是想念你的姑娘了

她这么可爱　不是吗

你想念你的姑娘了

我知道

她举起手，在想象中轻抚他的脸颊，对他微笑着。

我的爱人

我想念你了

带着轻柔的责备。

这你知道得很清楚

可你却离开了这么久

她浅吟低唱着。

你离开了这么久

我的爱人

回到你的姑娘身边吧

她在想象中把手放在他的大腿上。带着点儿责备的语气说。

你怎么去了那么久

我一直在等待你

你以后不能这么晚了

如果你要

这么晚

那你应该打电话给我

回答我啊

你总得说点儿什么

请你回答我吧

回答

她从沙发上坐起身来，注视着前门旁橱柜上摆着的电话。静场。她再次转向身旁想象中的他，微笑了。然后她注视着他，害怕地说。

你要走了吗

不　不要走

你不能走

你不能离开我

你得跟你的姑娘待在一起

我不会再嘲笑你了

我不会再抱怨了

你得坐在我身边

你不能离开我

你得跟你的姑娘待在一起

轻佻地。

你知道的　不是吗　我是这么的

坚强伟大又聪明

她再次带着责备的语气说。

可你怎么去了那么久

她抬起手臂，放在想象中的他肩上，把他拉到自己怀里。

到我身边来吧

我不会再嘲笑你了

现在你可以跟你的姑娘在一起了

你应该跟她在一起

她再次缓缓开始浅吟低唱。

和你的姑娘

一起

你应该永远

和我在一起

她把另一只手也环抱着想象中的他。她缓缓摇晃着双臂，浅吟低唱。

永远不要离开你的姑娘

永远不要离开你的姑娘

留在你的姑娘身边

永远不要离开你的姑娘

她收回自己的双手，放在膝上。静场。她有点儿害怕地说

不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她把目光转向前门，倾听着。然后她站起身来，目光始终注视着门。她又一次开始笑起来。静场。她垂下头，然后又抬起头，目光直视前方。

事情当然就是

这样

只能是这样

而我什么都没做

什么都没做

什么都没做

我什么都没做

现在他很快就会回来了

我知道他会回来的

我知道他一定会回来的

因为我在等待着他

可他已经去了

再也不会回来了

她又笑了起来，边笑边摇着头。她走回到沙发旁，在左边角落坐下，背靠着扶手，腿放在沙发上。她再次拿起靠垫，拥在自己胸前。

他那么好

她紧紧把靠垫拥在胸前。

他那么那么好

又温柔

从来不发脾气

那么好

她缓缓开始浅吟低唱。

又温柔

那么好那么温柔

她依然浅吟低唱着。

他那么好那么温柔

从来不发脾气

现在他很快就会回来了

她用双唇亲吻着靠垫。静场。她抬起头来。

这么久了　我很了解他

他一定很快就会回来的

这么多年了

我们很了解彼此

她摇晃着胸前的靠垫。

我的爱人

我的爱人

我的爱人快乐吗

我的爱人

她再次缓缓开始浅吟低唱。

要睡去了

她依然浅吟低唱着。一边摇晃着靠垫。

我的爱人要睡去了吗

不再发脾气

不再睡去

不再发脾气

因为我的爱人就要睡去了

我的爱人就要睡去了

跟他的姑娘一起睡去

因为我的爱人就要睡去了

睡去

睡去

睡去了

她突然停止了这浅吟低唱，放下靠垫，站起身来。她向前走了两步，站定，垂头盯着地板，然后她抬起头。脚步声传来，来处模糊。她把目光转向前门，然后是厨房门，继而又转向房间左侧。突然她双眼一亮，自顾自微笑起来，因为此时她看到一个与她年龄相仿的**男人**，身穿浴袍，头发濡湿蓬乱，打开厨房门走了进来。他一上场时仿佛没有看到她，只是自顾自站在房间中央用手指梳理着自己的头发。然后他抬起头注视着她，微笑了。

他

哦

她

是你

你终于回来了

她冲到他身边，张开双臂紧紧拥抱着他。而他只是站在那儿，毫无反应。

你终于回来了

她紧紧地拥抱着他。

你去了那么久

她放开他，退后一步，拉起他的手。她就这么站在那儿注视着他，而他依然站在那儿没动，只是轻轻甩着头发，用空着的那只手梳理着头发。静场。她有点儿生气地说。

你怎么去了那么久

她带着点儿责备的语气说。

我一直在等待着你

你应该打个电话的

他

对她微笑着。

哦　现在我不是来了吗

她

是啊　现在你来了

一字一句地说。

现在你来了

终于

你来了

她又一次扑到他怀里，紧紧地拥抱着他。

是啊　现在你来了

你真的来了

现在你来了

她亲吻着他的面颊。他用双臂紧紧地抱住她，把她拎得双脚离地了一点儿，然后又把她放下。

他

是啊　现在我来了

现在我要好好跟你在一起

他们放开彼此的怀抱。她站在那儿注视着他，然后走到窗前，站在那儿注视着窗外。静场。

她

转身向着房间说。

他不能就这么走了

他一定得回来

他不能就这么走了

她把目光转向他，注视着他就这么站在那儿甩着自己的头发，用手指梳理着。然后他走到沙发前坐下来，是右手那个角落。她依然站在那儿注视着他，带着绝望的语气说。

他现在应该回来了

他不能就这么离开我

我是如此地想念他

不　我不想念他

我谁也不想念

我坚强伟大又聪明

可他不能就这么离开我

他是我的爱人

我的男人

她走过去在沙发的另一头坐下来，斜倚着扶手。静场。

他很快就会回来了

我知道他会的

他会的

缓缓开始浅吟低唱。

会来的

他会来的

她依然浅吟低唱着。自我嘲讽地。

因为我是这么的伟大

而他是我的男人

他很快就会回来了

回到他的姑娘身边

他

缓缓地说，目光直视前方。

我今天过得很糟糕

她

他该回来了

回到他的姑娘身边

他

我很累

她

现在他很快就会回来了

他

漫长的一天

她

突然开心地看着他。

是啊　你回来得实在是太晚了

可你终于回来了

你回来了我真高兴

他

要做的工作这么多

她

欢快地。

可现在你回来了

终于回来了

他

依然目光直视前方，缓缓地说。

你还好吗

她从沙发那头挪过来，坐在他身边，用一只手臂搂住他。

她

注视着他。

我想你

你回来了真好

你总是离开那么久

可现在你回来了

终于回来了

他

你不应该就这么一直等着

就这么一直等着不好

她

别这么说

我也不是一直在等着

我只是一直待在这儿

我也不想待在其他的地方

他

可你不该这样

她

把他抱得再紧些。

是不该

可我有你

他

我又饿又累

她

是吗

他

漫长的一天

她

一如往常的一天

他

是啊　一如往常

她

可很快我们就能躺下休息了

这真好不是吗

一起躺在床上

你和我

紧紧地在一起

紧紧地躺在一起

一起在床上

你和我

紧紧地在一起

他点点头。

他

一如往常

她

总是一如往常

而且也应该一如往常

你和我　每天

每夜

没有别人

就你和我

他点点头。她在沙发上躺下来，把头放在他腿上。她抬头注视着他。

他

依然目光直视前方，缓缓地说。

可我实在是太累了

她

你终于回来了

对他微笑着。害怕地说。

你一定不能离开我

更害怕地说。

他怎么还不回来

我一直在等待着他

下定决心说。

我不能再等待下去了

我不能再这么等待下去了

我坚强伟大又聪明

我不应该就这么等待着

她从沙发上坐起身来，目光直视前方。静场。

我不能再这么等待下去了

他不会来的

他已经去了

就像是死了

静场。她游目四顾着房间，微笑了。语气轻快了些。

而我自己一个人

也可以很快乐

她站起身来。

我拥有很多东西

很多好东西

这些东西都在我身边

她走到窗前，拿起窗台上放着的一张照片，站在那儿注视着它。

静场。她放下照片，走到橱柜前，站在那儿注视着橱柜上放着的一些照片。她轻轻挪动它们的位置，拿起其中一张，仔细地看着。

我拥有这么多东西

我拥有这么多东西

家具

照片

而我就在这里

身处这些东西之中

我拥有每一个白天

我醒来起床

时间过去

而我就在这里

身处我拥有的东西之中

时间过去

我拥有每一个夜晚

当我疲倦了

就去

安眠

在我的床上

陪伴了我这么久的床

她几乎是用喊着说。

我亲爱的床啊

我很好　真的

甚至可以说我很快乐

她宣言般地，带着诘问的语气说。

而谁又是真的快乐呢

我只是有时候会想念他而已

不是一直想念

大部分时候我就只是待在这儿

我就只是待在这儿

身处我拥有的东西之中

她带着诙谐的语气说。

我好像也只不过是件东西而已

在其他东西之中

我是一件孤独的东西

在其他孤独的东西之中

不过我不止如此

因为是我把这些东西

联系起来的

她笑了起来，几乎是用喊着说。

是我联系起来的

她有点儿崩溃地说。

可我很孤独

因为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不知道

缓缓开始浅吟低唱。

他

在哪儿

我只知道他去了

我不该再等待下去了

她依然浅吟低唱着，带着自我嘲讽的语气。

我坚强伟大又聪明

再也不会脆弱了

一直都坚强伟大又聪明

再也不会等待了

下定决心地。

我不会再等待下去了

我只有孤单一人

我永远都会孤单一人

我一个人也可以很快乐

在我拥有的东西们中间

他

疲倦地说。

今天的工作也没做完

她

我不能再等待下去了

他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他已经去了

永远的去了

我不会再等待下去了

我无法活着

也无法死去

我在说什么

我很快乐

我拥有很多东西

我的东西们很普通

普通但又美好

可如果我不在这里

把它们联系起来

它们就失去了意义

倔强地，带着微笑。

是我把它们联系起来的

她又一次崩溃了。静场。

可是他已经去了

就像是死了

这些东西也死了

或者也许它们还活着

它们有意义有联系

那个联系

就是我

轻佻地。

因为那个联系就是我

静场。她走到窗前，站在那儿注视着窗外。然后她转过身，注视着电话。

他从来不给我打电话

我想这样也好

他不打电话给我

我也不能打电话给他

我应该就这么过下去

可是我一个人也可以

很快乐

他

注视着她说。

你不过来坐在

我身边吗

她

目光直视前方。

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

自我安慰地说。

可是我很快乐

他

目光直视前方。

我只是累了

她

注视着他，开心地说。

可你来了

你来了

你来了　就像从未离开过

你来了

而我正在这儿盼望着

你会来

我正站在这儿

唠叨着我的东西

而你就来了

来到我的身边了

她冲到他身边。

你来了

我都不知道

你到哪儿去了

你来了

我的爱人来了

她坐在他的大腿上，用手抱着他的脖子，亲吻着他的面颊。

你来了

我还以为你

永远地去了

就像是死了

可是你来了

她用自己的脸紧紧地贴着他的脸。快乐地说。

可是你来了

回到你的姑娘身边来了

她坐开了一点，淘气地看着他。静场。她害怕地说。

可为什么我会觉得你去了呢

觉得你不在这儿

觉得你

就像是死了

你就在这儿

不骗人

她伸出手抚摸着他，以证明他是真实存在的。然后她又抚摸一下自己，以证明自己也是真实存在的。静场。她游目四顾着房间，然后有点儿崩溃地说。

他该回来了

静场。下定决心说。

不　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要一个人过下去了

我只有孤单一人　就只有孤单一人

就是这样

静场。她再次注视着他。

我想你饿了吧

她站起身来，往前走了两步，注视着他，乐观地说。

晚饭已经准备好了

你一定饿了

我准备了吃的还有酒

我们吃饭吧

你一定饿了

晚饭早就

准备好了

现在我们终于

可以吃饭了

回答我呀

你饿了吗

他点点头。

我去拿吃的好吗

她注视着他，期待着他的点头。他点点头。

那我去了

然后我们就吃饭

因为我看得出来你

疲倦又悲伤

你一定饿了

询问地看着他。

你饿了不是吗

他点点头。

我去拿吃的

他

再陪我多坐一会儿

她

带着点儿嘲讽的语气说。

你是不是又害怕又孤单

他点点头。

出问题了

他摇摇头。她走到他身旁坐下，用两只手紧紧拥抱着他。有点儿害怕地说。

出什么问题了

他

缓缓地说，目光直视前方。

没出什么问题

你别说得

这么严重

我只是累了

而且很饿

静场。

现在我们能吃饭了吗

她

吃点儿东西会好的

他

是啊

她站起身来，往前走了两步，又停住了，站在那儿注视着前门。然后她开始笑了起来，边笑边往前门走去。

她

绝望地。

现在他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

我只是个脆弱的小女孩

我一个人过不下去

我太脆弱了

静场。她跪了下来，弯下身子在房间里爬着，怪声怪气地模仿着自己。

我坚强伟大又聪明

我自己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

每个人都能过得很好

这世界上每个人都能自己一个人也过得很好

我们都很伟大而且非常非常聪明

她缓缓开始浅吟低唱。

又非常非常坚强

她依然浅吟低唱着。

我们都很坚强

我们非常坚强

可我只有孤单一人

静场。她把目光转向前门。

他为什么还不回来

她在地板上坐下，好像有点儿缓过劲来了。

我真的不能再这样了

我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他已经去了

就像是死了

她有点儿生气地说。

他不会回来了

她把目光转向电话。

可是也许他会打电话来

绝望地摇摇头。

不　我不能再这样了

他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他已经永远地去了

他不会回来了

她垂头看看地板，就这么坐在那儿低头注视着。她眼含着热泪说。

现在他一定很快就会回来了

她摇摇头。静场。

他不能就这么消失了

他一直都跟我在一起的

可是现在他走了

他有那么美的眼睛

那么蓬松的头发

她自顾自微笑起来。

他有

她游目四顾着房间，看到他坐在沙发上。

他一定很快就会回来了

愤怒地，几乎是用喊着说。

他一定很快就会回来了

回来

你一定要回来

要回来

愤怒地。

回来呀

你他妈的回来呀

她重重地喘着粗气，开始笑了起来，边笑边摇着头。她站起身来，走过去躺在沙发上，把头放在远离他的那头的扶手上。她就这么躺在那儿，目光直视前方。

他一定很快就会回来了

他不能就这么消失了

他不能就这么走了

就这么消失了

他一定很快就会回来了

以前他一直都在这里的

而以后我也一直都会想念他

他

缓缓地说，目光直视前方。

真是漫长而又艰难的一天啊

她在沙发上坐起身来，开心地注视着他。

她

开心地说。

你饿了吗

他点点头。

我去拿吃的

他又点点头。她站起身来，往前走了两步。

我得吃点儿东西

可我不喜欢一个人吃饭

而他已经去了

就像是死了

可我得吃点儿东西

她停下脚步，仿佛突然想到了什么。

我可以放两个人的餐具

万一他回来了呢

我要放两个人的餐具

我想他会回来的

我知道他会回来的

她把目光转向厨房门。下定决心说。

他会回来的

我要放两个人的餐具

然后他就会回来了

她再次走到橱柜前，注视着那些照片。然后她走到窗前，拿起窗台上的那张照片，注视着。

而且我拥有很多东西

美好的东西

她把照片放回在窗台上，往厨房门走去，下，并关上了身后的门。光渐暗，直至暗场。

II

暗场。光渐起。她站在那儿注视着一张小圆桌，圆桌在沙发右侧，靠近台前。桌上摆了两个人的餐具。她走过去整理了一下桌上的餐具，然后退后了一点儿，还是站在那儿注视着桌子。

她

好了

看上去真漂亮不是吗

我可爱的旧瓷器们

有点儿开心地说。

我都用了这么久了

而且我真喜欢

她走到桌前，拿起一只碟子，站在那儿注视着。

这么美的瓷器

我们以前用它

吃过这么多次饭

真美

太美了

而且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她把碟子放回桌上，又整理了一下餐具。然后退后一点，站在那儿注视着桌子。

晚饭准备好了

酒摆上桌了

酒瓶也打开了

静场。

这酒很好

他可喜欢了

静场。

现在他也该回来了

下定决心说。

他一定会回来的

随时都可能

她再次走到桌前，拿起酒瓶，看着商标。

这酒他可喜欢了

我知道

而现在他很快就会回来了

她自顾自微笑。

他总是觉得

自己很懂酒

开心地。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懂

可这酒他的确喜欢

是瓶好酒

他会说

他一直都说

这酒很好

可是当然了

这酒很好

我也这么想

只要是酒都好

她注视着酒瓶。

可我不能

先喝

她把酒瓶放回桌上。

我要等他回来了再喝

我要等他

他很快就会回来了

我已经准备好晚饭了

我已经准备好晚饭了因为他说

他会回来的

所以他一定会的

他很快就会回来了

一定会

晚饭准备好了

酒瓶也打开了

就等他了

她笑了起来，开心地说。

可他不会回来的

我只有孤单一人

静场。悲伤地。

他已经去了

就像是死了

他不会回来的

迷惑不解地。

我怎么摆了两个人的餐具

静场。她依然站在那儿，注视着桌子。下定决心说。

可是我饿了

我是如此孤单

哀伤地说。

我不喜欢一个人吃饭

沉浸在回忆中。

我们以前总是一起吃饭

她带着哀求的语气说。

现在他一定就快回来了

哀伤地说。

他怎么还不回来

我饿了

一定得吃点儿东西了

她走到桌旁坐下，拿起酒瓶，准备给自己倒一杯，但是又把酒瓶放了回去。

不

我得等着

他很快就会回来了

我知道他很快就会回来了

他一定会回来的

一定会

她从桌旁站起身来，走到窗前，站在那儿凝视着窗外。她定定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往房间中央走了几步。站在那儿侧耳倾听着。她把目光转向电话，走过去，拿起听筒，放在耳边，低低地说。

是你吗

静场。

回答我啊

她大声了点儿。

回答我

她轻笑了一声，摇摇头。

那

你就不能回答我吗

静场。拙劣地假装跟自己对话。

你不能

为什么不能呢

真诚地。

你一定要回答我

一定

有点儿生气地。

你从来都不回答我

她把听筒从耳边放下来，按在胸前。她目光直视前方说。

你就不能给我打个电话吗

我就在这里　你知道的

她把听筒在胸前揉搓着。

我就在这里

而且我想告诉你

这酒很好

我准备了

你最喜欢的酒

而且我就在这里

瓷器也还是以前用过的

我知道

你觉得它们很美

而我是如此孤单

静场。她带着点儿吹嘘的语气，自我嘲讽地说。

而且我坚强伟大又聪明

坚强又伟大

非常坚强伟大又聪明

她再次把听筒放在耳边，倾听着。用细细的声音说。

你在吗

请说句话吧

你死了吗

静场。

回答我啊

请回答我吧

静场。

没有回答

她把听筒放回去，往前走了两步，再一次站在那儿注视着桌子。

桌子摆得多好看

尽管我只有一个人

我为什么要摆两个人的餐具呢

既然我只有一个人

我是为了

要让桌子好看一点吗

沮丧地说。

我在干什么

我为什么要这样

我不能再这样了

静场。下定决心说。

不　现在我一定得吃点儿东西了

静场。

我不能再

这样下去了

我得做点儿什么

她又笑了起来。

得做点儿什么

静场。

我只有一个人

我只能一个人吃饭

他已经去了

就像是死了

而我还在这里

我只有孤单一人

她倔强地说。

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很快乐

前厅传来脚步声。她把目光转向前门。

可能是他回来了

静场。她侧耳倾听着。

不可能是他回来了

可的确是有人来了

也许是他

是他回来了吗

我不想让他

回来

有点儿生气地说。

他不能回来

我得一个人

我想一个人

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很快乐

我应该永远都

自己一个人

他不能回来

谁也不能回来

我想和我拥有的东西们在一起

我想一个人

前厅传来一个男人和一个女孩说话的声音。她把目光转向前门。有点儿害怕地说。

那是他的声音吗

开心地。

那是他的声音

也许他终于回来了

我摆了两个人的餐具

这一定是他

我知道是他

他回来了

她往前门走了两步，站在那儿注视着门，侧耳倾听着。

女孩

声音听上去很害怕。

终于进屋了真好

静场。听上去略微镇定了点。

外面雨可真大

他

是啊

雨可真大

她

微笑了。

哦　是的　那是他的声音

所以是他回来了

我早就知道

所以我才

摆了两个人的餐具

她走到桌前，整理了一下餐具，又拿起一只碟子注视着。

桌子摆好了

酒瓶也打开了

一切都准备好了

我摆了两个人的餐具

而他也回来了

她把碟子放回去，拿起一只酒杯，注视着它。充满热情地说。

最好的酒杯

也摆上桌了

我古老的美丽的杯子

女孩

我有点儿害怕

她

冷静地注视着杯子。

多么美丽的酒杯啊

她小心翼翼地把酒杯放下，往前走了两步。然后站定，再次把目光转向前门。

非常非常美丽

女孩

我不知道是怎么了

可是我有点儿害怕

她

绝望地。

我不能就这么站在这儿

我不想再见到他了

我只有孤单一人

我应该孤单一人

她转身看着桌子，然后把目光转向厨房门。

为什么我要把

那些美丽的酒杯拿出来呢

非常非常美丽的酒杯

他

你害怕

她

最好的酒杯

非常美丽的酒杯

女孩

是有点儿害怕

他

你为什么害怕

女孩

我不知道

她

我真喜欢这些酒杯

我们也不常

用它们

非常美丽的酒杯

他

你就只是害怕

静场。带着抚慰的语气说。

现在我们已经进屋了

开心地说。

终于进屋了真好

雨可真大

又冷又湿

雨可真大

她

把目光转向前门。

我不能就这么站在这儿

我再也不想

见到他了

我想一个人

我只有孤单一人

女孩

我有点儿害怕

他

不要害怕

她

从前门旁走开，但目光依然没有离开前门。

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

女孩

我们为什么不进去呢

他

我们当然要进去

她

转身注视着窗户。

我只有孤单一人

我应该孤单一人

我想要孤单一人

和我拥有的东西们在一起

她走到窗前，拿起窗台上的那张照片，注视着。

女孩

害怕地说。

现在我们得吃点儿东西了

他

吃点儿东西喝点儿酒

女孩

是啊　喝点儿酒

她

依然拿着照片站在那儿。她转过身来，注视着桌子，微笑了。

现在他很快就会回来了

开始浅吟低唱着。

因为现在他很快就会回来了

他不能就这么

消失了

嘲讽地。

现在他很快就会回到他的姑娘身边来了

女孩

你为什么站在那儿不动

静场。

不要就这么站在那儿

静场。

你应该高兴才对

至少我们终于可以单独在一起了

只有我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

你和我单独在一起

静场。

来抚摸我吧

吻我

来吻我吧

你不爱我吗

来吻我吧

静场。

他

好的

她

注视着照片。

而且我很快乐

他

好的

她

把目光转向前门。微笑了。

他一定很快就会回来了

现在我什么也不用做

他一定很快就会回来了

我已经摆好了两个人的餐具

现在他一定很快就会回来了

女孩

终于进屋了真好

他

是啊　外面又冷又湿

女孩

我可以把外套挂在这里吗

他

好的　好的

女孩

你要把你的外套挂在我的上面吗

你好看的棕色外套

现在浸透了雨水

他

把我的外套挂在

你好看的黑色外套上面

她

目光依然注视着前门。

现在他一定很快就会回来了

我再也不能

一个人了

我不能

我一定要到

别的什么地方去

不是一个人的地方

别的什么地方

不是一个人的地方

她把照片放回到窗台上，走到桌旁，站在那儿注视着它。

而且我摆了两个人的餐具

现在我们很快就可以吃饭了

我好饿呀

酒瓶也打开了

一切都准备好了

我已经在桌上摆好了

最好的酒杯

非常美丽的酒杯

我很少用的

她站在那儿注视着桌子。

女孩

我们进去吗

他

好的　好的

她

还有这美丽的碟子

我们经常用

这么多次我们都用这碟子

一起吃饭

她轻笑了一声。

美丽的碟子

美丽的酒杯

女孩

我们还在等什么

他

没在等什么

女孩

那我们进去吧

他

等一等

她往前走了两步，站在那儿注视着前门。

女孩

让我吻吻你

静场。

那你不想

抱抱我吗

她

依然站在那儿注视着前门

他很快就会回来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吃饭了

晚饭都准备好了

酒瓶也打开了

桌子也摆好了

放着古老美丽的酒杯

我是在自己的家里

非常美丽的酒杯

和我拥有的东西们在一起

东西不多

可都是我的

她笑了起来。

而且是我把它们联系起来的

短暂的静场。

现在该吃饭了

我知道他就快回来了

该吃饭了

我最好去把吃的拿出来

我知道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因为现在该吃饭了

她向厨房门走去，经过窗台时整理了一下那张照片。静场。

女孩

我们的外套挂在那儿真好看

他

是啊　真好看

两件外套挂在一起

又这么好看

一件黑色的一件棕色的

她打开厨房门，下，关上了身后的门。

女孩

我们进去吗

我们为什么要站在

前厅里

他

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吧

女孩

为什么

他

我不知道

女孩

你也害怕吗

我也害怕

静场。

可是让我们进去吧

前门开了，他走了进来，身穿衬衫长裤，或是类似的休闲服装。他往房间里走了两步，边走边身体略微前倾地探看着。他停住脚步，甩甩自己濡湿的头发，举起双手，用手指梳理着。然后他游目四顾着房间。

他

转身向着前门说。

你不进来吗

女孩

我不能就这么

进来

他

进来吧

别傻了

他把目光转向桌子，向它走去。他拿起酒瓶，看着商标。然后他

再次转身向着前门说。

桌子摆好了

酒瓶也打开了

静场。

进来吧

他把目光转向厨房门，然后又转向前门，注视着女孩走进来。她年约二十四五岁，长长的头发湿漉漉的。她关上身后的门。他又一次把目光转向厨房门。女孩站在那儿注视着他。

女孩

怎么了

他

把目光转向女孩。

什么怎么了

女孩

害怕地说。

桌子摆好了

他点点头。

女孩更害怕地说。

桌子为什么摆好了

他

桌子摆好了

是啊

女孩点点头。她注视着他，然后她走过去在沙发中央坐下。静场。

女孩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么害怕

静场。她恳求地看着他。

到你的姑娘身边来吧

他看看她，然后又看看自己手中的酒瓶。

来吧

他

嬉皮笑脸地说。

到你和你的外套身边来

你和你的外套

女孩

注视着他，怪声怪气地模仿着他的语气。

我和我的外套

注视着桌子。

你已经把桌子摆好了

热情洋溢地说，尽管依然很害怕。

酒也拿出来了

他

我想你一定饿了吧

女孩

你不饿吗

他摇摇头。

你已经把桌子摆好了

可你却不饿

你怎么了

静场。

你想吃点儿东西吗

他

是啊　我想吃点儿东西

静场。他把酒瓶放回桌上。

女孩

轻佻地说。

你总是一个人吗

你身边没有

爱你的人吗

他正注视着桌子。女孩站起身来，往前走了两步，伸开双臂，抬头看看天花板，然后游目四顾着房间。她走到窗前，站在那儿注视着窗外。她转身对他说。

我饿了

静场。她用完全没有必要的大声说。

嗨

我饿了

他依然站在那儿注视着桌子。静场。

你不高兴吗

是啊　你不高兴

你从来就没高兴过

你只是站在那儿看着桌子

向他走去。

别不高兴

你不是有我吗

我多么可爱啊

你瞧

她笑了起来。

我这么这么可爱

她用双臂紧紧地拥抱着他。

别不高兴了

她放开他，而他依然站在那儿注视着桌子。她注视着他，焦急地说。

你怎么了

他还是站在那儿注视着桌子。她拉起他的手。害怕地说。

是我说错话了吗

我很害怕

我很害怕　现在我更害怕了

他抽回自己的手，走过去在沙发左边的角落坐下。她站在那儿，目光追随着他。静场。她焦急地说。

你怎么了

他

摇摇头。

没怎么

女孩

我看得出来

他

不

静场。他注视着她，绝望地说。

当时你不在

女孩

我在的

她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下。

他

哦　好吧

她伸出一只手臂搂着他的肩膀。

女孩

我在的

他

目光直视前方。

我走了那么远

在漆黑的夜里

穿过冰封的道路

穿过雨雪冰霜

在冰封的道路上开着车

开车去看你

开啊开啊

而你不在

女孩

我在的

他

你不在

女孩

我没想到你会来

我以为

你只是随便说说

你只是随便说说你会来

我没想到你会来

他

好吧

可你为什么要

跟他在一起

你不在

是一回事

可你为什么要

短暂的静场。

跟他在一起

他突然停下来不说了，举起双手，揉搓着脸颊。

女孩

搂着他的肩膀。

好吧　我是很傻

我知道

我自己说好了

我是很傻

真的

真的很傻

她把另一只手也抱住他，紧紧地依偎着他。他抬起头，目光直视前方。

他

我们甚至没有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女孩

什么

他

没什么

女孩

用抚慰的语气说。

我在的

他

可是当时你想

跟他在一起

不是跟我

当时你是

跟他在一起

我去看你可你却跟他在一起

绝望地说。

你为什么要

跟他在一起

女孩

对不起

我知道我错了

可你就不能忘了这件事吗

他

你为什么不在

我等了好几个小时

冻得发抖在街上走着

使劲敲你的门

然后又到街上走着

再回来

使劲敲你的门

一直如此

在雨里

那么冷

在街上

在你的门前

等啊等啊

然后你终于回来了

跟他一起

我们约好了的

可你却不在

然后你就跟他一起回来了

女孩

可最后我还是回来了呀

她开始摇晃着他。

他

是啊　最后

静场。他叹了口气。再次静场。女孩抽回自己的双臂，靠回到沙

发上。

女孩

注视着他。

可是现在我在啊

现在你得到我了

我是跟你在一起

我想跟你在一起

我不跟别人在一起了

现在我只跟你在一起

我跟你在一起

他

我很害怕

他抱住她。

我那么想你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很害怕

女孩

带着点儿嘲笑的语气说。

你真傻

他

有点儿害臊地说。

我想是的

自我嘲讽地。

我想我就是这样

女孩

我很高兴你就是这样

我喜欢你这样

非常喜欢

她站起身来。

不过我饿了

她走到桌旁，转身对他说。

你是今天早晨

把桌子摆好的吗

你真好玩儿

他在沙发上躺下来，目光直视前方。

她有点儿害怕地说。

我们不吃饭吗

我饿了

他

是啊　我们吃饭吧

女孩

我们该吃饭了　不是吗

静场。她走到窗前，拿起窗台上的那张照片，注视着。

他

注视着她说。

不要

不要从我身边走开

过来躺在我身边

女孩

注视着他，带着点儿嘲笑的语气说。

你孤单吗

没有人爱你吗

可怜的孩子

这么孤单

静场。

可我饿了

静场。用更欢快的语气说。

我们喝点儿酒吧

他

如果你想的话

她把照片放回到窗台上。

女孩

注视着他。

你不想喝点儿酒吗

她走过去，拿起酒瓶，看着商标，然后又举起酒瓶，闻闻味道。

是啊　你这酒醒的时间还真长

你真好玩儿

早晨就把桌子摆好了

酒瓶也打开了

而现在你却

既不肯吃也不肯喝

他

这是瓶好酒

女孩

当然

他

不是很贵

但是很好

女孩

你一直喝这酒吗

他

是啊　经常喝

女孩

你懂酒

他

懂得不多

静场。

你呢

女孩

只懂一点儿

静场。

但我喜欢喝

她用欢快的语气说。

而且我还真想喝点儿呢

她往酒杯里倒了一点儿酒，拿着杯子走到沙发前，在他怀里坐下。他用一只手搂住她。她尝了一口酒。

非常好喝

他

是好喝吧

女孩

喝了口酒。

是的

好喝

静场。她注视着他，把酒杯递给他。

你要喝点吗

他摇摇头。

不喝

静场。

为什么不喝

他

不喝

拉长着声音。

女孩

你怎么了

她把酒杯拿了回来。

他

没什么

女孩

我看得出来是有什么

他

没有

拉长着声音。

女孩

告诉我啊

他叹了口气。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他

没什么

女孩

我看得出来是有什么

他

有点儿厌烦地。

没什么

女孩

你生气是因为当时我不在吗

他

不是生气

女孩

但是不高兴

他

是的　是的

静场。

有一点儿

女孩

为了他不高兴

他

那天晚上

为什么我们要到那里去

女孩

我们还能到哪里去

他

绝望地说。

哦　好吧

静场。

女孩

我真傻

静场。

我知道我很傻

他叹了口气。静场。

他

若有所思地说。

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

女孩

我可以躺在你身边吗

他点点头。女孩把酒杯放在地板上，在他身边躺下来。他没动，她又坐起身来。

哦　好吧

他

请

再躺下来吧

女孩重新躺下身来。他们拥抱着彼此。他们就这样躺了一会儿，然后她坐起身来。

女孩

我刚想起来

我饿了

她推推他。

来吧

起来

别闹了

他坐起身来。女孩站起身，拿起酒杯，走到桌前放下。她拿起酒瓶，往自己的杯子里又倒了一点儿酒，然后往另一个杯子里也倒了一点儿。她在桌旁坐下。

女孩

把目光转向他。

来啊

他缓缓坐起身来，又缓缓走到桌旁，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她举起酒杯。

干杯

他也举起酒杯。他们喝了口酒。静场。

你这么早就把桌子

摆好了

因为今天早晨你一定

走得很早

你真好玩

他

我没有摆过桌子

女孩

别胡说了

我害怕

他

目光直直地看着她。

我一直在想念你

女孩

低头看着桌子。

我也想念你

我也一直在想念你

静场。

可我不喜欢这儿

静场。

我有点儿害怕

他

注视着她说。

你害怕

静场。他们又喝了口酒。她自厨房门上，没有关上身后的门。她把目光转向他们两人坐着的桌旁，但仿若没有看到他们。她走到窗前，站在那儿注视着窗外。而他和女孩注视着彼此，然后他们垂下头看着桌子。静场。

她

不　　我不能这么想

静场。

我不能再这样等待他了

因为他不会回来的

摆了两个人的餐具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只有孤单一人

我应该孤单一人

女孩看看她，又看看他，然后继续注视着她。她转过身，注视着女孩，然后又回转身看着窗外。

而现在他很快就会回来了

他怎么会不回来呢

他一定会回来的

我不想一个人吃饭

他很快就会回来了

我不应该把酒打开的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而且他为什么还不回来

我应该孤单一人

我应该永远都孤单一人

她转过身，注视着他们两人坐着的桌旁。她开始在房间里游走着，绝望地说。

现在他该回来了

我不知道

该怎么办

我什么也不知道

现在我必须得吃点儿东西了

我一定得做点儿什么

我不明白为什么

他会这么晚

他为什么还不回来

他为什么就这样去了

就像是死了

他为什么还不回来

她走到桌旁，拿起酒瓶。他和女孩都垂头看着桌子。她举起酒瓶，给他们两人都倒了些酒。

现在酒倒好了

吃的也该

上桌了

然后

缓缓开始浅吟低唱。

他一定就会回来了

自我嘲讽地。

因为我坚强伟大又聪明

现在他很快就会回来了

回到他的姑娘身边

依然浅吟低唱着。

他很快就会回到他的姑娘身边了

回到　回到他的姑娘身边

回到他的姑娘身边

现在他很快就会回来了

她把酒瓶放回桌上。另外两人彼此对视了一眼，然后又垂头看着桌子。她再次开始在房间里游走着。静场。

现在他很快就会回来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吃饭了

我不喜欢一个人吃饭

吃起来不香

她把目光转向桌子。

我知道他会回来的

我听到他的声音了

她向前门走去，站在那儿注视着它。

我听到他的声音了

他一定会回到我身边的

我知道他会的

她走回到桌旁，先是看看女孩，然后看看他。

你想吃点儿东西吗

他们依然垂头看着桌子。静场。她拿起酒瓶，先是看看女孩，然后看看他。

再来点酒吗

女孩站起身来，注视着他。她把酒瓶放回到桌子上。

不再来点儿酒吗

不再来点儿酒吗

她浅吟低唱着。

你不再来点儿酒吗

不再来点儿酒吗

女孩

注视着他。

来啊

他注视着女孩。

她

走到前门旁。

现在他很快就会回来了

我听到他的声音了

再次开始在房间里游走着。

我听到他说话的声音了

而且我

缓缓开始浅吟低唱。

已经摆好了

两个人的餐具

所以现在他一定很快就会回来的

依然浅吟低唱着。

现在他一定很快就会回来的

回到他的姑娘身边

回到　回到 回到

回到他的姑娘身边

女孩

站在那儿注视着他。

我要走了

他

把目光从桌子转向她。

不　不要走

求你了

不要走

我一直在想念你

静场。他绝望地说。

不要离开我

你说过

你不会离开我的

她

走到电话旁。

至少他可能会打电话给我

他这么晚回来

应该打电话给我

她拿起听筒，站在那儿注视着它。

女孩

注视着他。

我们该走了

他点点头。

那来啊

她

现在他随时都可能会打电话的

可是那我就该把听筒放回去

不然他怎么

打电话给我呢

自我嘲笑地。

天哪　你可真傻

她摇摇头。

我一定是疯了

她又笑了起来。

女孩

那来啊

你不走的话我走了

他

站起身来。

不要走

绝望地看着她。

不要离开我

我一直在想念你

只要你不在

我就非常想念你

不要离开我

绝望地说。

不要离开我

他走到女孩身边，紧紧地拥抱着她。

她

走到桌旁。

现在我们很快就可以吃饭了

他随时都会回来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吃饭了

我都听到他说话的声音了

所以他很快就会回来了

他很快就会回到他的姑娘身边了

然后我们很快就可以吃饭了

她站在那儿，注视着桌子。

我最好去把吃的拿出来

静场。

我这就去

她自厨房门下，没有关上身后的门。女孩挣脱开来，退后两步，注视着他。

女孩

害怕地说。

来　我们走吧

他

不要离开我

女孩

那我们走吧

他垂头看着地板。静场。

怎么了

女孩走到前门旁，转身对他说。

我们走吧

他

注视着女孩。

不要离开我

我一直在想念你

他绝望地说。

不要走

女孩

站在那儿注视着他。

来

我们走吧

他走到桌旁，拿起自己的酒杯，一口喝干，然后放下，站在那儿垂头看着桌子。然后他又举起酒杯，站在那儿注视着杯子，轻轻地碰碰它，然后又把它放下。他拿起一只碟子，注视着它，然后又把它放下。他就这么站在那儿垂头看着桌子。女孩依然在注视着他，绝望地说。

来吧

她自厨房门上，走到桌旁，站在他身边，拿起酒瓶。

她

注视着女孩。

他一直说这酒很好

她往他的酒杯里倒了点儿酒，又往另一个杯子里也倒了一点儿。她拿起另一个酒杯，喝了口酒。然后她把杯子举在身前，注视着它。

这么古老美丽的酒杯

非常美丽的酒杯

我以前很少用

这些酒杯

可它们真美

非常非常美丽

注视着他。

这些杯子当然古老又美丽

非常非常美丽

他依然垂头看着桌子。然后他拿起自己的酒杯，举起来，注视着。静场。

他

注视着酒杯。悲伤地说。

是啊

这些酒杯非常美丽

她的脸上绽开一个大大的笑容，放下了酒杯。而他依然拿着酒杯站在那儿。她走到窗前，拿起那张照片，扫了一眼，然后又把它放回到窗台上。她转过身，注视着房间。他放下酒杯，站在那儿垂头看着桌子。她垂头看着地板，低低地说。

她

可是现在他该回来了

他怎么还不回来

他该回来了

女孩走过去打开前门。

女孩

转过身来，注视着他。

现在你一定要来了

她

欢快又乐观地。

这些酒杯非常美丽

哦　是的

可是以前

很少用

以前很少用

也许我们该多用用

女孩

注视着他。

现在你一定要来了

来啊

女孩走到前厅里，没有关上身后的门。

她

我应该多用用

这些酒杯

这么美丽的酒杯

非常非常美丽

他向着前门的方向往前走了两步，又停住了。她走到桌旁，他站在那儿注视着她。她拿起自己的酒杯，但酒杯从手中滑了出去，落在地板上摔碎了。她注视着他，笑了起来。

这也难免

她弯腰注视着那些碎片，拣起了几片。

也许还能修

她向着他微笑了。

他妈的

这些杯子我几乎都没用过

而好不容易

用了这么一回

我还把它打碎了

不过我还有好几个呢

她又把碎片放回到地板上，直起身来。

他

注视着她，安慰地说。

一切都会被打碎的

或迟或早

女孩

现在你一定要来了

我要走了

他

冲着门厅说。

不要走

我来了

她

我已经摆好了两个人的餐具

现在碎了一个杯子

我最好再去拿一个

她冲进厨房，下。

女孩

现在你一定要来了

他走到门厅里，关上身后的门。静场。她手拿一只酒杯，自厨房门上。她走到桌旁，把酒杯放下，然后往前走了两步，再次注视着桌子。静场。

她

现在桌子已经摆好了

还有最好的酒杯

古老又美丽的酒杯

他一直都

最喜欢的

他自己这么说的

非常美丽的酒杯

静场。

可现在我很快就能吃饭了

他也很快就会回来了

可他不会回来的

我知道

可这些酒杯很美

非常美丽的酒杯

而我就在我的东西中间

我很快乐

在我的东西们之中

她走到桌旁，拿起一只碟子，站在那儿注视着它。静场。她把碟子放下，摞在另一只碟子上，然后又把刀叉摞在上面，捧起它们自厨房门下。光渐暗，直至暗场。

III

暗场。光渐起。她坐在桌旁，面前摆着一杯酒。桌子中央放着一瓶酒，在她对面的桌子上摆着满满一杯酒。桌旁的地板上，酒杯的碎片依然还在。

她

注视着在想象中坐在桌子对面的他，尽管那里空无一人。

我很高兴你回来了

我一直都在等待着你

她喝了口酒。

我做好了晚饭

又买了酒

你最喜欢的酒

她笑了起来。

我甚至摆好了桌子

摆好了最好的酒杯

那些古老美丽的酒杯

拿起自己的酒杯，注视着他。

非常美丽的酒杯

可你没有来

所以我只好

自己吃饭

她笑了起来。

就是这样

笑了起来。

是啊　这也难免

她注视着他。

可我知道你会回来的

静场。

可你为什么这么晚呢

回答我啊

你为什么这么晚

亲爱的

回答我

她凝视着他。静场。

我想你一定很忙吧

是啊　你一直都

很忙

开心地说。

可我很高兴你回来了

仿佛在说悄悄话般地。

告诉你吧

我不喜欢

一个人吃饭

不过这你也知道

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不喜欢

一个人吃饭

她又喝了口酒。

这些我不用

告诉你

说我不喜欢一个人吃饭

这你知道得很清楚

静场。

有酒喝真好

她放下酒杯，站起身来，向着窗的方向走了两步。她举起左臂，

看了看手表。

他真的该回来了

他实在是太晚了

她注视着前门，然后走到电话旁，拿起听筒，站在那儿注视着它，然后又放了回去。

他真的该回来了

现在他一定很快就会回来了

如果他不回来

至少也该打个电话给我

这很简单

他至少也该打个电话给我

她走到沙发前，在左边角落坐下，斜倚在扶手上。

现在他一定很快就会回来了

缓缓开始浅吟低唱。

回到他的姑娘身边

现在他一定很快就会回来了

她不唱了，拿起靠垫放在腿上，开心地把它抱在胸前。

可我很快乐

和我的东西们在一起

我就在这些日常之中

我就在这些不变的东西之中

我的东西们永远都不会变的

她笑了起来。

而且是我把它们联系起来的

我又那么聪明

我非常聪明

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最快乐

我想要一个人

所以他一定会回来的

缓缓开始浅吟低唱，在胸前摇晃着靠垫。

所以他一定会回来的

回到他的姑娘身边

现在他一定很快就会回来了

他一定会回来的

他一定会回到他的姑娘身边来的

他的姑娘身边

回到他的姑娘身边

来吧来吧来吧

回到他的姑娘身边

脚步声传来，来处模糊。她依然浅吟低唱着，在胸前摇晃着靠垫。

来吧

现在他一定很快就会回来了

回到他的姑娘身边

他一定会回到他的姑娘身边来的

他自厨房门上，身穿浴袍。她注视着他，放下靠垫，站起身来，对他微笑了。

原来你在这儿

我一直在等待着你

可你终于来了

就像以前一样

原来你在这儿

她冲到他身边，用双臂拥抱着他。

我知道你会回来的

我知道

若有所思地说。

哦　也许你一直就在这儿

也许只是我以为

你走了

可是原来你在啊

她把他抱得更紧些，吻着他的面颊，又拉起他的手。

来吧　我们吃饭吧

她拉着他往桌子的方向走，注视着他。

你怎么耽误了这么久

他

我没耽误

她

可你回来得这么晚

他

你在说什么

她

放开他的手。

你去了那么久

可现在你回来了

你去了

就像是死了

我就坐在这儿等待着

等啊等啊

我坐在这儿等待着

等啊等啊

生命就是等待

她笑了起来。

这话说得可真聪明

我都不会思考了

她带着询问的神色看着他。

生命就是等待　不是吗

人们坐在自己的房间里

坐在自己的房子里

在自己的房间里

他们就坐在那儿等待着

在他们的东西们之中

在东西们带来的安全感之中

他们就坐在那儿等待着

在天空下他们自己的房子里

坐在那儿等待着

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

在他们自己的房子里

在他们的东西们之中

他们的生活就是等待

然后他们就不再等待了

静场。她带着询问的神色看着他。

可东西们还在

她笑了起来，依然注视着他。

因为生命就是等待

她对他微笑了。

我真聪明不是吗

他站在那儿注视着她。她注视着他说。

你明白的

生命就是等待

活着就是等待

她笑了起来。

我真是聪明极了不是吗

她又笑了起来。

而且是我把这一切联系起来的

静场。

是啊　我真聪明

再次静场。

在他们的房子里人们等待着

在云下面在雨下面

在土地上

在他们的东西们之中

在天空下

而且他们忙这忙那

因为他们不愿意总是等待

可他们的确是在等待

等待

他们所做的一切

就只有等待

她注视着他。

我真聪明不是吗

她缓缓开始浅吟低唱。

坚强伟大又聪明

非常非常聪明

是我把这一切联系起来的

我在等待

我非常非常聪明

他站在那儿垂头看着地板，然后走到前门旁，打开门，站在门口。

他

注视着她。

生命就是等待

她点点头。

等待什么呢

她

冲着他笑了起来。

没有人知道

真傻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在等待

他转身背对着她。静场。

是你把这一切联系起来的

静场。

他

冲着门厅的方向说。

我来了

她

注视着他，害怕地说。

你在跟谁说话

他回转身，注视着她，然后垂头看着地板。

女孩

自门厅里说。

现在你一定要来了

他

冲着门厅的方向说。

不要离开我

等等我

我不能孤单一人

你一定要等等我

她

注视着他，微笑了。

你终于回来了

我一直在等待着你

我不想孤单一人

我不能孤单一人

我做不到

孤单一人

我不能再这么等待下去了

我不能就这么一直等待着

生命就是等待

这太痛苦了

然后就不再等待了

静场。她带着询问的语气说。

生命是这样的吗

自我嘲讽地。

我可真会思考啊

她开始笑了起来。

我可真聪明

静场。

而东西们还是会在那里

即使没有什么把它们联系起来

女孩

来吧

他自门厅下，关上了身后的门。她走过去坐在桌旁，拿起酒杯，坐在那儿注视着它，然后喝了一口酒。

她

自顾自微笑起来。

我很聪明

而且酒也很好喝

她又开始笑了起来。

酒应该和别人一起喝

她注视着想象中的他。静场。

不是吗

酒应该和别人一起喝

你和我

我们应该一起喝这酒

你和我

当我们等待的时候

我们一起喝这酒

真的

我真聪明

静场。

可你为什么这么晚呢

你为什么不回来

静场。她站起身来，注视着想象中的他。

不　你不能这么快就走

你一定要留下来和我在一起

你不能走

不

不

不要走

她突然垂下头，放下酒杯，下定决心说。

我一定要振作起来

我只有一个人

这里没有别人

从来也没有别人

我只有孤单一人

而他已经去了

就像是死了

我只有一个人

她开心地说。

我和我的东西们

静场。

他已经不再等待了

或许他还在等待

但已经不是在等待我了

我只有

缓缓开始浅吟低唱。

一个人

孤单一人

可是我坚强伟大又聪明

而且我会思考

是我把这一切联系起来的

依然浅吟低唱着。

而且我从不孤单一人

我可以孤单一人

我一个人很快乐

我可以等待

生命就是等待

除了等待我什么也不是

她轻笑了一声。

我一个人很快乐

我不是孤单一人

她站起身来，走到橱柜前，拿起一张照片，注视着它。

我很快乐

我在日常之中

又把照片放了回去。

在我的东西们之中

她走到沙发旁，在左边角落坐下，斜倚着扶手。她注视着沙发的另一个角落。

你在吗

静场。她的脸上绽开一个大大的微笑。

是啊　原来你在

你当然在

你就在这里

她笑了起来，笑声渐响，继而轻柔了，然后又大声了起来。光渐暗，直至暗场。她的笑声停止了。剧终。

2015 年夏　初稿

2015 年冬　定稿

秋之梦

Dream of Autumn

人物

男人

女人

母亲

父亲

格蕾

广大的教堂墓园中的一隅。晚秋。雨才住。黑色的树们。有些叶子还残留在树上，有些已经落了。一条砾石小径。一条油漆已剥落的，饱经风霜的长凳。**男人**沿着砾石小径走来，继而踏下小径走向一块墓碑。他读着墓碑上铭刻的文字，伫立在那里注视了一会儿，然后走向另一块墓碑，读着碑文，也伫立了一会儿。然后他走回小径，一直走到长凳前坐了下来。他抬起头，脸上泪痕依稀。他把外套裹紧些，低头注视着湿漉漉的石子。他站起身，张开嘴，似乎想要说些什么，却又旋即无言了。他就这么僵直地站了一会儿，然后紧紧闭上嘴唇和双眼，一阵痛苦的表情掠过他的脸庞。他睁开双眼，冷冷斜睨着这世界。与此同时，**女人**上。她看见了他，却不想让他看见她。她站在那儿，进退维谷，犹豫不决。而他其实几乎都没注意到她。她低下了头。他回身在长凳上坐下，有点儿为自己刚才的动作而害臊，又有点儿为了有人打扰而烦恼。然后他仔细地看了看她，认出了她是谁。

男人

（带着真诚的讶异。）

真的是你吗

女人

（羞怯地。）

是啊

好像是我

（她低下头，用一只脚踢着碎石子。）

男人

（站起身来，注视着她。）

你居然会在这儿

我居然会碰见你

在这儿

这时候

我真不敢相信

（她依然低着头站在那儿。）

这太好了

我们已经很久

没见面了

女人

（矜持地说。）

是啊

（长长的静场。）

男人

我不知道你

到镇上来了

女人

（轻笑着。）

我只是顺道来的

男人

这太好了

女人

只待几天

男人

是吗　真没想到

女人

是啊

（短暂静场。）

男人

真奇怪

我们会是

这样见面的

是啊

在教堂的墓地里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我们从来没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低下了头。他们两人都低着头站在那儿。静场。）

女人

（抬起头注视着他，轻笑了。）

是啊　可我们就这样见面了

男人

（轻笑着。）

真奇怪

（他低头看看长凳。）

我只是坐在这儿

我

你看见了

就我一个人

在黑色的秋天里

女人

坐在这儿想着

男人

想啊想啊

我只是坐在这儿哀悼

也许

女人

你是在感受这一切

男人

（突兀地说。）

是的　我想是的

（长长的静场。他在长凳的一头坐下来，注视着依然低头站在那里的她。她又开始用一只脚小心翼翼地踢着碎石子。）

你为什么不坐下呢

就一会儿

你有时间吗

（赶紧又说。）

或者也许你没时间

也许你还有事儿

也许你赶时间

不管怎么说又见到你真好

我都这么久

没见到你了

真没想到

突然你就出现了

我本来就只是一个人坐在这儿

怎么想得到

突然

你就出现了

女人

我坐一会儿吧

（她走过来在长凳的另一头坐下。他们羞怯地彼此对视了一眼，然后又都低下头。静场。）

男人

（羞怯地注视她。）

真没想到

女人

是啊

其实我到镇上来的路上

还想到过你呢

不过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短暂静场。）

因为我们一直都

没怎么

联系

我们都这么久

没见面了

（静场。）

你也经常

这么游荡吗

（轻笑着。）

在教堂的墓地里

（短暂静场。）

夏天的时候

会有很多人来

但是现在

是秋天

人很少

这么黑

又下着雨

男人

是啊　现在几乎没什么人

是秋天

又下着雨

女人

（注视着他，微笑了。）

你知道

（拖着长音说，低下了头。）

你知道

（拖着长音说，注视着他。）

你知道

我到镇上来的时候

昨天

在飞机上

有一个

是啊　有一个小孩儿说

就在飞机上

在我们高高地飞在天上的时候

“我们看不到鸟了”

这话可真奇怪你不觉得吗

（他点点头。

她赶紧又说。）

还有一次

我正跟一个小女孩儿说话

她大概才两岁

她给我看她的洋娃娃

我说这洋娃娃真好看

我问她洋娃娃叫什么名字

她说洋娃娃叫艾米丽

我说这名字真好听

你知道她说什么吗

她说所有好听的名字都是悲伤的

（她边说边深深地低下了头。然后她又抬起头，歪头看看他，正好他也很快地瞥了她一眼。然后，他们对彼此微笑了。）

男人

说得真好

（短暂静场。）

女人

他们话真多

小孩子们

他们总是能

轻而易举地

说出真相

（静场。）

男人

你还没有孩子

（女人摇摇头，低下了头。）

你还是一个人住吗

（她点点头。）

女人

那你还是跟

你太太

和儿子一起住

男人

是啊

（静场。他们彼此对视了一眼，又低下了头。）

女人

可你为什么坐在这儿呢

男人

我就只是坐在这儿而已

女人

你经常来这儿吗

男人

也不那么经常

其实很少

只是偶尔来

女人

你不是住得离这儿

很远吗

男人

是有点儿远

不过也还好

（静场。）

你是路过

还是特意到这儿来的

女人

我只是想散散步

走着走着就到这儿来了

男人

是吗

（短暂静场。）

我想有时候是会这样

我也是

女人

那你不是经常到这儿来了

男人

有时候会来

因为这地方我以前来过

不过也不经常来

女人

真奇怪不是吗

我们会在这儿见面

（他点点头。静场。）

男人

你好吗

女人

很好　谢谢

男人

我是说真的

女人

还好

我还好

一切都还好

（带着点儿绝望说。）

我不知道

你呢

男人

一切都还好

（女人坐立不安，似乎想站起来。

男人略显焦急地问。）

你要走了吗

女人

不　不是

男人

你没别的事儿

（她摇摇头。）

女人

（注视着他。）

你知道

男人

（期盼地说。）

什么

女人

不　没什么

男人

告诉我

女人

你知道

我在想什么吗

我在想也许我来到这儿

来到这个墓地

就是为了来与你相遇的

我的意思是说

也许就是如此

（他们注视着彼此，不由自主地相互吸引，却又竭力压抑着。终于，他们敞开心扉对彼此微笑了，却又旋即变回了原来那个羞怯的自己。）

也许

那

你是为什么到这儿来的呢

男人

也许就是为了与你相遇的

也许就是如此

（他轻笑着，注视着她。）

谁知道呢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我不知道

（真诚地注视着她说。）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

我

（他注视着她。）

我其实还想到了你呢

到这儿来之前

真的

可是

（低下了头。）

以前

我也来过

你却没有来

女人

（有点开心地问。）

真的吗

男人

（拖长着声音说。）

真的

（两个人都低下了头，然后稍微侧头避开对方，躲藏在自己小小的私密世界里。

然后他注视着她说。）

你来之前觉得我可能会在这儿吗

（她摇摇头。）

没有

（她又摇摇头。）

女人

或者

也许　是的

我想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的

我没有想得

那么清楚

不过

从某种程度上说

我想我是

（轻笑着。）

不管怎么说

喔　想到一个我知道你可能会在的地方来

男人

但是你没想到

我真的会在这儿

女人

没有

男人

我也

一样

偶尔

不是经常如此

可是偶尔

我会想你

真的

女人

我也

想你

（静场。突然他向她伸出手，她也向他伸出手。他们快速而轻柔地爱抚了一下彼此的手指，旋即又都把手收了回去。他们就这么心事重重地低头坐在那儿。男人站起身来，转身背对着她，环视着四周的墓碑。然后他走到先前看过的一块墓碑前，站在那儿注视着它。她注视着他说。）

你在看

墓碑上写的字吗

男人

（转身向着她，有点儿犹疑地说。）

是啊

（短暂静场。）

每个来

墓地的人都会看

不是吗

女人

我正想

这么说呢

我想每个人都会看

反正我会

（男人点点头。她站起身来，注视着他。）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

要有墓碑吧

也许

这样我们就可以走走看看

它们上面都写了些什么

想想那些去世了的人

都是什么样

男人

我想墓碑是为了

让上帝

记住是谁躺在那儿

女人

你知道

（他注视着她。他们向彼此走近些。）

你知道
是的　所有那些死去的人们
是的　那些数不尽的
死去的人们
（她注视着他。）
你知道
是啊　每当我去到一个城市
每当我站在高处眺望着整个城市
是啊
然后我看着一幢又一幢的房子
我想着那些正生活在房子里的人们
那些正在那里生活
在那里工作着的人们
是啊　也许再过几年
他们就都不复存在了
很快他们就都会消失了
然后就会有新的人们来生活在那里
在那些房子里
在那些街道上
一点一点地所有的人都会被其他的人
所取代
所有的人都会被取代
我就是这么想的
想想看
一个世纪以前

也许甚至还没那么久
那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们
生活在这个城市里
走在那些街道上
可城市始终在那儿
房子们也始终在那儿

男人

是啊
这就是为什么
我想
我这么的
喜欢老房子
从某种程度上说
不管怎样
它们都在呵护着那些曾经在这里生活过
而此刻已不复存在的人们
（注视着她，笑着说。）
生活就是如此
（急促地说。）
你知道我
以前有过几幢老房子

女人

（询问地说。）
是吗

男人

是啊

可是我不会打理

我跟我的这些老房子相处得

不好

我没把它们打理好

所以我就搬家了

把它们卖了

女人

是你把它们卖了

男人

是的

好吧　是我和太太一起把它们卖了

（静场。）

女人

（穿过舞台走到他身边，也读了读他面前墓碑上的文字。注视着他说。）

桃乐丝·冯·奥伯斯特菲尔德

1876—1903

（他走到下一块墓碑前，她跟过去，念道。）

科纳特·耶尔米兰德

1959—1982

（他们彼此对视，然后低下头。她注视着他说。）

你认识他吗

（他摇摇头。）

躺在这墓地里的人们

有你认识的吗

男人

是的

女人

（询问地说。）

有好几个

男人

是的

（短暂静场。）

是啊　有好几个

可是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女人

不想说就不要说

（他摇摇头。她走到他身边，把双手插到他的臂弯下。他们对彼此微笑着。）

男人

（几乎是开玩笑地说。）

我们该找个地方

单独待会儿吗

女人

（佯作讶异，轻笑着说。）

单独待会儿

是啊

也许

可以去我酒店房间

很荣幸

（他们彼此注视着，微笑着。静场。她斜睨着他说。）

是啊　也许可以

男人

啊

我怎么能说这种话呢

女人

（抬起头注视着他，有点开心地。

带着点儿挑逗意味地说。）

那你想去吗

（静场。）

男人

是的　也许是的

女人

不　说真的

男人

（带着点儿挑逗意味地说。）

我一直都想的

不是吗

女人

那你那时候

为什么没告诉过我

以前

我是说

男人

我怎么能说这种话呢

不是吗

女人

可是现在你想吗

（她把手臂抽了回来。）

男人

（真诚地说。）

我想你

经常想你

真的

女人

是吗

（短暂静场。）

你知道

是啊　我真的想过

也许会遇见你

当我出门的时候

真的

我非常清楚地

这么想过

我知道我会遇见你的

真奇妙不是吗

（男人点点头。）

太奇妙了

男人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吗

（他直视着她的眼睛，她点点头。）

当我站在那儿看着那些墓碑的时候

你来之前

就是那块写着

什么

冯·奥伯斯特菲尔德的

那时我在想你

真是太奇妙了

我就这么站在那儿想念着你

（饱含激情地说。）

我们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见面了

然后我们就在这里相遇了

在这黑色的秋天里

在教堂的墓地里

而刚刚我才

站在那儿想着你

思念着你

（女人从他身边走开一点儿，又停下了脚步。）

很多时候

在黑夜里

当我躺在床上

或者沙发上的时候

我感觉得到你就在那儿

这听上去像是疯了

可是真的是这样

也许

不是经常如此

不是此刻

可是有时候

真的好像你就躺在我的身边

而我紧紧地拥抱着你

是真的

我常常会想

你是不是也感觉得到

好像就躺在我的身边

我的意思是说

（她点点头。）

你也一样

女人

是的

（静场。）

男人

（向她走近一点。）

但这很可能只是感觉吧

是我们幻想出来的

如果我们

（注视着她。）

你和我

真的在一起了

这一切也就消失了

剩下的只有

烦恼和争吵

几年以后

我们也就不会再在一起了

我们会渐行渐远

不管怎么说

我们　也像其他人一样

生活就是

如此

女人

也许是的

男人

是啊

女人

（有点儿悲伤地说。）

生活就是

如此

的确如此

男人

也许是的

女人

我可以摸摸你吗

（他点点头。她走过来，小心翼翼地触摸着他的手。他们注视着彼此。）

真好

真的

（他点点头。）

我仿佛感到一种冲动

在身体里流过

男人

我也是

（她继续小心翼翼地爱抚着他的手。）

可是我想我们不能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她把手拿开。他伸出手去拉住了她的手，就这么握着她的手站在那儿。）

可是

（短暂静场。）

我想我们不能

而且很快我们还会

想要

和对方上床

这很重要吗

上床

女人

从某种程度上说

是的

男人

我可以跟任何人上床

我

可以只是为了性而上床

女人

可那不一样

男人

是啊　当然不一样

女人

因为爱的确是存在的

男人

（几乎是绝望地说。）

也许是的

（短暂静场。）

可是爱

从某种程度上说

只关注

自身

爱里没有悲悯

没有

所以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想去爱

我想我抗拒爱

爱

会让父亲抛弃孩子

我抗拒它

女人

（环顾四周。他们此时依然握着彼此的手站在那儿。）

而我们终将死去　不是吗

（他们拥抱了，小心翼翼地把彼此紧拥在怀里，越来越紧。他们就这么站了一会儿。然后他们放开彼此，拉开一点距离。他注视着她。）

我没有孩子

我没有丈夫

我只有孤单一人

男人

你知道我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女人

（羞怯地看着他。）

我们一定要在一起

我们都深知这一点

很久很久了

一定不可以让时光虚度

我们已经彼此想念很久了

可我们谁也不敢

承认

（静场。她无法压抑自己，继续说下去。）

这太危险了

也许

可我们的感觉是一样的

我也经常

觉得

好像你就躺在我的身边

或者我就躺在你的身边

即使当时你并不在那里

你也就在那里

我感觉得到你

我知道你就在那里

所以

真的是这样

真的

男人

也许是的

（他走过去在长凳上坐下来。**女人**在原地伫立了一会儿，然后沿着砾石小径开始走远。静场。他坐在那里低头注视着地面，然后抬起头注视着她说。）

突然之间我觉得如此空虚

好像对一切都厌倦了

那么空虚

那么麻木

这就是我的感觉

（静场。她开始在砾石小径上徘徊。）

女人

（转身对他说。）

可是刚才你就这么坐在这儿

哭泣着

我看见了

我看见你在哭泣

独自一人

男人

这什么也说明不了

生活就是如此

这又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他站起身来，向她走过去。）

我想告诉你

我无法

（咄咄逼人地。）

承受

这些感觉

感觉

感觉

他妈的感觉

我痛恨感觉

女人

而且当然你还有

家庭

妻子

孩子

男人

是的　是的

女人

然后你就坐在这儿

哭泣

独自一人

男人

（无奈地。）

不

（短暂静场。）

不　我没有坐在这儿哭泣

女人

（自顾自继续说道。）

你和你所谓的

爱

坐在这儿哭泣

男人

我和我所谓的

爱

坐在这儿哭泣

是啊　的确如此

（短暂静场。

嘲讽地说。）

爱与死

惟有爱与死

女人

所以生活会继续

那些城市里的房子和街道

可能会挤满了人

人们可能会死去

带着恐惧痛苦和绝望

人们可能会

紧紧依偎

带着恐惧痛苦和欢乐

而新生的小小人儿们

谈论着

好听的名字总是悲伤的

他们会诞生

带着恐惧痛苦和绝望

而每一个角落

那个我们

称之为爱的东西

会

如此令人愤怒地莫名难解

难以言说

可是它就在那儿

是啊　我们是如此清晰地感觉到它

因为它是爱

我们就在

这里　我们是如此的
孤独
而又紧紧地在一起
我们知道
我们都知道
也许这就是爱
也许
就是它拯救了
那些死去的人们

男人

上帝的爱

女人

我不知道什么是上帝的爱
可是或者也许
也许就是上帝的爱
也许的确如此

男人

可的确是我们心中的上帝
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
拯救了那些死去的人们

女人

也许就是这样
（想了一想。）
还是或许
是那些新生的孩子们

拯救了那些死去的人们

男人

可当然这只是言语而已

只是宣之于口而已

所有这些言语

都只是宣之于口而已

的确如此

女人

是啊　的确如此

（短暂静场。）

可是那些死去的人们

是的　他们就在这儿

他们就躺在这儿而且

男人

（手指着墓碑自顾自继续说道。）

但这不只是言语而已

他们曾经生活过

而此刻他们就躺在这儿

此刻他们已经死去了

此刻他们大部分人

已经什么也没剩下了

（短暂静场。）

他们什么也不是

什么也不是

后来来了两个人

他们

不管是带着怎样的心情来到这里

悲伤或是骄傲

当然会是如此

是啊　这两个人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注视着墓碑。）

也许曾经有一个男人占有了

那个女人的母亲

在墓地里

甚至

她也许就是在这个墓地里

被怀上的

女人

在墓地里

是吗

男人

是啊　也许就是在一个墓地里

一个漆黑的夜里

在一个墓地里

就像这个墓地一样

她的母亲被占有了

也许他就紧紧地压在她身上

绝望地

拉开她的双臂

她尖叫着

带着恐惧
带着欢乐
当他紧紧压在她身上的时候
他把她放倒在地上
他紧紧地压在她身上
他把她的裙子掀起来
也许她就是这么
被怀上的
那个现在躺在这里的女人
（他指着墓碑。）
而现在她什么也没
剩下
看她的墓碑
而曾经一度
她呻吟过尖叫过
你能听到她是怎么
呻吟过尖叫过的吗
占有我吧
紧紧地占有我吧
占有我吧
她尖叫着
（短暂静场。）

女人

也许
（微笑了。）

你是对的

男人

而他

（注视着另一块墓碑，指着它说。）

他也许是

一对从家里出逃的

年轻男女

所孕育的

女人

（咯咯笑着。）

从家里出逃的

是吗

男人

是啊　从家里

逃到一个幼儿园

就在一幢老房子里

离这儿不远

他们可能

就是逃到了这里

女人

可这是

男人

（自顾自继续说道。）

以前才会

有的事吧

你是不是想这么说

女人

我想是的

男人

也许

也是也不是

（静场。他又指着另一块墓碑说。）

也或许

也或许他是这么被孕育的

来回搞了半天之后

（她大笑起来。）

是啊

已经搞了很久了

他们一直想有孩子

亲爱的父亲和亲爱的母亲

亲爱的父亲累得要命

亲爱的母亲又害怕又僵硬

但不知怎么的

他们终于搞成了

在努力了这么久之后

他就是这么被孕育的

阿姨们叔叔们祖父母们

还有不管其他什么人

眼看着亲爱的母亲开始

肚子越来越大

他们高兴极了

高兴极了

但是大家也都有点儿不好意思

因为他们知道亲爱的母亲都搞了些什么

才能怀孕的

他们想过的

他们想过这事儿

在他们心里最秘密的地方

想了好多次

他们想过亲爱的可敬的母亲是怎么

和亲爱的可敬的父亲

搞了些

羞于启齿的事儿

而且既然也许亲爱的可敬的父亲

其实根本

一点儿也不可敬

要是真说起来的话

也许他裤子都是自己脱的呢

每次当他占有亲爱的可敬的母亲的时候

都是自己

脱的裤子

然后掏出自己那个硬硬的家伙

想让她吮吸

女人

不　现在越说越不堪了

是的

你不应该什么都说出来

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

当人们

如此

口无遮拦

什么都说出来的时候

男人

的确如此

这很可怕

也很不堪

谈论性

总是这么可怕

这么不性感

女人

这么不性感

是啊

男人

是啊

性

多么不同寻常的词

上帝这个词

也一样

女人

（大笑起来。）

不　别说了

求你了

男人

我是说真的

或者尽可能说真的

可是关于性你说得

越多

也就是说

是啊　关于上帝你说得

越多

它就越是会消失不见　其实不管你说什么

最终剩下的

都只有言语而已

女人

你又来了

所有你的

这些爱啊死啊

（静场。）

男人

（注视着她说。）

我想念你

真的

女人

（注视着他说。）

我也想念你

我也是

（静场。）

男人

可这真奇妙

（短暂静场。）

我们几乎都不了解彼此

或者说我们只是以自己的方式

是啊

在了解着彼此

我们的确了解彼此

是的

是啊

女人

是啊

男人

可是那么

就常理来说

我们还是不了解彼此

而这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女人

我从来没敢想过

你会喜欢我

没有真的想过

不管怎么说

而你很可能

也没有想过

男人

我

我想念你

就是这样

我感觉得到你

当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

我感觉得到你

几乎就在我的身体里

就在我里面

从某种程度上说

经常如此

女人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说过

对彼此

说我们喜欢彼此

我们从来没有说过

男人

但是我们知道

至少我知道

不管怎么说

我也

从来没敢想过

你会喜欢我

因为我想

你有这么多的男人

而我又没什么特别的

我的意思是说

我不值得你这样

女人

她　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那个母亲

是不是叫冯·奥伯斯特菲尔德的

那个

是的　那个尖叫的女人

还有裙子什么的

再多说点儿

（她大笑起来。）

男人

好吧

（想了想。）

我说到哪儿了

她就是在这个墓地里

被占有的

也许

女人

（带着点挑逗的意味说。）

再多说点儿

说呀

男人

好吧　你可得想好了

现在说不听还来得及

女人

（做出热切的样子。）

快点儿

说呀

男人

不

女人

快点儿

求你了

男人

（接着她的话说。）

对我做

那些那个男人对那个女人做的事吧

（她咯咯笑起来。他摇摇头。）

女人

你不想吗

男人

你想吗

（她摇摇头。）

那为什么要做呢

女人

这种事总是要做的

我想

它们显示了

一种归属感

是啊

多少是这样

我想

男人

我不想对妻子不忠实

女人

（有点儿受伤地说。）

那你想要什么

男人

是啊　我不知道

女人

你不知道

男人

是啊　我不知道

（静场。）

女人

也许我想

跟你在一起

男人

是吗

女人

（点点头。）

也许

（他羞怯地低下头。静场。）

那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男人

你什么也不用说

女人

是吗　我不知道

男人

我们用不着说出来

一切就是

如此

女人

是啊

（静场。）

男人

但是你想要

我们两人

在一起

女人

你不想吗

男人

（拖长了声音说。）

想啊

女人

想吗

男人

那其他的一切

就都不重要了

女人

是啊

男人

你的工作

所有的一切

都不重要了

女人

是的　我想是这样

是的　就是这样

（**男人**叹了口气。他走到另一块墓碑前，站在那里注视着它。他把墓前的花束稍微整理了一下，拂去了几片叶子。）

所有好听的名字都是悲伤的

（**男人**又走到另外一块墓碑前，轻抚一下墓碑，然后低头注视着脚下的地面。）

我们看不到鸟了

在这里

高高地

在天上

男人

（看着碑文，念道。）

我最亲爱的你

女人

我很孤单

孤单一人

男人

（走到一个坟堆的白色十字架前，念道。）

艾达·葛琴托夫特

女人

我很孤单

男人

（注视着女人。）

而我就是

你的爱

女人

我不知道

男人

你想死去吗

女人

很多时候

（她注视着他。）

我可以告诉你

很多时候

我会想死去

我想到你

有时候我会觉得你就在那儿

有时候我会什么也

感觉不到

然后你就不在那儿了

可是很多时候你就在那儿

而我越是感觉到你就在那儿就越想死去

比感觉不到你的时候更想

男人

（走到砾石小径上，徘徊了一会儿。）

可这

（他注视着**女人**。）

实在是疯了

我们就在这里相遇了

纯属偶然

我们以前也相遇过

那然后就

是啊

（他注视着她。）

我已经结婚了

我很忠实

我有一个孩子

我想好好照顾他

女人

是的　我知道

这些我都知道

男人

我喜欢我的妻子

（短暂静场。）

我爱过她

是的

就像现在我爱你一样

女人

我很孤独

我想念你

男人

每个人都是孤独的

女人

你不是

男人

我很孤独

每个人都是孤独的

女人

每个人都是孤独的

（她开始沿着砾石小径走去，向着远离他的方向。）

男人

你要走了吗

不　不要走

女人

（转身看着他。）

来

（他向她走去，他们站在那里注视着彼此。然后他们依偎在彼此的怀里，紧紧地拥抱着对方。继而他们转过身，手拉着手背对着观众下。从背影看上去，他们两人好像都忍不住要咯咯笑起来了。紧接着他们的退场，一位年长女子上。她走进墓园，身穿丧服。这是**母亲**。她手持花环，脚步细碎。她停了一下，看着**男人**和**女人**退场的方向。）

母亲

（对他们说。）

回来啊

你不能走

不能就这么消失了

（一位年长男子身穿丧服上，这是**父亲**。他随着**母亲**走上砾石小径。）

想想我

想想你的父亲

回来

你不能就这么走了

你不能

又一次把我们忘记了

回来

回来

你不能走

（她开始全身颤抖起来，目光直视前方。**父亲**走到她身边，用一只手臂搂住她的肩膀。）

父亲

好了好了

别这么想

不是这样的

（静场。）

母亲

（注视着父亲。）

可是他

他就这么头也不回地走向了死亡

你没看到吗

你没看到发生了什么吗

他就这么走向了死亡

他就这么走向了死亡

就在我们眼前

他什么都抛弃了

抛弃了他的妻子

什么都抛弃了

他就这么头也不回地走向了死亡

他不想活了

他只想消失

他

父亲

（打断她的话。）

不　不是这样的

母亲

（不知所措地说。）

不是这样的

父亲

不　不是这样的

母亲

你看不到吗

我看得一清二楚

发生了什么一清二楚

你一定要明白

你也要看清楚

他无法面对这一切

父亲

我不明白你都在说些什么

我们到这儿来是给我母亲下葬的

她死了

所以我们才到这儿来的

母亲

可是难道你什么都不明白吗

我眼看着他走的

你的儿子

我们的儿子

他就这么走了

（她用手指着。）

从那儿走了

头也不回

（做丈夫的慢慢地牵着她走到长凳前，他们坐了下来。他把花环拿过来，就这么把花环放在膝上坐在那儿。她用双手捂住眼睛。）

父亲

不是这样的

母亲

我看见他了

（注视着**父亲**，问道。）

你没看见他吗

（她指着**男人**和**女人**消失的方向。）

我看见他朝那儿走了

我看见他消失了

你没看见他吗

父亲

不　我没看见他

（短暂静场。）

你冷静点好吗

不是这样的

你看见的那个不是他

母亲

（绝望地看着**父亲**。）

可他不是也该来了吗

这是他自己祖母的葬礼

他一定得来

父亲

我肯定他会来的

是我们来得有点儿早了

他会来的

（短暂静场。）

母亲

你觉得她也会来吗

父亲

谁

母亲

他的女朋友

他的死亡

她也会来吗

父亲

我不明白你都在说些什么

母亲

我想她会来的

父亲

是啊　是啊

（**父亲**站起身来，把花环留在长凳上，走到一块墓碑前站在那儿注视着，就是**男人**一开始看的那一块。**母亲**转向他说。）

母亲

你一定得过来

你一定得坐在我身边

你一定不能站在那儿

（父亲走了回来。）

父亲

墓碑上什么也没说

关于冯·奥伯斯特菲尔德

母亲

你不害怕吗

父亲

（摇摇头。）

不

母亲

一点儿也不

父亲

不　我不害怕

母亲

我看见他了

他跟一个女人在一起

父亲

我谁也没看见

（短暂静场。）

别害怕

他很快就会来的

他和他妻子会来的

他当然会来的

这是他自己祖母的葬礼

母亲

我看见他跟一个女人在一起

不是他妻子

父亲

是啊　是啊

（短暂静场。）

母亲

（直直地看着**父亲**。）

你不害怕吗

父亲

不

母亲

一点儿也不

父亲

不

（他叹了口气。）

母亲

（站起身来，向着**男人**和**女人**退场的方向几乎是用喊的说。）

你不来

坐下吗

就在这儿在我身边

求你了

父亲

（抓住她的手臂。）

坐下

别害怕

母亲

（注视着**父亲**。）

转身　快

看

他就在那儿

他和那个女人

父亲

（没有转身。）

快坐下

母亲

（对**父亲**说。）

你看呀

父亲

（转身看了一眼，然后回转身看着坐在长凳上的**母亲**。）

别害怕

母亲

（急促地问道。）

可是他说过

他会来的

当你给他

打电话的时候

父亲

他会来的

这是他自己祖母的

葬礼

母亲

（自我安慰着。）

他会来的

父亲

是啊　是我们来得有点儿早了

母亲

我很害怕

父亲

别害怕

好吗

母亲

我们都是老人了

我们

父亲

是啊

母亲

我害怕你也会

离我而去

（静场。）

我很害怕孤独

我也替他害怕

害怕那些即将

发生在他身上的事

（绝望地说。）

我知道他要

死去了

父亲

我们都要死去的

母亲

可时光这么快就过去了

我觉得自从我们相遇以来

好像还没过多久

（静场。）

那些时光都到哪儿去了

时光就这么过去了

一天一天

一星期一星期

一个月一个月

一年一年

它们就这样消失了

变成了一片虚空

只有虚空是不变的

而其他一切都是变幻不定的

就像云

生命就像布满云的天空

在黑暗到来之前

是的　我很害怕

他在哪儿

父亲

别害怕

等葬礼结束

你就会好的

母亲

我想这很可能是因为

我对于生活的真相想得

太少

因为

通常

一切就这样过去了

从未停留

从未经意

可是一直

其实我一直都很害怕

在内心深处

我很害怕

父亲

（无奈地说。）

是吗

（静场。）

可我们又能怎么样呢

（静场。）

你刚才看见他了

母亲

是的

父亲

肯定

母亲

肯定

（她用手指着。）

就在那儿

而且他就是跟她在一起

他的新女朋友

或者不管他把那女人叫什么

父亲

是吗

母亲

但那女人很可能不会到葬礼上来的

她不想见我们

她也从来没见过

祖母

所以为什么

她会想到

葬礼上来呢

父亲

是啊　她很可能不会来

（询问地说。）

但是他会来

他说过他会来

当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母亲

是吗

父亲

他会来的

母亲

但是那女人很可能不会来

（静场。）

她从来也没到我们家来过

那他祖母的葬礼

她很可能也

不会来

（静场。）

但是格蕾和高特

他们会来

我跟格蕾说过

父亲

她怎么说

母亲

是啊　她说她和高特

会来的

父亲

而他也说过他会来的

（短暂静场。）

是啊　他和母亲

一直都像是好朋友

他们两个

（短暂静场。）

他会来的

母亲

他说是这么说

可是不能肯定

我觉得

（静场。）

父亲

（看看表。）

是我们来得有点儿早了

母亲

是啊

（静场。

低头看着父亲。）

我很害怕

父亲

别害怕

母亲

好的　我试试

（静场。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

是啊　也许这样

最好

父亲

你是指祖母死了

是啊

母亲

是啊

（**母亲**拿起花环，放在膝上，**父亲**低下了头。远远地，**男人**和**女人**上，没穿丧服，手拉着手。）

父亲

（对**母亲**说。）

她活了很久

母亲

是啊

父亲

而我们在一起

也很久了

母亲

可时光这么快就过去了

快得令人难以置信

（**男人**和**女人**停下了脚步，站在那儿注视着彼此。然后他们紧紧地拥抱着对方。**父亲**走到一块墓碑前，站在那儿注视着它。母亲注视着**男人**和**女人**。

对**父亲**说。）

可是你看不见吗

（**父亲**没有反应，只是站在那儿看着墓碑。**母亲**站起身来，一手拿着花环。她站在那儿注视着彼此拥抱的**男人**和**女人**。然后她转身向

着**父亲**说。）

可是你看不见吗

他就站在那儿

站在那儿的就是他

他正拥抱着那个女人

（**父亲**没有抬起头。**母亲**穿过舞台走向**男人**和**女人**。她把一只手放在他肩上，摇摇他。他注视着**母亲**，惊讶地说。）

男人

怎么会是你

（**男人**和**女人**放开彼此的怀抱。）

母亲

是的

是我

（静场。）

我就在那边长凳上坐着

跟父亲一起

你没看见我们吗

（他摇摇头。）

父亲

（她朝**父亲**指指。）

就在那儿

你看见他了吗

（他点点头。）

你能抽空

来参加祖母的葬礼

太好了

男人

是啊　当然

我当然得来

（短暂静场。）

毕竟这是我自己祖母的

葬礼

母亲

我们一直坐在这儿

在长凳上

已经好一会儿了　父亲和我

我看到你站在那儿

我就想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男人

是吗

（短暂静场。）

你也

早就来了

（静场。）

是啊

（静场。）

可是你们

（他看看女人。）

以前没见过面，是吗

（**母亲**摇摇头，**女人**依然站在那儿，低着头。）

母亲

所以你不是一个人来的

男人

不　她也

一起来了

（**母亲**低下了头。短暂静场。）

你们以前没见过面

可是现在你们终于见面了

（短暂静场。）

当然你们应该早点儿见面的

可是

是啊　就是没能见着

（注视着不看他的**母亲**。）

你们本来早就该见面的

也许应该在一个开心点儿的场合

可是　是啊

母亲

不管怎么说你来了就好

（短暂静场。）

你和你祖母

你还小的时候你们多好啊

（静场。）

我们为什么不坐下呢

男人

是啊

母亲

（接着刚才的话说，用手指着。）

坐在长凳上

（**男人**看了**女人**一眼。他们对彼此微笑了。）

坐在长凳上有什么不好吗

男人

不　没有

（**母亲**穿过舞台走向长凳，在她先前坐过的地方坐下，花环放在膝上。**男人**和**女人**依然站在那儿。

对**女人**说。）

我们得坐下

女人

我想是的

母亲

（对他们说。）

是啊　快来

来吧

男人

（对**女人**说，试图说服她。）

我们得过去

母亲

请过来吧

来坐下

男人

（站在那儿注视着女人。）

你不来吗

你不跟我一起来吗

我们可以坐下

你可以坐在

我的身边

（女人犹豫着。）

来吧

母亲

是啊　来吧

求你了

你不想来吗

女人

（对男人说。）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该来

男人

来吧

女人

我不知道

男人

来吧

母亲

是啊　来吧

男人

（开始穿过舞台向长凳走去。**女人**依然站在那儿，他停下脚步，注视着她。）

你一定要跟我一起来

（**女人缓缓**向他走去，他拉起她的手。他们一起走向长凳，坐了下来。他紧挨着**母亲**坐着，她则依偎在他怀里。）

母亲

（目光直视前方。）

所以现在祖母已经去世了

（静场。）

男人

是啊　真令人难过

母亲

而且她今天就要下葬了

男人

（注视着**母亲**。）

她中风了

（**母亲**点点头。）

没有任何办法

（**母亲**摇摇头。

询问地说。）

没有

母亲

在医院他们

是的　她被送到医院去了

觉得最好

什么也不要做

就让她这么去吧

男人

是吗

母亲

他们很可能是对的

男人

中风很严重

母亲

非常严重

（短暂静场。）

是的　就是这样

（短暂静场。）

这太可怕了

当然

（静场。）

可是

（静场。）

可是她很长寿

而且她一辈子都

很健康

只是最近这几年

她的身体才渐渐不行了

所以这也是意料之中的

男人

是啊

她去世的时候

你在她身边吗

母亲

是的　我们接到了电话

那个晚上

在家里

那时候他们已经把她送到医院去了

我们马上就去了

那个晚上她就去世了

（静场。）

我们都在

你父亲和我

（当名字被提到的时候，**父亲**转过身，向长凳看去。）

一切都很突然

男人

她害怕吗

母亲

是的

我想是的

（短暂静场。）

她的意识不是很清醒

但她有感觉

她说不了话

但我肯定所有我们说的话她都听得见

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得出来

但一切都很突然

（父亲又回身开始看着那些墓碑，并且继续往前走，去看更多的墓碑。）

男人

我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静场。）

母亲

好几年前

她也

中过一次风

男人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母亲

好几年了

是啊

男人

可是那次

她好了

那次中风后她甚至自己又能

说话了

母亲

是啊

真叫人难以置信

一开始她什么话也说不了

可是练了几次之后她就

慢慢地能说了

一开始只是简单的几个词

然后就能说完整的句子了

（短暂静场。）

然后她就

几乎能

像以前一样说话了

几乎跟以前没什么两样

（注视着他。）

想想看她能恢复得这么好

即使那时候

她都

这么大年纪了

男人

（询问地说。）

但她第一次中风之后

是不能马上说话的

母亲

是啊　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只能哼哼

什么也听不懂的哼哼

男人

可是然后她就慢慢地能说话了

母亲

是啊　真叫人难以置信不是吗

（短暂静场。**母亲**摇摇头。静场。然后她短促地笑了两声。然后故作指责地说。）

所以那你

的确是

记得的

（然后语气里多了一点歉意，对他说。）

我知道你也有自己的事

我不是为了这个

可是偶尔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轻笑了一声。）

是啊　我是说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静场。）

男人

是啊　可她的葬礼我来了

不是吗

母亲

（微笑了。）

是的　当然

（短暂静场。）

可是你也该来看看我们啊

你已经很多年

没有回家了

就好像

我们还不如

死了

男人

不　我一直都想着我们应该

来看看你们的

不是为了这个

母亲

我很高兴

我们终于见到了

（讽刺地。）

你的新

妻子

男人

是啊

（静场。）

母亲

格蕾怎么样　顺便问一下

男人

（有点儿吃惊地。）

格蕾

母亲

是啊

男人

我想她很好吧

我不知道

我跟她已经

不联系了

母亲

你已经很久没跟她

联系了

男人

是啊

母亲

是啊　我想生活就是如此

男人

她一切都很好

据我所知

母亲

不久以前她

来看过我们

男人

她还会来看你们

母亲

是啊

男人

偶尔

母亲

（点点头。）

她和高特

他们会来看我们

偶尔

他们为什么不能来呢

男人

是啊　为什么不能来呢

母亲

有人聊聊天

总是好的

就像他们说的

男人

是啊

母亲

其实不久以前

她和高特

还来看过我们

是啊　不久以前

男人

不久以前

母亲

是啊　就在半个月前的一个周末

（他点点头。）

当然我也给她打电话了

告诉她祖母去世了

她说她会来葬礼的

男人

（有点吃惊地。）

她会来参加葬礼

母亲

是的　她是这么说的

男人

是吗　是啊　她要是想来当然可以来

母亲

她说她会来的

她说过

男人

那

她看起来

还好吗　既然你跟她见过面

我的意思是说

母亲

我想她一切还好

（突然悲伤起来。）

是的

你有没有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男人

哦　当然她可以来看你

只要她想

这是她的事

也是

你的事

母亲

是啊　她偶尔会来看我们

不是很经常

（静场。）

可是你早就知道

你知道她

会来看我们

偶尔

当然她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自从你们离婚以后

可是你早就知道

（静场。）

而且我很高兴

她会来看我们

（**女人**注视着开始向他们走近的**父亲**。**父亲**和**女人**彼此对视了一眼，旋即都低下了头。）

男人

当然如此

（长长的静场。）

我不反对

我肯定这是件好事

你好像觉得我

不喜欢这样

我不反对

恰恰相反

我觉得这很好

她能来看你们

母亲

她当然能来看我们

男人

（接着刚才的话说。）

比我来的多

母亲

是啊　的确如此

就是这样

你已经很久

没来看我们了

不是吗

我们从来没见到过

你的新妻子

你从来也不来看我们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的前儿媳会来看我们

比我们自己的儿子

都经常得多

而且她

男人

（接着她的话说。）

电话也比我打的多

（短暂静场。）

我本来只是想来

参加祖母的葬礼

（父亲走到长凳前。他站在长凳边，低着头。）

母亲

（对男人说。）

是吗　这很好

这

（静场。母亲叹了口气，然后笑了起来。）

我们一直都很喜欢她

可这你早就知道

对我们来说这真是晴天霹雳

当你决定

要离婚的时候

的确是晴天霹雳

这

（静场。）

这太可怕了

这

男人

（打断她的话。带着点儿绝望说。）

今天是

祖母的葬礼啊

母亲

好吧　那我们谈点儿别的

男人

祖母

的确年纪很大了

可是她去世了

这依然让人

很难过

（短暂静场。）

母亲

是啊　她年纪很大了

男人

是啊

母亲

是啊

男人

（带着点儿抚慰的语气说。）

她已经

年纪很大了

母亲

年纪很大了

（短暂静场。

她注视着**男人**。）

可是你知道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什么吗

（带着点儿微笑说。）

那就是

你已经四十岁了

这令人难以置信

男人

是啊　的确

如此

（静场。）

母亲

可是这太好了

终于能又见到你了

已经这么久了

真的好久了

自从我上次见到你

男人

但是格蕾经常来

看你们

母亲

不　也不是很经常

但是她的确会来

开着她那辆破车

她和高特

（短暂静场。）

那辆车还是你买的

很久以前

不是吗

（他点点头。）

还能开呢

那辆车

（他又点点头。静场。

她注视着**父亲**。）

所以这就是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她倾身向前，看看**女人**，又看看**父亲**。）

他们一定得打个招呼

这就是

他的新妻子

（**父亲**向**女人**伸出手。她站起身来。他们握握手。然后两人就这么并肩站着。然后**母亲**向**女人**伸出手，并未站起身。她们也握了握手。）

母亲

（对**女人**说。）

我们也该见见你了

女人

（谦恭地说。）

是啊

母亲

我已经告诉过他了

欢迎你来看我们

偶尔

女人

是啊　当然

男人

好几次我们都想来的

可就是没来

女人

是啊

（对母亲说。）

这太令人难过了

这

（短暂静场。）

母亲

是啊

女人

但是她已经年纪很大了

是啊　也不是说这就没关系了

可是

母亲

是啊　真令人难以置信

我们

（注视着父亲。）

刚才还在说呢

说时光如何飞逝

（对女人说。）

现在高特都快长成大人了

（短暂静场。）

是啊　我们见过高特

是啊　他来看过我们

不久以前

他都大得快能

讨老婆了

就像老话说的

高特已经

他已经快二十岁了

真令人难以置信

（对**女人**说。）

是啊　高特和他母亲

来看过我们

不久以前

可是在那以前

我们也已经很久没见过他了

（对**男人**说。）

他还好吗

高特

男人

据我所知

是的

母亲

他也

一直

都

不容易

（**女人**低下头。静场。）

他看上去有点儿疲惫

有点儿颓废

看上去

上次我见到他的时候

高特

（注视着**男人**。）

我有点儿担心

他毕业以后都干了些什么呢

男人

其实也没干什么

母亲

这也不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然后转向站在那儿小心翼翼地用脚踢着石子的**女人**。）

工作还顺利吗

（**男人**站起身来。）

男人

谢谢你　是的

她工作很顺利

（**男人**走到**女人**身边，用手搂住她的肩膀。

对**母亲**说。）

一切都很顺利

母亲

那你的工作也很顺利

男人

是的

母亲

那太好了

女人

（对母亲说。）

是的　一切都很顺利

母亲

我也很顺利

只除了今天是个难过的日子

所以

（短暂静场。

目光直视前方。）

我不知道

（对男人和女人说。）

可是她年纪已经很大了

（短暂静场。）

而时光就这样消失了

那么多年的时光就这样消失不见了

真令人难以置信

时光就这样消失了

女人

是啊

母亲

（对女人说。）

我们的孙子　你知道

高特

他准备很快就要讨老婆了

他

（轻笑了两声。）

女人

应该没那么糟吧

他应该很理智

不会

那么早就结婚

不是吗

（她局促地笑起来。）

母亲

是吗　也许你会这么觉得

可是他

（冲**男人**点点头。）

当时就没那么理智

女人

是啊　他当父亲的时候还很年轻

母亲

非常年轻

女人

可是那场婚姻也没有持续

是没有

（话一出口就后悔了。静场。）

母亲

（拖长着声音说。）

是没有

是啊　他当父亲的时候还很年轻

（静场。她站起身来，把花环留在长凳上，走到**男人**和**女人**身边。）

我还记得他们第一次回家来看我们的时候

他和她

是的　他的第一个妻子

格蕾

当时她肚子已经很大了

看上去还是个小女孩

可是挺着个大肚子

他看上去也

不大

说老实话

还只是个孩子

他看上去就是这样

实际上也是这样

现在想起来真奇怪

已经是那么久以前的事了

我有张照片

（准备从口袋里往外掏可是又停下了，注视着**女人**。）

你想看吗

（她摇摇头。）

不　当然不想

（短暂静场。）

我不该问的

（静场。）

我真是考虑不周

是啊　他当父亲的时候还很年轻

非常年轻

还只是个孩子

（**女人**点点头。）

但是你以前没结过婚

女人

没有

母亲

你也没有孩子

女人

没有

母亲

是啊　她那时真年轻

格蕾

他也很年轻

当她怀孕的时候

可是后来一切都很顺利

（注视着**男人**。）

难道

不是吗

（他点点头。）

一切最终都会

顺利的

女人

可是我想这不好

这么年轻就有了孩子

母亲

是啊　这不好

我想说的也不是

这个意思

（短暂静场。）

但是她很有智慧

格蕾

把高特照顾得很好

（她注视着女人。）

这是毫无疑问的

女人

是吗

（静场。）

母亲

他们都过得很好

（她注视着女人。）

女人

是吗

（短暂静场。）

母亲

是的

的确如此

（静场。）

女人

（注视着**男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该

母亲

（打断她的话。）

不　再待一会儿吧

跟我聊聊天

女人

好吧

母亲

那告诉我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是啊

（好像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

过来

我们可以

（指着长凳。）

坐下来聊聊天

彼此

熟悉一下

女人

好吧

（**女人**羞怯地走过去在长凳上坐下。**母亲**也坐了下来，花环放在

膝上。

她犹疑地看着母亲。）

好吧

母亲

（看了她一眼。）

你人真好

（母亲注视着女人。）

现在你和我终于可以

好好聊聊天了

我们一定要好好了解对方

我们本来应该在

一个更开心点儿的场合见面的

可生活就是如此

（短暂静场。）

不过终于能见到你

太好了

男人

（向父亲走去。）

你也

早就来了

父亲

（点点头。）

是啊

男人

是啊　我们也是

（静场。）

女人

（对母亲说。）

是啊　我们想过要来看你们

可就是没来

父亲

（对男人说。）

可是你没换衣服

你没穿丧服

男人

是啊　的确如此

母亲

（对女人说。）

很高兴见到你

女人

是啊

（静场。）

母亲

你人真好

你

愿意来

参加祖母的葬礼

（她注视着她。）

我想你以前没见过她吧

（女人摇摇头。）

男人

（对**父亲**说。）

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你了

父亲

是啊

已经很久了

（**男人**往墓园的深处走去。**父亲**对他说。）

你为什么没换衣服

（极短暂的静场。）

可是不管怎么说

你能来参加葬礼

真好

（静场。）

可是你一定要回家来

你一定要来看我们

（**父亲**低着头站在那儿，然后他抬起头注视着正在看着一块墓碑的**男人**。然后，他也向着墓园的深处走去。**男人**和**父亲**都四处游荡着，读着墓碑上的文字。）

女人

（对**母亲**说。）

我们经常说起

要来看你们

可就是没来

母亲

生活就是如此　我想

（静场。）

可不管怎么说谢谢你寄来的

卡片

就是上面有罗马的那张

是啊　我看得出不是

他的笔迹

我当然看得出

我想是你写的吧

（**女人**点点头。）

那非常感谢你

（短暂静场。）

你们去了意大利

是吗

（**女人**带着询问的神色看着母亲。）

是啊　你当然应该还记得

因为卡片是你写的

你不记得了吗

（**女人**点点头。）

哦　没有人能记住

所有的一切

（静场。）

那现在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静场。）

女人

你也

早就来了

母亲

是啊

（短暂静场。）

是啊　你一定得来看我们

也许我们可以一块儿出去玩儿

我们有一只船

你可以到峡湾上去钓鱼

如果你喜欢的话

（静场。）

让我们先把

葬礼办完吧

（轻笑了两声，摇摇头。）

这样说

太可怕了

可是

是啊

（解释地说。）

她年纪已经很大了又生病

他祖母

她也该

死了

我当然

知道

（长长的静场。）

是啊　时光这么快就消失了真是可怕

（静场。）

不久以前

他还只是个小男孩

我们的儿子

在沙滩上乱跑的

一个小男孩

沙滩卵石男孩

我们都这么叫他

是啊　他可喜欢钓鱼了

是的

他小的时候

他和他父亲经常去钓鱼

整个傍晚

直到天全都黑下来

他们一直都待在峡湾上

女人

是啊　他跟我说起过

母亲

而且现在我们还是有一只船

不过整年都放在

船屋里

可以拖出来

如果想的话

这两年都没拖出来过

我们开始老了

父亲和我

（短暂静场。）

或者也许

（短暂静场。）

当我想起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不　没什么

（静场。）

我不

知道

（对**女人**说。）

你喜欢待在海上吗

女人

不是太喜欢

母亲

是吗　我也不喜欢

（**母亲**缓缓站起身，一手拿着花环。**男人**转身面对她。）

女人

哦　能跟你聊聊很高兴

母亲

是啊

（静场。**母亲**面对着**男人**。他们注视着彼此，然后他低下头，转过身去。**父亲**先是看了看彼此对视的**母亲**和**男人**，然后悄然退场。）

女人

是啊　那就这样了

母亲

（低头看看手表。）

我们实在来得太早了

女人

是啊

（静场。）

母亲

那你父母呢

他们都还

好吗

女人

谢谢你　是的

他们还好

母亲

当然我们以前没见过面

（短暂静场。）

但也许他们年纪没我们那么大

你的父母

他们都还好吗

女人

是的

（短暂静场。）

我母亲请过一段时间病假

不过现在她已经回去上班了

她已经好了

现在

母亲

是吗

（**母亲**重新在长凳上坐下，花环放在膝上。静场。她注视着**女人**。**男人**向**母亲**和**女人**走来。）

哦　我得说我很高兴我们终于能

见面了

当然要是一个开心点儿的场合就更好了

但我还是很高兴

你也

（注视着她。）

想来参加他祖母的

葬礼

（短暂静场。）

女人

是啊

（长长的静场。**男人**走到她们身边。）

男人

这里可真安静

（短暂静场。）

母亲

（注视着**男人**。）

我们一直在聊天

是的

（注视着**女人**。）

不是吗

女人

是的

（静场。）

母亲

我已经

（冲**女人**挤挤眼。）

跟她说了很多

关于你的事了

现在

这些事说不定对她很有用呢

（她注视着**女人**。）

不是吗

女人

是啊　是啊

男人

太好了

（短暂静场。）

母亲

是啊　我告诉她

终于能跟她见面

这太好了

（注视着**女人**。）

尽管场合

不是很开心

男人

是啊

母亲

（对女人说。）

刚才我告诉他

他的第一个妻子

现在还经常来看我们

男人

是的　是的

女人

（想要站起身来。

对男人说。）

我想我得

母亲

（把一只手放在她大腿上，打断她。）

不　再待一会儿

男人

父亲到哪儿去了

母亲

问得好

（静场。

对男人说。）

那高特还好吗

男人

是的

据我所知

我当时跟他一样大　你知道

我

当他出生的时候

母亲

是啊　天哪　我要做曾祖母了

（笑了起来。）

天哪　是啊　天哪

天哪　不

（注视着女人。）

我还没那么老

不是吗

男人

不　我想他不至于

像我这么傻

高特

母亲

（戏谑地说。）

别这么说

（短暂静场。）

男人

他才十九岁

母亲

十九岁

是啊

（静场。

然后转向**女人**说。）

我终于能

跟你见面了

太好了

而且既然现在我们已经

见面了

是啊　那我们就可以多聊聊天了

你一定要来看我们

夏天一定要来

（她看看他，又看看她。）

是啊　终于能跟你见面了

这太好了

（对**女人**说。）

能跟你见面

我经常想到你

这你大概知道吧

（短暂静场。**男人**有点儿不安起来。**女人**站起身来。）

女人

我想我得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有点儿绝望地看着**男人**。）

母亲

你得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女人

（对**男人**说。）

我想我得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母亲

是啊

（对**女人**说。）

不过等葬礼结束了

我们一定得再聊聊天

女人

好的

男人

（对**女人**说。）

你要走了吗

女人

（非常坚决地说。）

是啊

（静场。

对**男人**说。）

我们能散散步吗

（**男人**点点头。短暂静场。）

母亲

是啊　终于能跟你见面了

太好了

（短暂静场。）

不管怎么说你一定要来看我们

夏天的时候

而且如果你

（对女人说。）

喜欢游泳的话

还有一个美丽的海滩

从我们的房子就可以俯瞰到那里

夏天的时候

你可以在那儿游泳

我的意思是说

女人

（点点头。）

好的

母亲

（笑了起来。）

你喜欢游泳

不是吗

女人

是啊

不管怎么说

以前也算游过

（笑了起来。）

母亲

而且你还可以到山上去徒步

如果你喜欢的话

男人

这我们也说起过

（静场。）

母亲

（对**男人**说。）

以前你和高特经常一起到山上去徒步

（**男人**点点头。）

长时间的徒步

他们两个一起

男人

是啊

母亲

（对**女人**说。）

每个夏天

那时候高特还小

他们会一起到山上去徒步

是啊

早晨很早就起来

比我们都早

然后就出发了

男人

是啊　是啊

母亲

（依然面对着**女人**，接着刚才的话说道。）

而且直到晚上很晚才回来

（她注视着**男人**。）

要不他们就会在山上野营

不是吗

男人

是啊

母亲

而格蕾和我

男人

（打断她，接着她的话说下去。）

总是很担心我们

就这么坐在家里等待着担心着

母亲

（对**女人**说。）

是啊　的确如此

（静场。）

高特一切都还好吗

男人

（耸耸肩。）

他很好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我不知道

我想他很好

母亲

他很不开心

这几年在学校里

男人

是啊　是不怎么开心

不过

他还是挺过来了

女人

（挽起**男人**的手臂。）

我们走吗

母亲

不　留在我身边　求你了

（短暂静场。）

我总是想起高特

女人

我想去看看墓碑

（她退场。**男人**伫立在那儿注视着她离去的方向，而**母亲**则一直斜睨着他。

对**母亲**说。）

男人

你说的这些话

好像你是一直在指责我

或者是指责她

为了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是啊

你就不能别这样吗

这真让人受不了

她以前从没跟你见过面

今天是第一次

她一直很害怕

现在你又这样

这太可怕了

这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高特也是成年人了

我知道

每次你都这么说

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你觉得我跟格蕾离婚

你觉得这么做太可怕了

（**父亲**上，步履缓慢。他停下脚步，注视着**母亲**和**男人**，然后低下头站在那儿。）

我真的知道

我知道

可你就不能

看在她的分儿上

别再说了

（短暂静场。）

还是你真的不明白

你这样没用的

你不喜欢她也没关系

真的没关系

没关系

没关系

可是我们真该像你希望的那样

见面吗

还是不该

我真该参加

祖母的葬礼吗

还是不该

我们现在真该走吗

还是你真的不明白

母亲

（很吃惊，辩解地说，很紧张。）

我可一句脏话都

没说

男人

没说

也许的确

没说

可其实你

一直都在说

母亲

你又来了

又来了

男人

我想接下来你就要开始说父亲了

说他怎么一早起来就哭得像个孩子

说他怎么觉得这可怕

就是我们离婚的事儿

你说的每一个字

都是在指责我

母亲

我不明白

我不是有意的

我只是很高兴终于能够又见到你了

（短暂静场。）

而且你离婚了我当然不高兴

不过这你早就知道

男人

我明白了

（他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疾步穿过墓园，自**女人**退场的方向下。**母亲**站起身来，双手紧握花环，站在那儿注视着他离去。）

母亲

（对**父亲**说。）

你过来好吗

到我身边来

（**父亲**开始向她走过去，她也向着**父亲**走过去。他们相遇了。她向他伸出一只手，他握住她的手。）

父亲

（对**母亲**说。）

是啊　我想时间到了

母亲

（对**父亲**说。）

他们走了

他和她一起走了

父亲

不

他们也许只是散步去了

他想来参加他祖母的

葬礼的

不是吗

他当然想来

母亲

（害怕起来，对**父亲**说。）

他就要死了

我知道

他就要死了

他走了

我知道他走了就是去死的

他和那个女人一起

就是死亡

她就是死亡

我知道

我看见了

父亲

不

冷静点儿

（短暂静场。）

她只是个普通的女人

母亲

也许

可是他就要死了

我想的不多

懂的也不多

可是我知道他走了

就是去死的

难道你不明白吗

父亲

不

别害怕

好了

母亲

他走了

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我知道

父亲

（看看手表。）

我想我们该走了

时间到了

该走了

母亲

（站在那儿注视着**男人**消失的方向，放开**父亲**的手。对**父亲**说。）

是啊　那就去找他们吧

让他们回来

他们一定也要

来参加葬礼的

你明白吗

（**父亲**低下了头。）

那快去啊

快点儿

难道你

什么也不明白吗

父亲

别害怕

他们

会来的

他们也会来

参加葬礼的

要不然他们为什么到这儿来呢

母亲

他只是到这儿来了而已

他不是来参加葬礼的

他只是偶然到这儿来的

跟她一起

是啊

他们连丧服

都没换

他们只是到这儿来了而已

纯属偶然

父亲

（大吃一惊，怀疑地问。）

是吗

不　不是这样的

母亲

就是这样

现在去吧

快点儿

去把他们找回来

父亲

不

不是这样的

来

挽着我的手

我们走吧

我们该走了

时间到了

（**母亲**挽起**父亲**的手臂，他接过她手中的花环，举在胸前。他们沿着砾石小径缓步走着。）

男人

（上，喊道。）

你们要走了吗

父亲

是啊

你一定得来了

时间到了

母亲

（对**男人**说。）

原来你在这儿

你一定得来了

男人

好的　我们来了

（**父亲**和**母亲**停下脚步，**男人**跑下。）

父亲

你看

他就在这儿

他来了

（**男人**和**女人**上，牵着手。她低着头，看上去好像哭过。

对他们说。）

是啊　你们一定得来了

我们没时间了

（他们犹豫着。

几乎有点儿生气地说。）

快点儿啊

这是我母亲的葬礼

快点儿

（**男人**和**女人**低下头，向着**父亲**和**母亲**走去。**父亲**和**母亲**转过身，开始笔直向前走，**男人**和**女人**跟在他们身后。**格蕾**，身穿葬服上，沿着砾石小径笔直向他们走去。

对**母亲**说。）

是啊　你看

是格蕾来了

母亲

（抬起头。）

原来是格蕾来了

（对**父亲**说。）

是啊　这太好了

（**格蕾**停下脚步，站在那儿驻足等待着他们。

父亲和**母亲**走到她身边，停下脚步。）

你能来真太好了

格蕾

（看上去有点儿烦躁，对**母亲**说。）

是啊　我来得太晚了

我知道

母亲

（对格蕾说。）

是高特出事了吗

格蕾

我们先不说这个

男人

出什么事了

格蕾

（带着恳求的语气。）

先不说这个

男人

告诉我

出什么事了

母亲

高特没出什么事吧

是吗

父亲

我们该走了

时间到了

格蕾

（对母亲说。）

他在医院里

男人

告诉我

你就不能告诉我出什么事了吗

格蕾

（对**母亲**说。）

他是昨天晚上被送进医院的

男人

严重吗

格蕾

（快哭出来了。）

好像是的

母亲

不严重吧

是吗

格蕾

是的

（**父亲**和**母亲**开始向前走去。**男人**用手臂搂住**女人**，她则依偎在他怀里。**格蕾**走到他们面前，停下脚步，然后几乎直接说到**男人**脸上。）

他可能会死的

男人

（低下头，然后抬起头看着依然站在那儿的**格蕾**。

绝望地说。）

你为什么不走呢

走吧

这又不是你的祖母

这是我的祖母

走开

走吧

走开

母亲

（转过身来，带着恳求的语气对**格蕾**说。）

不　不要走

留下来

你一定要跟我们在一起

（**格蕾**向**父亲**和**母亲**走去。）

男人

（对**格蕾**说。）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高特出什么事了

告诉我

出什么事了

母亲

（对**男人**说。）

先不说这个

我们一定得走了

去参加葬礼

父亲

是啊　来吧

我们得走了

（**父亲**，**母亲**和**格蕾**开始向前走去。**男人**和**女人**依然站在那儿，彼此对视着。然后她从他的怀抱里挣脱开来，轻轻向后退了一步。）

女人

（带着恳求的语气对**男人**说。）

来吧

我们得走了

我们不能留在这儿

我们刚刚才相遇

可是感觉就好像我们一直都在这儿

好像我们彼此已经认识很久了

怎么了

我们在哪儿

（害怕地。）

你不会死的

你还活着

我们刚刚才找到彼此

你还活着

来吧

男人

（无奈地。）

我还活着

我们只是来参加

我祖母的葬礼的

来吧

（**父亲**，**母亲**和**格蕾**停下了脚步。）

母亲

（对**男人**说。）

现在你一定得来了

父亲

是啊　来吧

格蕾

（对**男人**说。）

高特在医院里

我得去陪着他

我不能留在这儿

母亲

（对**格蕾**说。）

是啊　如果你觉得需要这样做

那你就去吧

去陪着他

格蕾

我想是的

（**女人**向着长凳走去，**男人**站在那儿注视着她。）

父亲

（对**母亲**说。）

我们得走了

（**母亲**和**父亲**沿着砾石小径走去。）

男人

（对**女人**说。）

你不能走

女人

我不能留在这儿

格蕾

（对**男人**说。）

你什么也不在乎

高特在医院里

而你根本不在乎

你什么也不在乎

你不在乎

（她转过身，奔向**父亲**和**母亲**，想与他们一同退场。她追上了他们，**母亲**挽起**格蕾**的手臂。他们缓缓退场。**女人**在长凳上坐下。长长的静场。**男人**穿过舞台走向她，站在长凳旁。）

男人

（羞怯地，对**女人**说。）

我可以坐在你身边吗

女人

（快活地。）

是的　当然可以

男人

可以吗

女人

（向他伸出手。）

当然可以

（**男人**坐了下来，**女人**用一只手臂搂住他的肩膀。

她注视着他。）

所以现在我们又坐在一起了

坐在我们的长凳上

你和我

男人

是啊

（短暂静场。）

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女人

这里是我们相遇的地方

我们开始在一起

的地方

男人

是啊

我想是的

母亲

（上，喊道。）

现在你一定得来了

（**女人**把手臂抽了回来。）

来吧

不要再坐在那儿了

父亲

（上，挽起**母亲**的手臂。

向着他们喊道。）

我们不能再等了

时间到了

母亲

（喊道。）

来吧

求你了

来吧

（父亲牵着母亲的手下。）

女人

你不想去参加葬礼吗

男人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用一只手臂搂住她的肩膀，把她拉到怀里。）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么那么久以前

一切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么那么久以前

女人

一切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么那么久以前

（短暂静场。）

发生了那么多事

男人

（把手臂抽了回来。）

一切都发生了

一切也都没有发生

女人

发生了那么多事

男人

是啊　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事

你和我

女人

而且我们一直都在一起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一直都在一起

男人

你和我

女人

你和我

谁能想到呢

反正

我没想到

男人

发生了那么多事

女人

（站起身来。）

我们曾分享一切共同旅行四处漂泊

我们曾一起生活彼此争吵

我们曾水乳交融针锋相对

可是我们一直都在一起

你和我

男人

我们一直都在一起

女人

而且发生了那么多事

男人

可是一切却又无法宣之于口

一切都发生了

可是如果你试图将它们宣之于口

一切就又都消失了

女人

可是我们一直都在一起

男人

就像风

和海浪

女人

就像风和海浪

是啊

（她脱下外套放在长凳上，她厚颜又调皮地看着他。）

我

（她把套头毛衣也脱了下来。）

我想和你

男人

不　现在不行

女人

是的　现在

就现在

就在这里

就现在

男人

现在

不　不要　求你了

女人

不

男人

不要

女人

不

男人

你为什么一定要

女人

我想要

（她歪着头，恳求地看着他。）

男人

现在不行

女人

不　我想要

男人

我不想要

你一定要吗

不　现在不行

女人

别说话

男人

我不想要

我想一个人待着

女人

来嘛

你想的

（短暂静场。）

因为我想做你的小狗狗

男人

走开

我不想要

快走开

女人

我想舔你

（恳求地。）

我可以做你的小狗狗吗

我可以舔你吗

男人

我不想要

女人

不　你想的

（她注视着他。）

我想做你的小狗狗

（她在他脚边跪下来，开始蹭他的大腿。）

我想

男人

（试图把她推开。）

我想一个人待着

女人

我想让你占有我

男人

不

女人

别说假话

我了解你

太了解了

男人

不

我不想要你

（他站起身来。）

女人

别说假话

我了解你

太了解了

（她抓住他的裤腿。）

我想要你

你就不能占有我吗

占有我

男人

现在不行

我不想占有你

我不想要你

我从来就没喜欢过你

我受不了你

女人

（越来越紧地依偎着他。）

占有我

侵犯我

占有我

侵犯我

男人

（抓住她的头发，把她的头往后扯。她张开嘴，伸出舌头。）

我才不想占有你呢

女人

占有我

（她抓住他的腰带，把脸埋在他的裆部。）

男人

（再次试图推开她。）

我不想要你

女人

占有我

男人

我不想再跟你在一起了

我想一个人待着

女人

（放开腰带，坐倒在地。她注视着他，把一只手放在自己的两腿之间，开始上下摩擦。他站在那儿，低头斜睨着她。）

来吧

你一定要占有我

来吧

来占有我

占有我

男人

我再也不想要你了

女人

别说假话

你一定要占有我

你一定要占有我

（男人弯下身，把她推倒在地，压在她身上。

她却从他身下挣脱出来，站起身来。）

不　你不能这样

不能在这里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闹着玩儿的

你不能这样

不能在这里

你不能这样

（他站起身来。静场。）

我们为什么总是这样

男人

我们到底想要什么

女人

为什么总是这样

男人

我不明白

（静场。）

我们在这里干什么

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女人

永远都不要离开我

男人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

女人

你一定要跟我在一起

女人

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你和我永远在一起

（短暂静场。她把手放在他的裆部上，放在那儿不动。）

男人

（把她的手拿开。）

我们能坐下吗

（**女人**点点头。他们在长凳上坐下。她拿起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裆部，然后把自己的手放在他的裆部上。

他注视着她。）

你不冷吗

女人

不　不冷

不是太冷

男人

你一定得把毛衣穿上

还有外套

女人

好的

男人

我们该回家了

女人

我们没有家

男人

没有

女人

我们可以到我酒店的房间去

（她注视着他，微笑着。）

男人

（故作大吃一惊地说。）

可以吗

女人

（戏谑地。）

可你不是要回到你妻子身边去吗

格蕾

她是叫这个名字不是吗

是的　格蕾

是啊

男人

不

我无处可去

我要跟你在一起

你和我

女人

（接着他的话说。）

会在一起

（有点儿开心地。）

当然我们会在一起

（急促地。）

也许你可以住在我的酒店房间里

男人

或者我们可以订一间双人房

女人

我们先试试看你能不能住在

我的房间里

如果我们能够偷偷

溜进去的话

男人

我们可以先试试

（**男人**把手抽了回来。）

女人

（有点儿开心地。）

那我们就试试吧

然后

当我们在房间里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衣服全都脱掉了

我就可以在你面前把衣服全都脱掉了

男人

不　不要全都脱掉

女人

只留一点儿

男人

只留一点儿

女人

然后你要占有我

男人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想占有你

（短暂静场。）

你是我见过最可爱的人

所以我不能占有你

女人

（故作无奈地说。）

那你更要占有我呀

男人

不

我不想

女人

（急促地答道。）

或者我们可以只是把衣服脱了

然后紧紧地暖暖地躺在一起

就在彼此身边

男人

是啊

（他们一同站起身来。）

然后如果我们想做的话

就做

如果不想做的话

就什么也不做

女人

可是

男人

是的　如果你不想做的话

（轻笑了两声。）

那就不要做

就这么简单

女人

是的

男人

这只是一场游戏而已

女人

但是很严肃

男人

一场严肃的游戏

女人

你可真够聪明的呀

男人

一场严肃的游戏

女人

（语气有点儿严肃起来了。）

可是那时候

那时候

男人

那时候什么也没有

是啊　连光也没有

女人

光

是啊

可是

是啊　是的

连光

也没有

在这场严肃的游戏里

我的意思是说

（**男人**耸耸肩。）

可是

男人

可是什么

女人

可是

你不想占有我吗

我会想要被占有

可是然后你就会说

我不值得被占有

男人

也许晚点儿再说吧

现在不行

这里不行

女人

你不再

爱我了吗

男人

我恨你

也许我恨你

女人

为什么

男人

没有为什么

女人

你既爱我又恨我

男人

是的

女人

你是一只

小狗狗

你是我的男人

男人

不止如此

女人

你是一只小狗狗

男人

我是一只小狗狗

女人

我也是一只小狗狗

男人

死

爱与死

女人

那是不一样的

（她笑了起来。）

男人

是啊

一切都不一样了

女人

而一切也都依然故我

这就是

你想说的吗

男人

我想是的

（她突然在他脸颊上吻了一下，穿上了套头毛衣。）

你冷吗

（她点点头。）

是啊　这里是很冷

女人

（穿上外套。）

我有点儿冷　是的

（两人又都在长凳上坐了下来，这一次彼此离得很远。静场。）

我觉得你不再喜欢我了

男人

我喜欢你

我只是累了

女人

刚在一起的那些年

那时候你是喜欢我的

男人

可生活不就是如此吗

女人

我想

是的

男人

而且我现在也还是喜欢你的

尽管也许不像当初那么

喜欢你了

女人

（接着刚才的话说。）

当我们到我的酒店房间里

去睡觉的时候

（快活地。）

你还记得吗

你还记得吗

他们不让你进去

前台在我们身后追着跑

喊着

“是的　是的

你们骗不了我”

然后你就只好在大堂等着

我去拿我的东西

然后我们又找了一家酒店

要了一间双人房

你还记得吗

男人

（微笑着。）

是的　是啊

女人

然后我们就在那儿

住了一段日子

然后你就跟我一起走了

搬进我的公寓

你还记得吗

男人

是的　是啊

女人

（笑了起来。）

可是你不想住在那儿

你就是不能住在

就像你说的

那些女里女气的印花棉布和瓷器里

你就是这么说的

那些女里女气的印花棉布和瓷器

所以我们只好搬家

然后我们就买了一幢老房子

（她笑了起来。）

你和你的那些老房子们

然后我就失去了我所有的老朋友

男人

然后我也失去了

我所有的老朋友

女人

然后我们就一起住在

我们的老房子里

男人

而且我们现在也依然住在那儿

不是吗

女人

是啊　好像的确如此

男人

你还记得

你第一次

跟我父母见面的时候吗

女人

什么时候

男人

在我祖母的葬礼上

女人

是啊　别让我再回忆起来了

（短暂静场。）

是啊　那次可真可怕

男人

最后我们谁也没去成葬礼

（他无奈地笑了。）

跟母亲吵了起来

然后我们就走了

而从那以后你和我都再也没见过

我的父母

女人

而现在你的父亲也去世了

男人

想起来真难过

女人

我们本来应该去参加他的葬礼的

男人

是啊

（短暂静场。）

可是现在已经太晚了

女人

想想看我们就这么走了

连你祖母的葬礼也

没参加

男人

她本来会很高兴我们能去参加的

祖母

女人

真遗憾我没跟她见过面

男人

然后你还

见到了我的第一个妻子

女人

是啊　是的

（静场。）

我们为什么不走呢

我们不能再留在这儿了

我很冷

我们该走了

男人

你不能坐得离我近些吗

（她坐到他身边来，他用一只手臂搂住她的肩膀。

静场。）

女人

（对他说。）

发生了那么多事

男人

可是我们一直都在一起

女人

谁能想到会是

这样呢

男人

是啊　你很可能没想到我会跟你

在一起

女人

很可能没有

又或许

当我仔细想的时候

我是知道你会跟我

在一起的

男人

可是所有那些其他的女人呢

女人

你并没有对我忠实

男人

是啊

可如果我有呢

女人

其实你对我还是忠实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

男人

我想是的

是啊

女人

忠贞不渝直至死亡

男人

这话可能比听上去

要真实得多

(他把手臂抽了回来。)

女人

是啊　真的

(她站起身来。)

来吧

我们回家吧

回我们的老房子里去

男人

那是幢可爱的房子

女人

又可爱又寒冷

来吧

老头儿

男人

好的

（他坐着没动。）

女人

你已经老得

站都站不起来了吗

男人

我不知道

（他注视着她。）

我不想要

那幢老房子

我们得把房子卖了

女人

先不说这个

不是现在

因为只要我们住在这幢老房子

你就总是这么说
买老房子
卖老房子
你心里
就没别的事了吗
是啊
你和你的那些老房子

男人

老房子
总是老房子

女人

是啊
（突然说道。）
我害怕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我突然
很害怕
有什么事要发生
是什么呢
（绝望地。）
你一定不能消失
你一定要跟我在一起
既然你和我
已经
找到了彼此

你一定不能从我的生活里

消失

是什么呢

我很害怕

男人

什么也没有

没有

别害怕

女人

有什么事要发生

而我不知道

是什么

我好害怕

男人

什么也没有

来吧　我们走吧

（**男人**站在那儿没动。）

女人

我们能走了吗

男人

我想去看一眼祖母的墓

我想去给她扫墓

女人

不要　走吧

男人

为什么不要呢

女人

下次再来

不是现在

我很害怕

你一定不能从我的生活里消失

既然我已经

终于

找到了你

男人

我们就不能去看看祖母的

墓吗

我好想

看一眼

女人

我们就不能以后再去吗

下次

不是今天

又不是不能等

男人

不　就现在

我想现在就去

女人

不　我不想去

我很害怕

我不想孤独一个人

我经常很孤独

我一直都

很孤独

男人

我们没有孩子

女人

我们不想要孩子

男人

我们没有孩子

女人

是的　是的

男人

而现在我们很孤独

女人

是的　是的

来吧

男人

我们

女人

是的　我们没有孩子

可是来吧

我们走吧

男人

好的

女人

一切都发生了

一切也都没有发生

（**母亲**和**格蕾**上，依旧身穿丧服。**女人**朝她们的方向走了两步，停下脚步，然后转身对**男人**说。）

来吧

（**男人**依然坐在那儿不动。

恐惧地说。）

我们不能留在这儿

她们来了

你看那儿

（她用手指着。）

她们来了

来吧

快点儿

我们该走了

来吧

我们不能留在这儿

来吧

母亲

（冲着**男人**和**女人**喊道。）

现在都结束了

你也没有来

格蕾

高特死了

女人

（对**男人**说。）

一切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们不能留在这儿

我们该走了

（**男人**站起身来。）

男人

（对**格蕾**说。）

高特很久以前就死了

格蕾

一切都如在眼前

男人

（绝望地。）

很久以前

很久很久以前

自从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格蕾

一切都如在眼前

女人

（抓住**男人**的手臂。）

我们该走了

（他依旧站在那儿没动。）

母亲

（对**男人**说，绝望地。）

不　你不能走

如果你走了

就会死的

你不能跟她一起走

你不能

（**女人**依旧站在那儿抓着**男人**的手臂。）

你本来应该

是来参加你自己祖母的

葬礼的

格蕾

高特死了

可你不在乎

我早就知道

你一点儿也不在乎

（**格蕾**哭了起来。）

母亲

（对**男人**说。）

我再也无法忍受你了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你甚至连你

自己祖母的葬礼

也不来

男人

我们当时

母亲

（打断他的话。）

不要找理由了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男人

我也不想见到你

格蕾

高特的葬礼

你也

不来

我早就知道

母亲

（对**男人**说。）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永远

（**母亲**走开去，注视着一块墓碑。**格蕾**站在那儿，注视着**男人**和女人。）

母亲

（转身对**男人**说。）

你要杀死我了

你就是我的死亡

格蕾

看看你的母亲

你都干了些什么

你要杀死她了

你这样的所作所为

女人

（拉着他的手臂。）

来吧　我们该走了

我们不能再留在这儿了

我们该走了

格蕾

（对**女人**说。）

放他走

你以为你是谁

女人

（对**格蕾**说。）

你才应该放他走

不是我

是你

格蕾

放他走

（**男人**走到一块墓碑前，站在那儿注视着它。**女人**在长凳上坐下，**格蕾**坐在她身边。

静场。

对**女人**说。小心翼翼地。）

你知道

（短暂静场。）

你知道

女人

什么

格蕾

我没有生你的气

（**男人**缓步走去。当她们两人坐在长凳上说话的时候，他退场。）

母亲

（对**男人**说。）

你不能走

我刚才说的不是真心话

不要走

你不能也这么

消失

（她缓步走去，低头俯首，跟随在**男人**身后退场。）

格蕾

（对**女人**说。）

这不是你的错

生活就是这样

女人

可是我真的爱他

格蕾

我也一样

女人

而现在他去了

永远地去了

格蕾

现在他永远地去了

（静场。

带着询问的语气说。）

很突然吗

女人

是的

格蕾

他就这么死了

（静场。）

女人

是啊

（静场。）

他站起身来

然后他就这么死了

（静场。）

我不明白他怎么就这么死了

就这么

永远地

去了

格蕾

生活就是这样

（长长的静场。）

女人

他的母亲

（静场）

她会来吗

格蕾

是的

她说她会来的

女人

他已经很久没跟她见过面了

格蕾

她会来的

（**母亲**自她最初上场时的同一地点上，沿着砾石小径走着。她低头俯首，捧着一束花。她看到坐在长凳上的**格蕾**和**女人**，停下了脚步。）

母亲

（对她们说。）

我们该走了

时间到了

（**母亲**沿着砾石小径缓步走去。**格蕾**站起身来，挽住**母亲**的手臂。她们转过身，站在那儿注视着**女人**。**母亲**伸出一只手。**女人**站起身来，穿过舞台走到**母亲**身边，挽起**母亲**的手臂。手挽着手，三个女人一同缓步退场。）

2010 年初稿

2014 年再稿

2015 年定稿

暗影

Shadows

人物

父亲

母亲

男人

朋友

女孩

女人

谁说出了暗影，便道出了真相。

——保罗·策兰

本剧原文台词与舞台提示之间无明显分隔。舞台提示为仿宋，有标点。台词为正体字，无标点。

——译者注

父亲上，停住脚步，站在那儿，垂下头。母亲上。

母亲

你来了吗

哦

极短暂的静场。

我一直都在等待着你

极短暂的静场。

我已经那么久都没见到你了

然后你就来了

是啊　如此突然

极短暂的静场。

又见到你真好

极短暂的静场。

突然你就这么站在那儿了

极短暂的静场。

我太开心了

极短暂的静场。

你去哪儿了

这么长的时间

极短暂的静场。

我都这么长时间没见到你了

你就这样消失了

原本你在的

极短暂的静场。

然后你就消失了

就这么消失了

可是你回答我呀

说话呀

不要就这么站在那儿

我

我

你最亲爱的人

就站在这儿

我在对你说话

极短暂的静场。

对我说话呀

极短暂的静场。

不要就这么站在那儿

极短暂的静场。

可是又见到你真好

我都这么长时间没见到你了

是啊　有多久了

你记得吗

男人没有回答。

是啊　你当然不记得

我们都不记得了

短暂静场。

可是又见到你真好

真的

真好

静场。

是啊　你来了

母亲走到一旁，站在那儿，垂下头。男人上，看到了父亲，疾步向他走去。

男人

原来你

哦　太好了

真想不到会在这儿

见到你

是啊　这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短暂静场。

不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极短暂的静场。

都这么长时间了

极短暂的静场。

这么长时间

我都快不记得

有多长时间了

极短暂的静场。

然后你就这么站在那儿了

是啊　如此突然

母亲

可是我在哪儿

极短暂的静场。

我不知道我在哪儿

短暂静场。

父亲

对男人说。

是啊　我都不记得有多长时间了　自从

我上次见到你

极短暂的静场。

然后你就这么站在那儿了

如此突然

极短暂的静场。

都这么久了

极短暂的静场。

一切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母亲

我害怕

我在哪儿

父亲

对男人说。

又见到你真好

极短暂的静场。

因为一切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是的

极短暂的静场。

那么久了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真的

都那么久了

极短暂的静场。

时光飞逝

如此飞逝

我不明白

极短暂的静场。

时光如此飞逝

仿佛一切都凝滞不动了

短暂静场。

可是又见到你真好

极短暂的静场。

而且我真的希望

是啊　你也觉得这很好

又到你的老父亲了

极短暂的静场，带着询问的语气对男人说。

也许你不这么觉得

男人没有回答。

是啊　你怎么会这么觉得呢

极短暂的静场。

觉得又见到你的老父亲很好

我的意思是说

怎么会呢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怎么会呢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根本就不会

一点儿也不会

短暂静场。

可是你来了

极短暂的静场。

是的　终于来了

男人走到一旁，站在那儿，垂下头。

母亲

可是我们在哪儿

短暂静场。

我好害怕

父亲

我不知道我们在哪儿

极短暂的静场。

可是你不要害怕

极短暂的静场。

我亲爱的

不要害怕

静场。朋友上。

母亲

我害怕

我一直都很害怕

父亲

不要害怕

极短暂的静场。

我亲爱的

求你了

不要害怕

朋友

对男人说。

原来真的是你

我这么多年都

没见到你了

太好了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我很开心

真的

我太开心了

能见到你

真的

我感觉仿佛

快乐涌遍了全身

极短暂的静场。

真好

极短暂的静场。

太好了

可是你怎么样

短暂静场。

一切都很好

极短暂的静场。

还是

短暂静场。

母亲

我以前从没来过这儿

极短暂的静场。

父亲

是吗

短暂静场。

母亲

你以前来过这儿吗

父亲

没有

极短暂的静场。

或者也许

极短暂的静场。

也许我来过这儿

母亲

你害怕吗

父亲

是的

静场。

朋友

对男人说。

是啊　又见到你真好

极短暂的静场。

又见到我的老朋友了

极短暂的静场。

最好的朋友

从我还是孩子的时候起

极短暂的静场。

可是你还好吗

极短暂的静场。

不　也许这很难回答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当然很难

这只是客套话

是啊　重逢的时候说的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总得说点儿什么

不是吗

短暂静场。

而又见到你真好

是啊　真的

母亲

我害怕

父亲

我也

害怕

朋友

对男人说。

你好吗

男人没有回答。短暂静场。

都这么长时间了

朋友走到一旁，站在那儿，垂下头。女孩上。

母亲

我们得走了

父亲

是啊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得走了

短暂静场。

女孩

对男人说，带着惊讶的语气。

可是真的是你来了吗

极短暂的静场。

想想看又见到你了

极短暂的静场。

都这么多年了

而你就这么站在那儿了

极短暂的静场。

朋友

你来了我真开心

我一直都在等待着你

女孩

对男人说。

想想看你就这么站在那儿了

极短暂的静场。

这真令人难以置信不是吗

而且你一点儿也没有变

极短暂的静场。

你还跟以前一模一样

就像我们刚结婚开始一起生活的时候

极短暂的静场。

我真不敢

相信

你一点儿也没有变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就像很久以前一样

极短暂的静场。

你一点儿也没有变

就像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一样

你和我

你一点儿也没变

而那是很久以前了

你一点儿也没变

尽管感觉好像

没有那么久

极短暂的静场，带着思索的语气说。

因为那一定是很久以前了

是啊　当然

我怎么能觉得

没有那么久呢

都那么久以前了

那么久那么久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那当然是很久以前了

我怎么能觉得

没有那么久呢

极短暂的静场。

可是真的感觉好像

是啊　好像没有那么久

极短暂的静场。

真奇怪

感觉就好像

是啊

是啊　就好像一切都宛如昨日

女孩轻笑了一声。

你明白吗

母亲

我不知道我在哪儿

极短暂的静场。

我害怕

朋友

对女孩说。

你来了我真开心

我一直都在等待着你

父亲

我也不知道我在哪儿

极短暂的静场。

可是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静场。

女孩

对男人说。

想想看又见到你了

极短暂的静场。

一切都宛如昨日

极短暂的静场。

一切又都仿若永恒

她笑了起来。

是啊　这种话你根本就

说不出来

极短暂的静场。

因为你根本就不会明白

朋友

你为什么不到我身边来呢

女孩

对男人说。

我怎么能

这么想呢

极短暂的静场。

不

极短暂的静场。

不　你当然不明白

我在说什么

因为你根本就

不会明白

极短暂的静场。

我也不明白自己

在说什么

极短暂的静场。

而这种话你根本就说不出来

可不管怎么我说出来了

因为你一点儿也没有变

都这么多年了

你一点儿也没有变

你还跟以前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就跟以前一模一样

是啊　一模一样

极短暂的静场。

我太开心了

开心极了

能够又见到你

朋友

你来了我真开心

极短暂的静场。

你为什么不到我身边来呢

女孩

开心极了

真的

你还好吗

男人

是的　谢谢

一切都很好

女孩

那就好

母亲

我是如此孤单

听着

极短暂的静场。

我们为什么不离开这儿呢

父亲

是的

是的　我们走吧

女孩

又见到你真好

极短暂的静场。女孩走到一旁，站在那儿，垂下头。女人上。

母亲

那我们为什么不走呢

短暂静场。

父亲

我想我们得留在这儿

母亲

不

极短暂的静场。

不　我们必须走

极短暂的静场。

我们应该回自己的家

朋友

你为什么不来呢

女孩

我在这儿

你看不到我吗

静场。

女人

对父亲说。

可是你到哪儿去了

短暂静场。

是啊　倒不是说我想念你了

极短暂的静场。

不　我一点儿也不想念你

极短暂的静场。

不是你

不

极短暂的静场。

因为我从未想念过你

一点儿也没有

我怎么能

这么想呢

我没有想念过你

极短暂的静场。

可是依然

极短暂的静场。

我会想起你

时不时地我会想起你

我当然会

然后

是啊　然后你就这么来了

极短暂的静场。

突然你那就这么站在那儿了

极短暂的静场。

再见到你真奇怪

是啊　真的

我

我不得不这么说

可是听着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你一切都还好吗

母亲

我不想留在这儿

短暂静场。

女孩

我在哪儿

父亲

我们必须留在这儿

朋友

我就这么来了

极短暂的静场。

突然我就这么来到这里了

静场。

女人

对父亲说。

可是你还好吗

一切都还好吗

你为什么不回答

说话呀

母亲

我不想留在这儿

女孩

我就这么来了

极短暂的静场。

感觉就好像

是啊

好像我一直就在这里

朋友

你不想到我身边来和我

说话吗

女人

对父亲说。

而你一点儿也没有变

是啊　你还跟以前一模一样

极短暂的静场。

还是

极短暂的静场。

出什么事了吗

怎么了

几乎有点儿害怕地说。

怎么回事

告诉我

怎么了

你为什么就这么站在那儿

你为什么不说话

你一定得说话

极短暂的静场。

告诉我

告诉我怎么了

极短暂的静场。

告诉我吧

好吗

是啊

是啊　这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极短暂的静场。

那　好吧

极短暂的静场。

好吧　如果你不想回答我

那也

没关系

是啊　当然

极短暂的静场。

可是我都这么长时间没见到你了

女人走到一旁，站在那儿，目光直视前方。静场。男人向前走了一点儿，停下来，游目四顾。女孩向他走过来。他们向对方走过去，拥抱彼此，就这么站了一会儿。然后，他们放开彼此。

男人

可是你来了我真开心

极短暂的静场。

我没想到你会来

不

极短暂的静场。

或者也许我想过你会来

极短暂的静场。

可是我不敢

是啊　盼望你会来

是啊　我的确这么盼望着

女孩

我当然会来

男人

是吗

女孩

我想来

男人

你想来

女孩

是啊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男人

不　没什么

女孩

没什么

男人

没有

静场。

女孩

可我们来了

男人

是啊

女孩

那我们干点儿什么吧

男人

好啊

女孩

我们可以去散步什么的

男人

是啊

是啊　也许

女孩

你想去哪儿

男人

我无所谓

静场。

女孩

是吗

静场。

我们可以找个地方去散步

可你想念我了吗

男人

是的

是的　当然

女孩

可那你为什么不说呢

男人

不

极短暂的静场。

不　你不能

不能随便就这么说的

说我想念你

这种话

女孩

当然能说

男人

不

不　我不能

女孩

是的　你能

如果你想念我了

那当然能这么说

男人

也许

女孩

那你为什么不说呢

男人

我说不出口

女孩

说不出口

男人

是啊　这种话我说不出口

极短暂的静场。

说不出来

女孩

不　你能的

男人

不　我不能

女孩

哦　是吗

男人

是的

短暂静场。

女孩

我来帮你

男人

怎么帮

女孩

跟着我说

男人

跟着你说

女孩

是的

我

男人

我

女孩

想念你

男人

想念你

女孩

连起来说

男人

我想念你

女孩

看

你说出来了

男人

可这不一样

女孩

是吗

极短暂的静场。

也许不一样

可是

是的　你想念我

而且你说出来了

所以　那

男人

可这感觉不对

极短暂的静场。

当我说的时候

说出来就错了

就变味了

女孩

算了

女孩吻着男人。他们拉着手，四处走着。

父亲

可他们就在那儿

极短暂的静场。

他们两个

母亲

在哪儿

父亲

那儿

用手指着。

你看不到吗

那儿

母亲

他们也来了吗

极短暂的静场。

一切都是那么久以前的事了

而一切又仿佛才刚刚发生

如在眼前

父亲

他们在那儿

用手指着。

看

母亲

他们也

来了

静场。

我不想留在这儿

女人

我不知道我在哪儿

我就这么来了

母亲

她不能留在这儿

女人

我就这么来了

我必须来

母亲

她不能留在这儿

女人

我就这么来了

静场。父亲向女人走过去。他们相遇了，拥抱着彼此。

母亲

我不想跟她待在同一个地方

我受不了

静场。父亲和女人亲吻着彼此。

她不存在

极短暂的静场。

这只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

是的

她的存在只是我想象出来的

短暂静场。

可是我在哪儿

我不想留在这儿

我害怕

静场。父亲和女人放开彼此的怀抱，手拉着手站在那儿。

父亲

然后你和我就在一起了

女人

是的

是的

父亲

你和我

女人

注定要在一起

父亲

一切都注定了

注定要发生

注定要在一起

短暂静场。

女人

注定要发生

没有人能够改变

母亲

我就这么来了

极短暂的静场。

我不能留在这儿

我一定得离开这儿

女人

而现在我们两人

将永远在一起

父亲

我们将永远在一起

女人

你和我

父亲

你和我

静场。

女人

可我们在哪儿

父亲

我不知道

极短暂的静场。

你也

不知道

女人

我以前从没来过这儿

极短暂的静场。

可是依然感觉很熟悉

父亲

是啊

极短暂的静场。

就好像

是啊　就好像全然熟悉

极短暂的静场。

又全然陌生

女人

是啊　的确如此

短暂静场。

父亲

我不明白

女人

我也不明白

短暂静场。

我有点儿害怕

父亲

不　别害怕

这里没有危险

什么危险

他游目四顾。

父亲

接着刚才的话说。

也没有

还是

有

母亲

我害怕

极短暂的静场。

就是害怕

女人

不　不是有危险

短暂静场。

可是

短暂静场。

哦　这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女人和父亲开始四处走着。

母亲

你不能和她在一起

你必须得过来

我们必须得走

父亲放开女人，向母亲走去。

父亲

现在我来了

母亲

可你离开过

极短暂的静场。

就这么消失了

父亲

是啊

母亲

你不能就这么从我的生命中

消失

极短暂的静场。

父亲

可最终在我身边的还是你

极短暂的静场。

现在我回来了

母亲

是的　现在我们终于又在一起了

父亲

现在我们不用再留在这儿了

现在我们可以走了

母亲

可是我们真的能走吗

父亲

能的

极短暂的静场。

难道不能吗

母亲

我不知道

父亲用双臂环抱着母亲。他们就这么站在那儿彼此拥抱着。静场。女人向着女孩和男人走去，但又停下了脚步。她注视着朋友。

女人

对朋友说。

可是我们以前见过面吗

朋友

我想没有

极短暂的静场。

或者也许见过

女人

我不知道

男人

我们以前也许见过面

女人

我想我们是见过面

男人

可是在哪儿呢

女人

我不知道

男人

我也不知道

女人

这里或者那里

此时或是彼时

男人

是啊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我们好像见过

女人

可你不记得是在哪儿了

男人

是啊

你也不记得了

女人

是啊

男人

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

女人

是啊

静场。

母亲

可我不知道我们在哪儿

极短暂的静场。

我也不想再待在这儿了

短暂静场。

我们一定得留在这儿吗

父亲

也许我以前来过这儿

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极短暂的静场。

而且我想我喜欢

待在这儿

朋友

我想我以前也来过这儿

母亲

我以前可能也

来过这儿

极短暂的静场。

可是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极短暂的静场。

女孩

这里看上去如此熟悉

又如此陌生

不知怎么

静场。

男人

是啊

女孩

可我现在知道这是哪儿了

男人

是吗

女孩

就是在这儿

是的　这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短暂静场。

男人

是啊　现在我也记起来了

极短暂的静场。

想想看我们都不记得了

女孩

就是这儿

男人

是的

极短暂的静场。

是的　我认出来了

极短暂的静场。

我记起来了

女孩

我记得如此清晰

极短暂的静场。

我们能相遇真好

男人

就是在这儿

我们相遇了

是啊

是啊　现在我记起来了

女孩

我们拥有过美好的生活

你和我

极短暂的静场。

所以我们能相遇真好

男人

是啊

是啊　当然

女孩

是啊　我们拥有过

男人

现在已经很多年过去了

女孩

是啊

时光这么快就过去了

男人

快得令人难以置信

女孩

是啊

女孩松开他的手，从他身边走开。

男人

可你要到哪儿去

女孩

我哪儿也不去

男人

可你为什么要走

女孩

我没有走

男人

是的　你有

女孩

没有

男人游目四顾，看见了朋友。他们向彼此走去，然后停下脚步，就这么站在那儿，不发一言。静场。

那你们两个就这么站着吗

男人

是的

女孩

是啊　你们为什么不就这么站着呢

极短暂的静场。

我不是这个意思

男人

不是吗

女孩

你们已经认识很久了

男人

从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起

对朋友说。

没错

是啊

是啊　我们从还是孩子的时候起就认识了

朋友

是啊

是啊　我们是一起长大的

是邻居

极短暂的静场。

我们总是一起玩儿

男人

是啊

总是一起

女人

当然也跟其他的孩子玩儿

男人

是的

是的　当然

女孩

你们都玩儿些什么

男人

对朋友说。

是啊　我们都玩儿些什么

朋友

哦

哦　怎么说呢

我们就这么待着

是啊　就像所有的孩子那样

极短暂的静场。

朋友

（接着刚才的话说。）

一起去上学

一起做别的

女孩

什么别的

男人

你还记得吗

朋友

不　是什么

女孩

那

男人

那

你想说什么

女孩

那你们长大了以后呢

男人

我们依然是朋友

女孩

你们依然是朋友

男人

是啊　我们依然是朋友

朋友

我们当然是朋友

静场。女孩走过去拉起朋友的手臂。

可是这里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我们这是在哪儿

男人

我不知道

朋友

看上去好像是

童年来过的地方

男人

是吗

朋友

可我不记得

到底是什么地方了

男人

看上去好像是

是啊　是

极短暂的静场。

不　我说不上来

好像是在我们一起盖的那个

小木屋里

极短暂的静场。

你还记得吗

朋友

是啊

听你这么一说

是啊

男人

是啊　是的

极短暂的静场。

那是秋天

天快黑了

正在下雨

极短暂的静场。

而我们

你和我

坐在小木屋里

在桌边

天气有点儿冷

朋友

可我们不觉得冷

男人

我们点了一根蜡烛

朋友

蜡烛的蜡油

正滴在桌上

男人

的确如此

朋友

是啊　是的

静场。

可是我想我要走了

女孩

是啊　我们走吧

男人

好的

朋友和女孩开始走开。他们又停下脚步。她转向男人。母亲注视着男人。

女孩

那走吧

男人

好的

男人站着没动。

女孩

我们得走了

我们不能留在这儿

这儿不是该留下来的地方

来啊

男人

好的　我来了

静场。

女孩

那来啊

女孩走过去拉起男人的手。

你一定得来

就现在

男人

好的

女孩

是的

是的　我们得走了

极短暂的静场。

所以你不能就这么站着

你一定得来

男人

好的

女孩

可你别就这么站着啊

来啊

男人

好的

男人依然站在原处。女孩向朋友走去，用双臂环抱着他。他们就这么站在那儿拥抱着彼此。静场。母亲和父亲开始向着男人走去。母亲拉着父亲的手臂。

母亲

对父亲说。

他怎么了

他在干什么

父亲

干什么

母亲

你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父亲

不

极短暂的静场。

不明白

母亲

还有那个他老是和她在一起的姑娘

父亲

她有什么问题

母亲

不　她没什么

问题

极短暂的静场。

也许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极短暂的静场。

父亲

没什么

短暂静场。

可我们要去哪儿

母亲

我怎么会知道

短暂静场。

父亲

我不知道这是哪儿

我们以前来过这儿吗

母亲

不　我不知道

父亲

你不知道

母亲

不

极短暂的静场。

不　我不知道我们在哪儿

短暂静场。

你知道吗

父亲

不

不　我想我以前没来过这儿

母亲

我也没有

父亲

没有任何记忆

母亲

是啊

是啊　没有

短暂静场。

我不明白

父亲

我也不明白

母亲

是吗

静场。母亲注视着男人。

可是看看谁来了

你也来了

男人

是啊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我想是的

极短暂的静场。

而你们

是啊　你们也

来了

父亲

是的　我们也来了

是啊

极短暂的静场。

而你

极短暂的静场。

哦　好久不见了

男人

又见到你真好

母亲

是的

是啊　的确如此

短暂静场。

父亲

可你知道我们在哪儿吗

男人

不

极短暂的静场。

不知道

极短暂的静场。

可是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父亲

你以前没来过这儿

男人

不　我不记得我来过

母亲

是啊　你爸爸和我也不记得

以前来过这儿

极短暂的静场。

而你也不记得

男人

不记得

静场。

母亲

可是又见到你真好

父亲

是啊　我们又见面了真好

母亲从父亲身边走开一点儿，而他从男人身边走开一点儿。女孩和朋友放开对方，从彼此身边走开了一点儿。

女孩

我们曾经在一起过我太开心了

朋友

是啊

是啊　我也是

女孩

这多美好

我们曾经相遇过

朋友

我们很幸运

能够彼此相遇

女孩

原本可能根本就

不会发生

朋友

是啊　的确如此

女孩

这一切是

多么偶然

朋友

是啊

女孩

而现在我们已经一起生活

这么多年了

朋友

是啊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都这么多年了

极短暂的静场。

女孩

可现在我们在哪儿

朋友

我不

知道

坦白地说

女孩

我不记得

以前来过这儿

极短暂的静场。

你呢

朋友

不记得

极短暂的静场。

女孩

可怎么回事

极短暂的静场。

我有点儿害怕

我很害怕

朋友

不　不要害怕

女孩

哦　可我的确害怕

极短暂的静场。

我们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朋友

我想我们就这么来了

突然我们就来到这儿了

女孩

是吗

短暂静场。

朋友

可我不明白

我们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女孩

我也不明白

短暂静场。

这里看上去像不像

朋友

像我们相遇的地方

女孩

是啊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这里看上去像我们相遇的地方

是的

朋友

是啊

朋友游目四顾，看见了男人。

对男人说。

嗨　你好

你也来了吗

女孩想把朋友拉回来，但他挣脱开来，走向男人。他们握握手。

又见到你真好

男人

是啊

短暂静场。

朋友

可是你知道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你知道我们在哪儿吗

男人

不

朋友

你也不知道

男人

不

极短暂的静场。

不　我不明白

女孩走向男人，用双臂环抱着他，依偎在他身上。

朋友

突然我就这么来了

极短暂的静场。

好像就是这样

男人

是吗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我也是

如此突然

我就这么来了

极短暂的静场。

你也是

朋友

是啊

女孩

对男人说。

又能抚摸到你真好

男人

对朋友说。

而且我肯定我以前

从来没有来过这里

朋友

你肯定

男人

不　也许没那么肯定

朋友

我想我以前可能来过这儿

极短暂的静场。

那么熟悉

与此同时

又好像

那么陌生

男人

是啊　好像就是这样

女孩

吻着男人的脸颊。

我是这么地想念你

而我不知道我现在在哪儿

极短暂的静场。

我很害怕

男人

是啊　你说得对

极短暂的静场。

我以前好像也

来过这儿

极短暂的静场。

但又好像不记得了

女孩

放开男人。

可这儿没什么好看的

极短暂的静场。

一切都宛如昨日

男人

对朋友说。

我不明白

女孩用双臂环抱着朋友，依偎在他身上。

女孩

我很害怕

我不知道我们在哪儿

极短暂的静场。

出什么事了

极短暂的静场。

怎么了

朋友用双臂环抱着女孩。

朋友

不要害怕

冷静点儿

好吗

这里没有危险

女孩

你怎么知道

朋友

我就是知道

男人

不　你一定不要害怕

朋友

这里没有危险

男人

别害怕

好吗

极短暂的静场。

这里没有危险

女孩

可你怎么知道

朋友

我就是知道

男人

不　这里没有危险

你一定不要害怕

朋友

不

不　这里没有危险

女孩

可是你也

有点儿害怕

虽然还看得见

可是天已经黑了

这么黑这么黑

男人

是啊

是啊　这种光线其实看不清

是啊　真的

有光

可是依然很黑

朋友

这么黑

女孩

我们得走了

女孩拉起朋友的手。

朋友

对男人说。

哦　那保重

男人

是啊　见到你真好

女孩

又见到你真好

就像从前一样

朋友

又见到你真好

短暂静场。朋友和女孩向前走去。她突然停下了，跑回男人身边，拉起他的手。

男人

那我们走吧

女孩

是啊

是啊　那我们走吧

我们回自己的家

男人

好的

极短暂的静场。

好的　我们走吧

短暂静场。

你回来了真好

女孩

我想我很恋家

男人

我也是

女孩

而且我真的不喜欢这儿

男人

是啊　我也不喜欢

女孩

那我们赶快回家吧

男人

好的

短暂静场。

女孩

那来啊

男人

好的　我来了

静场。

女孩

可你

极短暂的静场。

你爸爸妈妈在那儿

男人

哪儿

女孩

用手指着。

那儿

男人

我看不见他们

女孩

他们就在那儿

看

看那儿

男人

是啊

女孩

我们一定得跟他们说话

男人和女孩向着父亲和母亲走去。

你们好

短暂静场。

你们好

短暂静场。

你们好

极短暂的静场。

可是不是天太黑了

他们看不见我们

嗨

极短暂的静场。

他们为什么不回答呢

短暂静场。

是不是这里太黑了他们看不见我们

男人

其实没那么黑

光线很正常

极短暂的静场。

或者也许不是很正常

可是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女孩

可他们还是看不见我们

男人

是啊

女孩

可他们为什么不回答呢

男人

他们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女孩

他们站在那儿

就在那儿

男人

是啊

女孩走起过去，拉起母亲的手臂，而她抬起头。

女孩

嗨　你好

母亲

怎么是你

你刚来

极短暂的静场。

如此突然

我没注意到你来

突然你就这么站在那儿了

女孩

是吗

母亲

突然你就来了

女孩

我叫你了

极短暂的静场。

但是你没有回答

母亲

我没有回答

女孩

没有

母亲

可是我没有听到你叫我

女孩

你没有听到

静场。

父亲

是你来了

女孩

是啊

是啊　你也来了

极短暂的静场。

好久不见

母亲

是啊　很久了

极短暂的静场。

女孩

是啊　自从我们上次见面已经

很多很多年了

母亲

实在是太久了

女孩

是啊

我们是来散步的

母亲

是啊　我们也是

父亲

天气真好

真的

男人

是啊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天气真好

女孩

我们正想回家呢

极短暂的静场。

然后就看见你们了

母亲

那你们

是啊　你们都很好吧

女孩

是的　谢谢

你呢

母亲

是的　谢谢

是的　我们很好

女孩

偶尔出来走走真好

母亲

是啊

极短暂的静场。

我们不常出门

这些日子

女孩

是啊　我们也是老待在家里

母亲

是啊

极短暂的静场。

父亲

是啊　出门很麻烦

母亲

你们上次来看我们

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女孩

是啊　是的

极短暂的静场。

我们总是这么说

说一定要来看你们

极短暂的静场。

可是

哦　总是没来

母亲

生活就是如此

说说就算了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生活就是如此

是啊

女孩

是啊

母亲

可你们都很好吧

女孩

是的　谢谢

男人

是的　一切都很好

静场。

母亲

是啊　见到你们真好

父亲

是啊

真太好了

母亲

你们一定要来看我们

找一天

女孩

是的　我们会的

男人

我们会的

静场。

女孩

可这里真

是啊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是在哪儿

女孩轻笑了一声。

母亲

是啊　真的

我也不知道

我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父亲

你不知道我们现在是在哪儿

女孩

不

父亲

可是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父亲游目四顾，看到女人向他走来。于是他也向她走去。

女孩

是啊　我们正要回家呢

母亲

是啊　我们也是

静场。朋友走到女孩身边。

朋友

你为什么不来呢

我在等待着你

女孩

好的　我来了

短暂静场。

好的　现在我来了

女孩牵起朋友的手臂，他们走到一边，停下脚步，站在那儿拥抱着彼此。

母亲

对男人说。

你想念她吗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那个女孩

以前你跟她结婚的那个

男人

也许有点儿

短暂静场。

母亲

可你不生她的气

男人

不

极短暂的静场。

不　一点儿也不

母亲

也不生

你那个朋友的

气

男人

不

短暂静场。

母亲

是啊　我想你不生气

短暂静场。

可是

是啊　你知道我们现在是在哪儿吗

男人

不　我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母亲

你不知道

男人

不

静场。

那爸爸

母亲

不　我不知道

短暂静场。

可这

极短暂的静场。

我们在这儿

是啊

好像

很熟悉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也许

是啊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看上去就像

她轻笑了一声。

是啊　就像你小的时候

你　当你还蹒跚学步的时候

那时你那么开心

后来又那么不开心

从一个极端

走到另一个极端

是啊

是啊　是的

是啊　看上去就像

你小的时候

是啊

极短暂的静场。

可这不可能

看上去就像你小的时候

父亲和女人相遇了。他们拉起对方的手，站在那儿注视着彼此。

男人

不

这不可能就像

我小的时候

母亲

是的

是的　像

极短暂的静场。

男人

那爸爸

母亲

什么

静场。

男人

你不想谈这件事

母亲

不

静场。

男人

可你生他的气吗

母亲

不　现在不生了

以前生过

是啊　当然

可是现在

在这儿

我不再生气了

不生了

我现在一点儿也不生他的气了

男人

不生了

母亲

是啊　现在不生了

在这儿不生了

极短暂的静场。

以前我生过

可我现在不生了

我现在一点儿也不生他的气了

我不明白

短暂静场。男人和母亲转头看着父亲和女人，他们依然手拉手站在那里。母亲和男人对视了一眼，然后从彼此身边走开一点儿。

母亲

可是能聊聊真好

男人

是啊　真好

女孩放开朋友的手，向男人走来。

母亲

不要再等那么久

才来看我

男人

不

不　我不会的

母亲

照顾好你自己

男人

你也是

父亲和女人用双臂环抱彼此，然后就这样站在那儿。母亲向他们走去，又停下脚步，站在那儿注视着他们。

女孩

对男人说。

可是你要去哪儿

男人

不去哪儿

女孩

你千万别离开我

男人

不　我不会离开你

短暂静场。

女孩

既然我们已经相遇了

已经找到了彼此

你就不能离开我

男人

不　我不会离开你

女孩

真的

男人

是的

是啊　真的

女孩

我很害怕你会

离开我

男人

我不会离开你

极短暂的静场。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

你知道的

我不会离开你

朋友向男人走去，而女孩和母亲向父亲和女人走去。

母亲

对父亲说。

可我们不是很快就要回家了吗

父亲

放开女人的怀抱。

是的

是啊　我们要回家了

母亲

我不知道这是在哪儿

我有点儿害怕

我们走吧

女人

我也不知道这是在哪儿

不　我也不知道

母亲

你也不知道

女人

不

不　我

极短暂的静场。

不　我想我以前没来过这儿

母亲

你也是

好像

突然就来到这儿的吗

女人

是的

是啊　很突然

母亲

你也想走吗

女人

是的

对父亲说。

我们走吧

我不想再留在这儿了

母亲

我也不想

父亲

可我们能去哪儿呢

母亲

我们走就是了

女人

是啊

静场。

母亲

对父亲说。

我们走吧

女人

是啊　我们得走了

短暂静场。

母亲

可我真的不想见到你

女人

是吗

母亲

我不想见到你

女人

是吗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我明白

母亲

所以你为什么不走呢

女人

好的

极短暂的静场。

好的　我会走的

母亲

那就走吧

女人

我不知道能去哪儿

我没有地方

可去

对父亲说。

你为什么不来呢

母亲

对父亲说。

来吧　我们走吧

父亲

好的

母亲牵起父亲的一只手臂。女人走到父亲身边，牵起他的另一只手臂。女孩从男人身边走开。

女孩

转身向男人说。

你父亲的事我很遗憾

男人

是啊

女孩

而且发生得如此突然

男人

我不明白

极短暂的静场。

我的整个一生

他都在的

是啊　就好像

理所当然似的

女孩

是啊　生活就是如此

男人

然后

突然

他就走了

女孩

是啊

极短暂的静场。

这真令人无可奈何

不是吗

男人

是啊

短暂静场。

女孩

那你母亲呢

男人

是啊　对她来说当然

很难

要独自生活

女孩

他当时又搬回去了

男人

是的

静场。男人转身背对着女孩，女孩也转身背对着男人。静场。女人向父亲依偎过去，他挣脱开来，从她身边走开。

女人

可你不能就这样走了

父亲

是啊

我知道

女人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父亲

我不是真的要走

女人

是的　你是要走

你就这样走了

静场。父亲缓步向前走去，而朋友向他走来。朋友和父亲相遇了。

父亲

可是我们

极短暂的静场。

我们已经很久没见过面了　自从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自从你还是个

孩子的时候

极短暂的静场。

哦　都那么久以前了

朋友

是啊　那是很多很多年以前了

父亲

然后我们在这里又见面了

极短暂的静场。

如此突然

朋友

是啊

长长的静场。朋友向女孩走去。他们注视着彼此，拥抱了。父亲站在那儿，垂下了头。母亲走到他身边，摸摸他的脸颊。然后她转过身，注视着男人。

母亲

你来了我真开心

男人

是啊　哦　我们一定得来

极短暂的静场。

当然得来

这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

母亲

是啊

是啊　如此突然

极短暂的静场。

他当时就坐在那儿

在桌边

极短暂的静场。

然后他突然趴在桌子上

极短暂的静场。

然后他就死了

静场。

见到你真好

男人

是啊

母亲

他刚才还在那儿

极短暂的静场。

然后突然就不在了

男人

是啊

短暂静场。

母亲

就像一道微光闪过

男人

一道微光

母亲

是啊　就像一道微光闪过

静场。

你妻子什么时候来

男人

什么

是啊　她很快就来

母亲

那很好

男人

是的

母亲站在那儿，垂下了头。男人向前走了几步，又停下了脚步。女孩走到他身边，牵起他的手臂。他们就这么站着。女人走到父亲身边，用一只手臂抱着他。母亲走到男人和女孩身边。

母亲

哦　我们该走了

父亲

我想是该走了

女孩

是啊

静场。

男人

是啊

静场。他们都站着没动。母亲转身注视着父亲，他也注视着他，从女人身边走开。母亲和父亲向彼此走去。

母亲

是啊　我们不能再留在这儿了

父亲

不能

母亲

我们必须离开

父亲

可是

极短暂的静场。

可是我们已经离开了

我们已经离开很多次了

是啊

极短暂的静场。

母亲

不

极短暂的静场。

可是

极短暂的静场。

你和我

我们现在必须离开

你和我

静场。

男人

我不想留在这儿

短暂静场。

女人

我们就这么来了

短暂静场。

女孩

我们一定得来

短暂静场。

女人

我们不能永远留在这儿

不是吗

短暂静场。

母亲

我害怕

我们必须离开

短暂静场。

男人

也许我们必须永远留在这儿

短暂静场。

女孩

可是永远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这意味着什么

男人

什么意味也没有

极短暂的静场。

至少在这里没有

女孩

而我们必须留在这儿

男人

我们必须留在这儿

短暂静场。

母亲

我不想留在这儿

短暂静场。

女孩

我想去别的地方

父亲

我已经留在这儿太久了

短暂静场。

而我才刚刚到这儿

朋友

可是告诉我们

极短暂的静场。

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我们在哪儿

父亲

对母亲说。

我们不能留在这儿

母亲

是啊

是啊　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必须离开

极短暂的静场。

我害怕

女孩

我也害怕

朋友

对父亲说。

你在这儿的时间最长

父亲

这没有区别

女孩

可是

女人

我们现在必须离开了

每个人都必须离开

我们不能留在这儿

女孩

走过去牵起男人的手臂。

来啊

来啊　我们走吧

男人

是啊

他们站着没动。

女人

对父亲说。

我们不能留在这儿

你一定要帮助我

为什么你不帮助我

男人牵起父亲的手臂。朋友走过去牵起女孩的手臂。女人走过去牵起父亲的手臂。

我们走吧

极短暂的静场。

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都走吧

男人

是啊

静场。

父亲

可是我们该去哪儿呢

女孩

我们必须离开

父亲

我不能留在这儿

极短暂的静场。

而且我

是啊　我已经待在这儿很久了

母亲

我们已经都在这儿待了很久了

朋友

很久很久

男人

久得没有尽头

静场。

女人

我们还得在这儿待多久

女孩

我们走吧

极短暂的静场。

我们走吧

我们所有的人都走吧

母亲

我们必须一起走

静场。

朋友

可是我们无处可去

静场。

女人

我们哪儿也去不了

母亲

我们必须留在这儿

静场。

可是你看

父亲

什么

母亲

用手指着。

那儿

你看不到吗

父亲

不

短暂静场。

女孩

是啊

用手指着。

是啊　那儿

极短暂的静场。

你看不到吗

看

看

男人

是啊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我看到了

女人

你看到了什么

母亲

可是你看

你自己看

静场。

朋友

是啊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现在我看到了

男人挣脱开来，而女孩拉起女人的手。男人走开几步，向上仰望，然后游目四顾，注视着他们。

男人

我看到了

短暂静场。

我看到它就在那儿

用手指向虚空。

而且我看到

是啊　它就在你内心

它就是你

我看到了

母亲

它就在我内心

男人

是啊

母亲

是啊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我能感觉得到

是啊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是啊　它就在那儿

用手指着。

那儿

用手指着。

那儿

用手指着。

而那

是啊　那就是我

不是作为我而存在

但正是作为我而存在

作为其他所有的一切而存在

朋友

我看到它了

我就是它

我就在这里

是啊

是啊

而我也在那里

用手指着。

我是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女孩

是啊

我既在那里

又在这里

而在那里

我就是你

她注视着女人。

而我就是

极短暂的静场。

我

父亲

是啊

是啊　我看到它了

对男人说。

我看到它就在你的周围

我看到它就在你的内心

而现在我们该走了

母亲

现在我们要走了

对男人说。

来啊

来啊　我们要走了

来啊

男人走过来，牵起母亲的手。所有人一同缓步而下。

2015 年春　初稿

2015 年夏　再稿

2015 年冬　定稿

我是风

I Am the Wind

《我是风》的场景发生在一艘想象中的船上，因此无须过分具象呈现。剧中戏剧行动也只存在于想象之中，因此只须呈现，无须具体执行。

人物

一个人

另一个人

一个人

我不是想这样做

我只是就这样做了

另一个人

你只是就这样做了

一个人

是的

（短暂静场。）

另一个人

它就这样发生了

可你

是啊是如此的害怕它会发生

（短暂静场。）

你是这么告诉我的

（极短暂的静场。）

你告诉过我

一个人

是的

（静场。）

另一个人

它就这样发生了

（极短暂的静场。）

那件你害怕自己会这样做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你会这么做的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它就这样发生了

（短暂静场。）

一个人

是的

（静场。）

另一个人

很可怕吧

一个人

我没事

另一个人

是吗

一个人

我被带走了

我被风带走了

另一个人

你被带走了

一个人

我被带走了

（短暂静场。）

我不复存在了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另一个人

你不存在了

一个人

是啊　我不存在了

（短暂静场。）

另一个人

可是

一个人

什么

另一个人

是啊

是啊

（短暂静场。）

可是活着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其实也没那么糟

不是吗

（极短暂的静场。）

还有很多地方

可以去

一个人

是吗

也许

也或许

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

（极短暂的静场。）

但你一定要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去到某个地方

（短暂静场。）

可我受不了那些声音

（极短暂的静场。）

那些他人的声音

那些万事万物的喧哗与骚动

（极短暂的静场。）

它把我压垮了

把我封闭起来

（极短暂的静场。）

另一个人

你想要独自一人

一个人

我无法独自一人

另一个人

你无法独自一人

你也无法身处他人之中

一个人

我受不了那些声音

另一个人

你想让它安静下来

一个人

我想让它安静下来

（极短暂的静场。）

而且我不想

一切都太清晰可见

另一个人

一切都太清晰可见吗

一个人

一切都太清晰可见

一切都太触目可及

所有那些他们想隐藏在言语之后的一切

所有那些他们自己都不甚明了的一切

这一切对我都太清晰可见

另一个人

你不想身处他人之中

一个人

不想

另一个人

可你也不想独自一人

你为什么不想独自一人

一个人

因为如果我独自一人

那我能看到的只有自己

能听到的也只有自己

而我不想看到也不想听到自己

（极短暂的静场。）

当然不想

（极短暂的静场。）

我的意思是说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另一个人

这样不好吗

一个人

不这样不好

（极短暂的静场。）

这样更糟

另一个人

你不喜欢自己吗

一个人

不

另一个人

你不喜欢他人

你也不喜欢自己

一个人

是啊

是啊　的确如此

（静场。）

另一个人

你不喜欢自己

什么

一个人

我不喜欢自己是一片虚空

另一个人

你是一片虚空

一个人

是的

（静场。）

另一个人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你不会是是一片虚空

你很充实

一个人

我不会是是一片虚空

（短暂静场。）

可是如果我独自一人

（极短暂的静场。）

而且如果我

只听到自己的声音

是啊那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另一个人

是啊那就怎样

一个人

那就只剩下一片虚空了

（极短暂的静场。）

然后我会变得很沉重

另一个人

你会变得很沉重

一个人

是啊

另一个人

沉重

一个人

我会变成一块石头

是的

（极短暂的静场。）

然后它会变得

是啊　石头

会变得越来越沉重

（极短暂的静场。）

而我也会变得如此沉重

沉重得寸步难行

（极短暂的静场。）

如此沉重以至于我

以至于我沉了下去

（极短暂的静场。）

向下沉向下沉

向下

（极短暂的静场。）

沉到海底深处

是的我沉了下去

沉到最深处

然后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我就躺在那儿

在最深处

如此沉重

寸步难行

另一个人

而那时

是啊当你是一块石头的时候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那时

是啊

那时你不言不语

一个人

我无法言语

（极短暂的静场。）

因为每一言

每一语

都是如此挣扎

（极短暂的静场。）

然后

当言语出口

当言语终于出口

它们却又如此沉重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这同样也把我压垮了

（极短暂的静场。）

让我向下沉向下沉

另一个人

是这样的吗

言语变得沉重了

一个人

是的

（短暂静场。）

另一个人

可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个人

就是这样而已

（短暂静场。）

另一个人

你是一块石头

（极短暂的静场。）

而且你是灰色的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就像一块石头

一个人

是的

（极短暂的静场。）

就像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不不是这样的

另一个人

什么

不是这样

一个人

不是灰色的

另一个人

你在说什么

一个人

灰色

不是灰色的

另一个人

不是

一个人

不是因为灰色是

美丽的

另一个人

美丽

一个人

是的　美丽

又丑陋

（极短暂的静场。）

灰色是光秃秃的小岛和礁石

看

看那儿

你看到那些小岛和礁石了吗

它们都是灰色的

另一个人

美丽

而又丑陋

（极短暂的静场。）

一个人

是的

另一个人

是的就像雾

一个人

是的有点儿

是啊就像在远方的海上你能看到的

雾

有点儿像雾

（极短暂的静场。）

不它不是灰色的

也不像雾

（极短暂的静场。）

而是

另一个人

是什么

一个人

（接着说道。）

而是像

是啊也许

也许是像一堵水泥墙

另一个人

就仿佛一切都是一堵水泥墙

一个人

我是一堵水泥墙

裂了

另一个人

而且受伤了

一个人

是啊受伤了

另一个人

伤得很重

一个人

是的

另一个人

其实你只是

（极短暂的静场。）

一堵水泥墙

裂了

一个人

而且崩塌了

（极短暂的静场。）

成了碎片

另一个人

你成了碎片

一个人

不只是裂了

不没有碎片

另一个人

只是摇摇欲坠

一个人

是啊有一点儿

（极短暂的静场。）

也许

（极短暂的静场。）

也许我是在摇摇欲坠

另一个人

你在摇摇欲坠

一个人

是的

（极短暂的静场。）

又或许

（极短暂的静场。）

这只是言语而已

只是宣之于口而已

另一个人

你是一堵水泥墙

摇摇欲坠然后成了碎片

一个人

这只是言语而已

（静场。）

另一个人

可是

（极短暂的静场。）

是的　你能告诉我吗

（极短暂的静场。）

这到底有什么好

为什么你喜欢

到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到海上去

一个人

哦因为我可以去啊

（短暂静场。）

另一个人

哦那就去吧

一个人

我

（静场。）

我

是啊

是啊你看到那边了吗

那些小岛和礁石

就在那边

（用手指着。）

那些悬崖

灰色的

只有灰色的悬崖

（极短暂的静场。）

而且你看到海滩上的石头了吗

又大

又圆

灰色的

你看到了吗

（极短暂的静场。）

那儿

就在那儿

另一个人

是的

一个人

还有你看到那个小小的港湾了吗

（极短暂的静场。）

那儿

就在那儿小岛伸展着它的双腿

（极短暂的静场。）

就在那儿小岛形成了一个港湾

（用手指着。）

就在那儿

你看到了吗

另一个人

是的

一个人

我们可以在那儿泊船

在那儿船会很安全的

（极短暂的静场。）

我们往那儿开好吗

（极短暂的静场。）

我们在那儿泊船好吗

另一个人

好的

好的　我们可以去那儿

一个人

那我们就去吧

（**一个人**转舵，船开始缓慢地向着港湾的方向滑行。）

另一个人

那儿真好

（极短暂的静场。）

而且今天大海也很平静

（极短暂的静场。）

所有的小岛和礁石

和远方的大海

（极短暂的静场。）

是的就在那儿

（极短暂的静场。）

那片远方的大海

一个人

是啊

另一个人

还有

就在我们的前方

在我们和大海之间

在小岛的内侧

是那风平浪静的港湾

一个人

我们可以在那儿泊船而且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而且如果我们想的话

是啊我们可以在那儿一直待到明天

另一个人

可是那儿安全吗

一个人

天气很好

另一个人

不会起风的

我是说有点儿雾而已

是啊　就在那远方的大海之上

一个人

是啊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我想不会起风的

另一个人

一定不会

一个人

哦没有什么是一定的

（静场。）

我们往那儿开吧

另一个人

好的

一个人

你想去吗

另一个人

为什么不

一个人

是啊

（静场。）

另一个人

你喜欢一切都静默无声

一个人

是的

（极短暂的静场。）

另一个人

是不是正因为如此

是啊

是啊你才这么喜欢

待在海上

一个人

也许

另一个人

你这么喜欢待在海上

是因为你喜欢一切都静默无声吗

一个人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想要的

而且海上

是啊也有声音

吱吱声

嘎嘎声

颤动声

另一个人

可你不喜欢声音

一个人

不喜欢

（极短暂的静场。）

又或许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另一个人

可是海上依然是静默的

（极短暂的静场。）

即使有声音也是静默的

一个人

是啊

（极短暂的静场。）

它静默着

以自己的方式

另一个人

可只要生命继续万事万物就会有喧哗与骚动

一切就都会清晰可见

就是这样

一个人

是啊

（静场。）

另一个人

而你不喜欢这样

（静场。）

你不喜欢生命这样继续

（静场。）

因为如果你喜欢的话

是啊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静场。）

可是你喜欢待在海上

一个人

是的

（静场。）

不

（极短暂的静场。）

不

（极短暂的静场。）

不　我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另一个人

你想说什么

一个人

哦

（极短暂的静场。）

此刻我就在这里

是的

是的　我有我自己的位置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

我有我自己的位置

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位置

（短暂静场。）

另一个人

可是你不应该待在这儿

（极短暂的静场。）

是的不应该待在船上

我的意思是说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一个人

此刻我就在这里

另一个人

可是你不想待在这儿

一个人

我也不想待在其他地方

另一个人

你什么也不想要

（短暂静场。）

这可能吗什么也不想要

（极短暂的静场。）

如果你冷了

会想要穿衣服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是啊或者想要取暖

不管怎么说

一个人

是啊

（静场。）

另一个人

而如果你饿了

或者渴了

是的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一个人

是的那你就会想要吃东西

想要喝水

另一个人

是啊

（短暂静场。）

而你是想要这些的

一个人

偶尔

（静场。）

另一个人

所以，依然有东西是你想要的

一个人

也许

（极短暂的静场。）

如果所谓想要就是这个意思的话的话

另一个人

难道不是吗

一个人

我想是因为我们待在这儿所以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所有那些东西才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所有你说的那些东西才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短暂静场。）

另一个人

也许

（静场。）

而如果有人

我

是的如果我打你呢

一个人

那我会想要保护自己

另一个人

所谓想要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一个人

也许

（极短暂的静场。）

因为挨打很疼

（静场。）

另一个人

可是生命必须继续

一个人

生命必须继续

另一个人

而你

（极短暂的静场。）

你不喜欢这样

一个人

呃是的

另一个人

那怎么才能

（极短暂的静场。）

怎么

是啊　我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一个人

因为生命并不总是这样的

另一个人

并不总是像你说的这样

一个人

不是

（极短暂的静场。）

不是有时候是不一样的

有时候不是这样

另一个人

不一样

在海上

一个人

是啊

另一个人

而且当你小的时候

也不是这样的

一个人

不

另一个人

那是怎样的呢

一个人

那时候一切都是流动的

（静场。**一个人**走过去举起锚。）

可是现在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我们到了

你看得见的

是啊我们的港湾到了

另一个人

是啊

（**一个人**把锚抛好。）

一个人

那然后呢

（极短暂的静场。）

对了你到甲板上去好吗

（极短暂的静场。）

到船头去

准备好泊船

（极短暂的静场。）

绳子

对了就在船头放着

（用手指着。）

对了就在那儿

就在那个箱子里

（用手指着。）

那赶快啊

（用手指着。）

对了

对了　到甲板上去

另一个人

那再然后呢

一个人

是啊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再然后

是啊　再然后当我们靠岸的时候

是啊

你就跳上去

另一个人

那再然后呢

一个人

是啊　再然后你就把船泊好

另一个人

好的

一个人

哦　那赶快啊

快去

时间不多了

赶快啊

另一个人

好的

（极短暂的静场。）

好的你没看见我已经在赶快了吗

（**另一个人**走出去到甲板上，一直向前走，找到了绳子。）

一个人

现在

现在跳起来啊

（极短暂的静场。）

该跳起来了

跳到岸上去

（**另一个人**跳起来，可是滑倒受伤了。）

你受伤了吗

另一个人

我滑倒了

（**另一个人**挣扎着站起身来了，可是摔得很疼。）

一个人

你没事吗

另一个人

没事

（极短暂的静场。）

没事　我只是受了点儿伤

一个人

是吗

另一个人

不过我没事

一个人

然后你得把绳子系在那儿

（极短暂的静场。）

是的就在那儿

（极短暂的静场。）

是的就系在那个锚栓上

另一个人

好的

（静场。）

一个人

疼吗

另一个人

有点儿

是的

（短暂静场。）

一个人

可是赶快啊

求你了

另一个人

好的

（短暂静场。）

好的你想让我做什么

一个人

你必须把绳子系在

（极短暂的静场。）

系在那个锚栓上

另一个人

再然后呢

一个人

再然后你就回到船上来

另一个人

可是我回不来

船离我太远了

一个人

那你就把船拉得离你近点儿

另一个人

好的

（极短暂的静场。）

我试试

（**另一个人**把船拉得近了一点儿。）

没法儿再近了

一个人

是啊

（短暂静场。）

你能回得来吗

另一个人

我试试

(**另一个人**跳起来，抓住船栏杆，爬回到甲板上。)

一个人

不容易啊

另一个人

是啊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可是我做到了

一个人

是啊

(静场。)

另一个人

那现在

是啊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现在

现在船已经泊好了

是啊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极短暂的静场。)

那现在呢

(静场。)

一个人

是啊

另一个人

是啊　现在

（极短暂的静场。）

那现在呢

一个人

是啊

（短暂静场。）

锚已经抛好了

那然后呢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那然后

（极短暂的静场。）

然后就该喝一杯了

另一个人

来杯抛锚酒

一个人

乐趣就在于此啊

（短暂静场。）

我来倒酒好吗

另一个人

好啊

喝一杯也好

（**一个人**走过去拿出一瓶酒和两个酒杯。）

一个人

是啊我们都需要喝一杯

（**一个人**把两个酒杯都递给**另一个人**，倒好酒，拿起其中一杯。）

这才过瘾

（短暂静场。**一个人**把酒瓶放下。）

那干杯

另一个人

干杯

（他们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一个人

太棒了

（静场。）

真过瘾

不是吗

（极短暂的静场。）

那些灰色的礁石

这么光秃秃的

寸草不生

（极短暂的静场。）

那些光秃秃的小岛

灰色的黑色的

还有海滩上的石头

那些圆圆的石头

（极短暂的静场。）

然后还有

那边

远方的那边

那是大海

（极短暂的静场。）

再那边

那是大海和天空交界的地方

（极短暂的静场。）

而大海是如此平静

另一个人

是啊

一个人

而这里寸草不生

（极短暂的静场。）

只有灰色的礁石

另一个人

这么多的小岛

这么多的礁石

（极短暂的静场。）

还有大海

还有天空

（长长的静场。**一个人**把酒杯倒满，他们一饮而尽。）

一个人

我喜欢喝酒

另一个人

是啊

（短暂静场。）

一个人

这里真安静

另一个人

唯一能听到的声音

只有海浪拍打着船舷

一个人

是啊

是啊而我们就这样漂浮着，轻盈又美好

（极短暂的静场。）

如此轻盈

就好像

（极短暂的静场。）

我们的身体里有风

另一个人

就好像我们在摇摆着

一个人

是啊

是啊　这样真好

另一个人

而船也在摇摆着

一个人

轻轻地摇摆着

温柔地摇摆着

（极短暂的静场。）

就是这样

另一个人

我们是如此轻盈

我们就像风一样轻盈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几乎

一个人

而我们也在那高高的天上

摇摆着

（极短暂的静场。）

轻轻地

和我们的船一起

另一个人

是啊

（静场。）

是啊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我们是如此轻盈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极短暂的静场。）

可是你

（极短暂的静场。）

是的　就刚才

你还说

是的　说你有时候

会觉得如此沉重

（极短暂的静场。）

是的　沉重得就像是一块石头

一个人

是的

（短暂静场。）

另一个人

你那样说是什么意思

一个人

不　没什么意思

另一个人

没什么意思

你一定是有什么意思的

一个人

那只是言语而已

只是宣之于口而已

我没什么意思

我只是宣之于口而已

另一个人

只是宣之于口而已

一个人

是的

（极短暂的静场。）

是的　那只是言语而已

另一个人

那石头呢

石头这个词呢

一个人

只是宣之于口而已

另一个人

是吗

一个人

是的

（极短暂的静场。）

是的

（极短暂的静场。）

言语是不真实的

（极短暂的静场。）

你想用言语来说些什么

却总是适得其反

另一个人

因为真实

是说不出来的

一个人

是啊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的确如此

（短暂静场。）

另一个人

那只是言语而已

一个人

无休止的言语

（静场。）

另一个人

可是刚才你也说过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说什么自己是一堵水泥墙

裂了

一个人

我说得不合适

另一个人

只是个比喻

一个人

是的

（极短暂的静场。）

是的　我想你可以说

它只是个比喻

另一个人

而比喻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一个人

是啊我想它还是说出了一点儿意思

（极短暂的静场。）

很少的一点儿意思

（极短暂的静场。）

可大部分的意思还是适得其反

（极短暂的静场。）

可以说

并非是我真正想表达的意思

另一个人

可它

既然是个比喻

就应该能表达你真正想表达的意思

（极短暂的静场。）

因为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的表达方式了

我想的确如此

一个人

是啊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

另一个人

可结果却总是适得其反

一个人

我想的确如此

（极短暂的静场。）

我想所有的言语都是如此

（极短暂的静场。）

可是

可是真实

是无法宣之于口的

因为真实

原本就非言语

另一个人

真实既是言语所能说出的

（极短暂的静场。）

又绝非如此

无论宣之于口的言语是什么

真实就在那里

而言语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一个人

是啊

（短暂静场。）

可是

是啊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所有那些我所说出的言语、

都不该被宣之于口

这我知道

（短暂静场。）

而所有言语都是毫无意义的

可是

（极短暂的静场。）

可是我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我活着

我就必须有所言语

（极短暂的静场。）

那然后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另一个人

是啊那然后呢

（极短暂的静场。）

那然后该怎么办

一个人

需要怎么办吗

另一个人

是啊　我们不能就这么待在这儿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就这么待在船上

（极短暂的静场。）

一个人

为什么不能

另一个人

也许能吧

一个人

现在一切都安静下来了

另一个人

是啊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现在万事万物

都安静下来了

（短暂静场。）

一个人

你不喜欢吗

另一个人

呃

一个人

不太喜欢

另一个人

呃是啊

（极短暂的静场。）

可我想这是因为我不太明白

（极短暂的静场。）

我想我不太明白

是啊这到底

怎么说呢

这到底有什么好的

一个人

不明白

另一个人

你能让我明白吗

一个人

不

（极短暂的静场。）

不　还是算了吧

另一个人

就像刚才我不明白也算了一样

一个人

是的

（静场。）

是啊　我就是喜欢

我就是喜欢

万事万物都静默无声

（极短暂的静场。）

还有轻盈的风

我也喜欢

（极短暂的静场。）

我喜欢

（极短暂的静场。）

轻盈地

轻盈地摇摆

在沉重的船上

（极短暂的静场。）

这真好

另一个人

是吗

一个人

我喜欢待在船上

另一个人

是吗

（极短暂的静场。）

我想我也是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是的我也是

我

也喜欢大海的味道

（短暂静场。）

还有我也喜欢看着

海滩上圆圆的石头

（极短暂的静场。）

那些礁石

那些小岛

（极短暂的静场。）

而且我也喜欢看

天空

还有大海

而且我也喜欢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我也喜欢待在船上

是啊我本来没想到

我也会喜欢

待在船上

可我就是喜欢

一个人

是吗

（静场。）

还有我也喜欢

远方

（极短暂的静场，用手指着。）

远方的大海

如此冰冷又如此危险

风平浪静又无边无涯

（极短暂的静场。）

可如果你停泊在那儿

是的在那大海之中

是的那用不了太久

是的那你就会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另一个人

那你就会冻死

死去

（极短暂的静场。）

永远地消失

一个人

是的

（静场。）

其实我们唯一能依靠的只有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是啊　如果没有船

（短暂静场。）

只需跨出几步之遥

（短暂静场。）

我们就不复存在了

另一个人

是啊

（短暂静场。）

可你喜欢

（极短暂的静场。）

你脑海里总是有这样的想法吗

一个人

是的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我想是的

另一个人

但这多可怕啊

一个人

是啊

是啊的确如此

另一个人

因为

（极短暂的静场。）

是的船这么小而且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一个人

什么

另一个人

而且在这大海之上

在这茫茫的大海之上

你能受得了待在这儿吗

就待在船上

是的几天

几个星期

一个人

我能

（短暂静场。）

另一个人

而且你喜欢这样

一个人

是的

另一个人

一直都喜欢

一个人

不是一直都喜欢

（静场。）

另一个人

那你什么时候不喜欢呢

一个人

当我只有独自一人的时候

另一个人

你不喜欢独自一人待在船上

一个人

不

另一个人

为什么不

一个人

不

（短暂静场。）

没什么

另一个人

说呀

一个人

不

另一个人

是因为你害怕吗

一个人

是的

不

（极短暂的静场。）

不　确切地说不是害怕

是被带走了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另一个人

你为什么害怕

一个人

因为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另一个人

说呀

一个人

我害怕我会跳下去

另一个人

跳进大海

一个人

是的

（静场。）

另一个人

你脑海里总是有这样的想法吗

一个人

每时每刻

另一个人

你脑海里总是有这样的想法

当你独自一人待在船上的时候

一个人

是的

（极短暂的静场。）

是的　确切地说不只是想

而是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另一个人

而且你经常独自一人

是啊　待在船上

一个人

是的

另一个人

而这个想法每时每刻都在

一个人

是的每时每刻

另一个人

仅仅是一个想法

一个人

不仅是一个想法

（极短暂的静场。）

或者也可能就是个想法

（极短暂的静场。）

可是

是的

是的　是个想法

（极短暂的静场。）

还有

是的　也许更多的是恐惧

（极短暂的静场。）

不　不仅如此

另一个人

这只是言语而已

一个人

是的

另一个人

可它近在咫尺

清晰可见

触目可及

（极短暂的静场。）

不能说仅仅是想法

也不能说仅仅是恐惧

可不管是什么它近在咫尺

一个人

是的

（极短暂的静场。）

是的　也许

另一个人

你从来都不能忘记这些想法吗

一个人

哦是的

（极短暂的静场。）

哦　有时它在脑海里

（极短暂的静场。）

有时不在

（静场。）

另一个人

每时每刻它都近在咫尺

一个人

是的　的确如此

另一个人

可是你不会有这些想法

是啊

当有别人和你一起

待在船上的时候

一个人

不会

（极短暂的静场。）

那时不会

那时它就消失了

（静场。）

另一个人

这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一个人

这也无需多言

（**一个人**想再给**另一个人**倒点儿酒，可他握住了他的手。）

另一个人

不　谢谢

我不要了

（**一个人**给自己倒了点儿酒。）

喝一杯挺好

可是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一个人

什么

另一个人

它能让你平静下来

喝一杯能让你平静下来

一个人

是啊

（静场。）

另一个人

那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那我们现在

回到船上了

（短暂静场。）

那

是啊

一个人

我来给咱们弄点儿吃的好吗

就简单吃点儿

另一个人

那太好了

好啊

一个人

或者我们也可以继续航行

另一个人

然后呢

一个人

然后我们就一直航行

另一个人

再然后呢

一个人

再然后我们可以另找一个港湾

在那儿抛锚泊船

另一个人

是吗

（静场。）

就是这样

一个人

是啊

（短暂静场。）

就是这样我想

（静场。）

另一个人

也许我们的确可以继续航行一会儿

一个人

我没问题

另一个人

我不知道这儿是不是足够安全

我是说到了晚上

可能会起风

还有大海

（极短暂的静场。）

远处的那片大海

远处的那片迷雾

大海上迷雾茫茫

而在我们前方

在我们和这茫茫大海之间

就只有一座小小的岛屿

和灰色的岩石

一个人

是啊

（极短暂的静场。）

但我想不会起风的

（极短暂的静场。）

大海风平浪静

天空晴朗澄澈

另一个人

也许不会

（极短暂的静场。）

一个人

我来给咱们弄点儿吃的

另一个人

那太好了

（**一个人**走过去点起炉子，放上一只平底锅，打开一个罐头，把罐头里的东西倒在锅里。）

我有点儿饿了

是啊

我觉得

有点儿饿了

一个人

不管什么东西在海上吃起来更香

另一个人

我只要能有点儿吃的就行

一个人

是吗

（长长的静场。）

听着

另一个人

什么

一个人

是啊

不管什么东西在海上吃起来都更香

可是我想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极短暂的静场。**一个人**搅拌着锅里的东西。）

另一个人

什么

一个人

不没什么

（极短暂的静场。）

我来摆桌子吧

（短暂静场。**一个人**拿出盘子和餐具，摆好桌子。）

另一个人

也许可以边吃边喝一杯

你有酒吗

一个人

是的

是的我有

（短暂静场。）

我来开瓶酒

（**一个人**走过去拿出一瓶酒，打开，给**另一个人**和自己都倒了一杯）

另一个人

我好饿啊

我想他们说得没错

是啊一到了海上

就特别容易饿

一个人

是啊我也饿了

另一个人

一定是因为海风的缘故

（极短暂的静场。）

哦　一定是有什么原因的

一个人

是啊

（**一个人**举起酒杯。）

干杯

（**另一个人**也举起酒杯。）

另一个人

干杯

（他们喝了口酒。静场。）

另一个人

可是哦

（极短暂的静场。）

活着

是啊其实也没那么糟

也不总是那么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一个人

是吗

另一个人

很多时候活着也

挺好

一个人

是吗

另一个人

只是有时候你才会觉得

是啊

不管你用怎样的言语宣之于口

你才会觉得自己是一块石头

或者别的什么东西

一个人

是啊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很多时候我不这么觉得

另一个人

是啊

（静场。）

一个人

可是

（极短暂的静场。）

对了

我想吃的应该好了

只是需要热一下而已

简单吃点儿

对了　就是这样

另一个人

就是这样

一个人

我希望

简单可又好吃

（**一个人**放下酒杯，走过去把锅拿了过来。）

至少能有点儿吃的

而且我希望

你会觉得好吃

（**一个人**给**另一个人**把吃的放到盘子里。）

吃吧

另一个人

谢谢

（**一个人**给自己也放好吃的，然后把锅放在一边。**另一个人**开始吃了起来。）

嗯

好吃

太好吃了

一个人

是啊　我也希望你会觉得好吃

（**一个人**也开始吃了起来。静场。）

另一个人

是啊

（短暂静场。）

活着也没那么糟

不是吗

（极短暂的静场。）

有好吃的

（极短暂的静场。）

真的很好吃

简单可又好吃

真好

（极短暂的静场。）

还有酒

酒也

很好喝

（极短暂的静场。）

还有能够交谈也很好

（极短暂的静场。）

能够在一起

（极短暂的静场。）

而且即使

是啊

是啊　即使你脑海里有那样的想法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想要跳下去

是啊你也依然喜欢待在船上

不是吗

一个人

呃

（极短暂的静场。）

是的　的确如此

（极短暂的静场。）

只是有时候

是啊

是啊有时候我会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另一个人

你会觉得自己

动弹不得

（极短暂的静场。）

你会觉得自己像是

一块石头

一个人

是的

（短暂静场。）

另一个人

那就

是啊　那就喝一杯

你就会觉得好一点儿

（极短暂的静场。）

那就喝一杯

不是吗

一个人

是啊

另一个人

而且有时候凭空想象一下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呃我的意思是说

我到底在说什么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这样也许你也会

觉得好一点儿

一个人

而从某种程度上说

是啊身在大海之上

就好像是

凭空想象出来的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我的意思是说

是啊即使你的确是身处大海之上

另一个人

的确如此

（短暂静场。）

万事万物都可以是

是啊凭空想象出来的

是啊　就仿佛是

凭空捏造

就仿佛是

幻想出来的

是啊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即便是那些实实在在发生的

仿佛也是凭空想象出来的

就仿佛是

（极短暂的静场。）

仿佛

生活在别处

（极短暂的静场。）

但它的的确确是发生了

是的

发生在言语中

或者是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极短暂的静场。）

是的我的意思是说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一个人

是啊

（长长的静场。）

另一个人

东西很好吃

（**另一个人**举起酒杯。）

那

干杯

（**一个人**也举起酒杯。）

一个人

是啊干杯

（他们碰了一下酒杯。）

可是

另一个人

什么

一个人

可是　是啊

是啊我并不了解你

另一个人

不了解吗

（极短暂的静场。）

也许不

也许的确不是很了解

（极短暂的静场。）

可你多少还是了解我的

（极短暂的静场。）

至少

了解那么一点儿

（静场。）

一个人

我有些话想告诉你

（极短暂的静场。）

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另一个人

是吗

一个人

我有话想对你说

我有话想告诉你

另一个人

是吗

（短暂静场。）

可你说不出来

一个人

是的

（极短暂的静场。）

我只知道

我有话想对你说

我有话想告诉你

（极短暂的静场。）

因为活着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另一个人

活着

一个人

是啊活着

（极短暂的静场。）

活着是

我的意思是说

你一定要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另一个人

什么

一个人

不没什么

（静场。）

另一个人

那现在

（极短暂的静场。）

现在我们已经吃完东西了

是啊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那现在我们该干什么呢

一个人

现在我们可以继续航行了

另一个人

是吗

（静场。）

那我来收拾桌子

一个人

我来吧

另一个人

不我来吧

然后我来把盘子洗了

一个人

谢谢

不过盘子可以等会儿洗

另一个人

那你可以再喝一杯

一个人

你也再喝一杯吧好吗

另一个人

不谢谢

（**一个人**给自己倒了杯酒。**另一个人**收拾好桌子，把盘子放在水槽里。）

那然后我们就继续航行

（极短暂的静场。）

太好了

我想也许我开始喜欢这样了

在这茫茫大海之上

是啊

（静场。）

可是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

（静场。）

是啊你脑海里就没有其他的想法了吗

一个人

现在我脑海里什么想法也没有

另一个人

没有

一个人

没有

另一个人

那你是觉得好点儿了吗

一个人

是的

（静场。）

另一个人

那就好

（静场。）

一个人

那现在

（极短暂的静场。）

现在

（极短暂的静场。）

现在我们就继续航行

（极短暂的静场。）

现在

是的　现在我们必须像刚才泊船时一样

你到甲板上去

把船往岸边拉

另一个人

好的

一个人

然后你再跳到岸上去

（极短暂的静场。）

解开绳子

继续把船往岸边拉

然后再跳回到船上

把绳子盘起来

放到甲板上的

箱子里

另一个人

好的

（**另一个人**走到甲板上，把船往岸边拉，他跳起身来，可是滑了一跤，摔倒在岩石上。）

他妈的

这儿可真他妈的滑

（**另一个人**爬起来，解开绳子，把船往岸边拉。）

我怎么再跳回到船上来

我回不来了

一个人

试试看

你得跳起来

试试看

另一个人

我回不来了

一个人

试试看把船再拉近一点儿

另一个人

好的

一个人

有用吗

另一个人

有点儿用

我把船又拉近了一点儿

一个人

你抓得到船舷上缘吗

另一个人

抓不到

一个人

抓不到

另一个人

抓不到

一个人

那再拉呀

另一个人

没法再拉了

一个人

龙骨卡住了

另一个人

是的

一个人

你能行吗

另一个人

我试试看

（**另一个人**挣扎着，勉强抓住了船舷上缘，他跳起身来，爬回到甲板上，然后站起身来。）

总算行了

一个人

我把船拉出去然后起锚

（**另一个**人把绳子盘起来，放进箱子里。**一个人**起锚。）

你做到了

另一个人

勉勉强强吧

一个人

那现在呢

另一个人

现在我们去哪儿

一个人

来一次小小的海上之旅

也许

另一个人

大海风平浪静

一个人

风平浪静

云淡风轻

另一个人

可你不能开得太远

一个人

不会的

（极短暂的静场。）

不当然不会

另一个人

就

向前航行一点儿

一个人

好的

（静场。**一个人**站在那儿，手掌着舵。**另一个人**站在他身边，目视前方。）

另一个人

大海真是令人恐惧

一个人

是吗

另一个人

无边无涯

一个人

可它也很美

大海是很美的

另一个人

也许吧

一个人

你不觉得它美吗

另一个人

更多的是令人恐惧

（短暂静场。）

可是我们用不着航行得太远

一个人

是用不着

（极短暂的静场。）

可至少要比这远点儿

是的我们还得勇敢地往前开一点儿

另一个人

再往前开一点儿

一个人

是的

（长长的静场。）

另一个人

你正笔直向外海开去

一个人

是啊

（静场。）

另一个人

可是为什么

一个人

你应该到远方的那片大海去看看

是啊

既然你已经跟我上了船

既然你已经来到了海上

另一个人

可是如果远方的那片迷雾

弥漫开来怎么办

一个人

可是大海风平浪静

天空晴朗澄澈

（极短暂的静场。）

而且

风向也很好

另一个人

但一切都可能瞬息万变

是啊在这茫茫大海之上

一个人

是啊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的确如此

另一个人

我们为什么不回头呢

一个人

现在还不能回头

（极短暂的静场。）

再往前开一点儿

（极短暂的静场。）

我们一定要再往前开一点儿

就一点儿

（长长的静场。）

另一个人

我们回头吧

求你了

（长长的静场。）

我有点儿害怕

一个人

好的

（静场。）

好的　我会回头的

（长长的静场。）

另一个人

可你还是在笔直向前开

你正笔直地

是的往外海开去

（长长的静场。）

我害怕

（极短暂的静场。）

我害怕

一个人

真的吗

另一个人

真的

一个人

没关系

（极短暂的静场。）

船很坚固

她很安全

（极短暂的静场。）

天气很好

（极短暂的静场。）

风向也很好

（极短暂的静场。）

一切都很好

另一个人

可是我很害怕

一个人

我也是

另一个人

你也是

一个人

是的

（静场。）

另一个人

那你为什么不回头呢

（极短暂的静场。）

为什么不

一个人

呃

（**一个人**继续笔直往外海开去。长长的静场。）

另一个人

不要再往前了

一个人

不往前了

另一个人

那回头吧

（长长的静场。）

够了

（极短暂的静场。）

别闹了

（极短暂的静场。）

回头吧

求你了

一个人

呃

（极短暂的静场。）

很快

我很快就会回头的

另一个人

跟我说话

告诉我你在想什么

刚才你说有话想对我说

有话想告诉我

一个人

可现在我无话可说

无话可说

（长长的静场。）

另一个人

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一个人

不我

（短暂静场。）

我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静场。）

另一个人

你什么

一个人

我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另一个人

是的

（极短暂的静场。）

我什么

说呀

一个人

我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不没什么

另一个人

说吧　说呀

（静场。）

一个人

我一直害怕它会发生

我知道它会发生的

我害怕它会发生

另一个人

是吗

一个人

然后它就发生了

另一个人

是啊

一个人

它就这样发生了

另一个人

是啊

（短暂静场。）

一个人

这也无需多言

（极短暂的静场。）

此刻我已经被带走了

另一个人

是啊

（短暂静场。）

可为什么

（极短暂的静场。）

为什么它会发生

一个人

它就这样发生了

我知道它会发生的

然后它就这样发生了

（静场。）

另一个人

是啊

（短暂静场。）

可你为什么不回头呢

一个人

呃

（极短暂的静场。）

呃我很快就会回头的

（静场。）

另一个人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个人

我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另一个人

不

（极短暂的静场。）

不什么也不要说

（短暂静场。）

你

（极短暂的静场。）

是的

（极短暂的静场。）

是的那时我们已经远远地去到外海之上

那时我们已经只能隐约地看到

身后远处的灯塔了

那时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你还记得吗

那时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一个人

是啊

（长长的静场。）

风向很好

另一个人

是啊　风平浪静

（短暂静场。）

一个人

你来掌舵好吗

另一个人

不我可不敢

一个人

没事儿

没事儿的来吧

（**另一个人**掌住舵。）

把稳了就行

保持航向

（**一个人**走到甲板上。）

另一个人

不　别站在那儿

回来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为什么要站在那儿

在这茫茫大海之中

回来

回来坐下

（极短暂的静场。）

起风了

浪也越来越大了

我不敢掌舵

而且我们离那片迷雾已经很近了

快来掌舵

求你了

我害怕

回来

别站在那儿

危险

一个人

不

（极短暂的静场。）

不危险没事

真的

另一个人

别站在那儿

回来

不别这么做

回来

浪越来越大了

快回来

我害怕

（极短暂的静场。）

我不想掌舵

你

你来掌舵

（极短暂的静场。）

回来

小心

求你了快回来

一个人

我会小心的

（漫长的静场。）

另一个人

然后他就这么站在甲板上

他就这么站在那儿注视着

（极短暂的静场。）

然后

（极短暂的静场。）

是啊然后

然后他好像踉跄了一下

（极短暂的静场。）

再然后他就躺在海水之中了

（极短暂的静场。）

我抓起一件救生衣

向他扔过去

浪越来越大了

（极短暂的静场。）

可他没有伸手去拿

（极短暂的静场。）

再然后浪就把他卷走了

（极短暂的静场。）

他一会儿在浪尖

（极短暂的静场。）

一会儿在浪底

（极短暂的静场。）

他就这么躺在海水之中

浪越来越大了

（极短暂的静场。）

我抓起船钩

我想要够到他

我想要把他勾起来

可他把船钩推开了

（极短暂的静场。）

他一会儿在浪尖

（极短暂的静场。）

一会儿在浪底

（极短暂的静场。）

然后我看到他从船后的方向漂走了

（极短暂的静场。）

然后我就

（极短暂的静场。）

我以前从来没开过船

我根本不会开

船就这么漂浮着

在茫茫大海之中

船帆翕动着

我该怎么办

我试着推舵

没反应

船就这么漂浮着

然后

突然

船开始向前方滑行了

可是他在哪儿

我寻找着他

我喊着

你在哪儿

我看不到他

我一定要找到他

我一定要救他

船向着前方滑行

我试着推舵

船停住了

船帆翕动着

船就这么漂浮着

然后船开始向着后方滑去

我寻找着

我喊着

你在哪儿

船停住了

船帆翕动着

我试着推舵

船又开始向着前方滑去

我寻找着寻找着

我喊着

你在哪儿

我再一次喊着

你在哪儿

我寻找着

船向前滑去

我寻找着寻找着

我试着推舵

船向着前方滑去

我寻找着寻找着

可我看不到他

一个人

我被带走了

另一个人

我喊着

你在哪儿

船向着前方滑去

我喊着

你在哪儿

船向前滑去

我等待着

我喊着

你在哪儿

一个人

我被带走了

另一个人

我等待着

船向着前方滑去

我试着推舵

船继续向着前方滑去

我一定得做点儿什么

（长长的静场。）

我向远方的水面看去

（极短暂的静场。）

我能看见的

只有无边无涯的大海

一切都是一片虚空

只有大海

只有天空

只有虚空

只有黑色

只有白色

还有海浪

浪越来越大了

（极短暂的静场。）

我向着岸边的方向看去

（极短暂的静场。）

在远远的那方

（极短暂的静场。）

在远远的那方我想我看到了灯塔

（极短暂的静场。）

而此刻海浪撞击着小船

我不能再留在这儿了

我等待着

我喊着

你在哪儿

船向着前方滑去

我等待着

我试着推舵

船继续向着前方滑去

我试着稳住舵

而海浪

海浪越来越大了

黑色和白色的海浪

天空也变成了黑色

茫茫的大海一片黑色

我喊着

你在哪儿

我喊着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向着灯塔的方向看去

我调整航向向着灯塔开去

我回过头

我喊着

你在哪儿

我能看到的只有黑色的天空

黑色的大海

还有黑色和白色的海浪

船上下颠簸着

冲上浪尖

又冲了下去

我看到了灯塔

我调整航向向着灯塔开去

我试着稳住舵

船上下颠簸着

一个人

我被带走了

另一个人

我喊着

你在哪儿

一个人

我不再害怕了

不再沉重了

我既重若千钧

又轻如鸿毛

我在流动着

我被风带走了

我是风

另一个人

我向着灯塔的方向看去

我喊着

你在哪儿

一个人

我被带走了

另一个人

我喊着

你在哪儿

一个人

此刻我被带走了

另一个人

船冲上浪尖

又冲了下去

上来

下去

还有海浪

黑色的海浪

白色的海浪

(极短暂的静场。)

和雨

然后下雨了

风胀满了船帆

船冲上浪尖

一直向上向上

然后向下向下

一直向下

然后又冲了上来

（极短暂的静场。）

我向着灯塔的方向看去

我试着稳住舵

（长长的静场。）

一个人

此刻我被带走了

（长长的静场。）

另一个人

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一个人

我只是就这样做了

另一个人

可是你害怕这样做

一个人

我是如此的害怕

正因为如此我就这样做了

我知道我会这样做的

（短暂静场。）

我太沉重了

（极短暂的静场。）

而大海太轻盈了

风太急了

另一个人

我以为你只是脑海里有这样的想法而已

我以为你只是害怕这想法而已

一个人

我也是

我也是这样以为的

另一个人

可是然后你就这样做了

一个人

我就这样做了

另一个人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一个人

我只是就这样做了

（极短暂的静场。）

我们就在船上

而我就这样做了

（极短暂的静场。）

我这样做是因为我是如此的沉重

另一个人

你就这样做了

一个人

我被带走了

另一个人

你就这样做了

一个人

我就这样做了

另一个人

你就这样做了

是啊

是啊　因为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一个人

我被带走了

我被风带走了

另一个人

此刻你被带走了

一个人

此刻我被带走了

我被风带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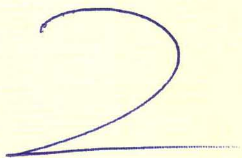
我是风

2014 年秋　初稿

2015 年冬　再稿



有“新易卜生”之称的约恩·福瑟是当代欧美剧坛最富盛名、作品被搬演最多的在世剧作家。其作品迄今已被译成四十多种文字，并曾多次获得各类国际艺术大奖。此外，他也是近两年来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他笔下那蕴含着巨大情感张力的极简主义洗练语言，对白中强烈的节奏感与音乐感，并置的时空，交缠的现实与梦幻，都彰显了他独特的“福瑟式”美学与戏剧风格。最令人难忘的，是他的剧作中那无处不在的诗意的暗涌，是他对人生的倾听，是他字里行间对所有在时间荒原上相遇的人们所怀有的无限悲悯之情……



上海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戏剧与影视学）资助



策划编辑／黄昱宁　责任编辑／杨懿晶
装帧设计／胡枫
上海译文出版社：www.yiwen.com.cn
易文网：www.ewen.co



上架建议：外国文学
ISBN 978-7-5327-7080-9



定价：53.00 元